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Octavio Paz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

朱景冬 等译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

朱景冬 等译

奥克塔维奥·帕斯 (Octavio pag, 1914—1998)，墨西哥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艺术批评家、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一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天赋超群，才华横溢，在当代拉美和世界文坛享有盛誉。以杰出的文学成就获诺贝尔文学奖、塞万提斯文学奖、国家文学奖和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等国内外20多个重要奖项。

本书收入了帕斯各个时期创作的优秀诗篇一百余首，包括他的著名诗集《语言下的自由》、奇特散文集《鹰还是太阳？》和伟大的抒情长诗《太阳石》等。帕斯采用电影蒙太奇技巧，打乱时空限制，将历史和现实、神话和梦幻、回忆和憧憬熔为一炉，将西班牙文化、现代西方文化和拉美大陆的史前及现代文化融为一体，激情洋溢，视野开阔，表现了诗人对诗歌艺术的独特理解和深厚的文学造诣。

责任编辑：赵志明 平面设计：张志伟

ISBN 7-5434-5069-0



9 787543 450691 >

ISBN 7-5434-5069-0

I·850 定价：21.80 元

20 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朱景冬 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墨)帕斯著;朱景冬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5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4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5069-0

I. 奥… II. ①帕…②朱… III. 诗歌-作品集-墨西哥-现代 IV. I73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86503号

丛 书 名 20 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书 名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
作 者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责任编辑 赵志明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625
印 数 4000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069-0/I·850
定 价 21.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一辑

- | | | |
|--------------|----------------|---|
| 《乔伊斯诗全集》 | (爱尔兰) 乔伊斯 | 著 |
| 《狄兰·托马斯诗选》 | (美国) 狄兰·托马斯 | 著 |
| 《切·米沃什诗选》 | (波兰) 切·米沃什 | 著 |
|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 (西班牙) 安东尼奥·马查多 | 著 |
| 《保罗·策兰诗文选》 | 保罗·策兰 | 著 |
| 《伊凡·哥尔诗选》 | (法国) 伊凡·哥尔 | 著 |
|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 (以色列) 耶胡达·阿米亥 | 著 |
| 《里尔克诗选》 | (奥地利) 里尔克 | 著 |
|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 (美国) 伊丽莎白·毕肖普 | 著 |
| 《卡瓦菲斯诗集》 | (希腊) 卡瓦菲斯 | 著 |

第二辑

- | | | |
|-------------|--------------|---|
|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 | (美国) 约翰·阿什贝利 | 著 |
| 《W·S·默温诗选》 | (美国) W·S·默温 | 著 |
| 《聂鲁达诗选》 | (智利) 聂鲁达 | 著 |
| 《叶芝诗集》 | (爱尔兰) 叶芝 | 著 |
| 《索德格朗诗全集》 | (芬兰) 索德格朗 | 著 |
| 《博尔赫斯诗选》 | (阿根廷) 博尔赫斯 | 著 |
| 《吉皮乌斯诗选》 | (俄罗斯) 吉皮乌斯 | 著 |
|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 (俄罗斯) 曼德尔施塔姆 | 著 |
| 《美洲译诗文集》 | 马尔克斯等 | 著 |
| 《非洲诗选》 | 索因卡等 | 著 |

第三辑

- | | | |
|-------------|----------------|---|
| 《格雷戈里·柯索诗选》 | (美国) 格雷戈里·柯索 | 著 |
| 《沃伦诗选》 | (美国) 沃伦 | 著 |
| 《勃洛克抒情诗选》 | (俄罗斯) 勃洛克 | 著 |
| 《伽姆扎托夫爱情诗选》 | (俄罗斯) 伽姆扎托夫 | 著 |
| 《波普拉夫斯基诗选》 | (俄罗斯) 波普拉夫斯基 | 著 |
|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 | (瑞典) 特兰斯特罗默 | 著 |
| 《阿蒂拉·尤若夫诗选》 | (匈牙利) 阿蒂拉·尤若夫 | 著 |
| 《菲利普·拉金诗选》 | (英国) 菲利普·拉金 | 著 |
| 《英国当代诗选》 | 布莱克·莫里森 安德鲁·莫申 | 编 |
| 《二十世纪冰岛诗选》 | 斯泰纳尔等 | 著 |

第四辑

- | | | |
|-----------------------|----------------|---|
| 《梅利尔诗选》 | (美国) 梅利尔 | 著 |
| 《保尔·艾吕雅诗选》 | (法国) 保尔·艾吕雅 | 著 |
| 《彼得·霍恩诗选》 | (南非) 彼得·霍恩 | 著 |
| 《鲁文·达里奥诗选》 | (尼加拉瓜) 鲁文·达里奥 | 著 |
|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 |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 著 |
| 《古米廖夫诗选》 | (俄罗斯) 古米廖夫 | 著 |
| 《英美十人诗选》 | 爱德华·托马斯等 | 著 |
| 《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革新者和局外人》 | 埃利奥特·温伯格 | 编 |
| 《二十世纪英语诗选》 | 傅浩 | 编 |
| 《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 | 王家新 | 编 |

策划：王亚民 楚尘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二十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二十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五十种,分五辑推出,每辑十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二十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人类迄

今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超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囿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译 序

帕斯 1911 年 3 月 31 日生于墨西哥联邦区米斯夸克。少年时代适逢墨西哥民主革命时期，战争的烽火燃遍城乡。当律师的父亲家道中落，致使帕斯在困难的家境中成长。尽管如此，父母还是竭尽全力，让帕斯进了天主教学校，继而进入墨西哥大学。走向社会之后，帕斯创办了一所中学，献身教育，同时开始写诗和参加文学界的活动。十九岁即发表诗集《野外的月亮》，赢得优秀青年诗人的声誉。他对诗歌的热爱推动了他对墨西哥诗歌创作的关心。这个时期他和一些青年诗人发起创办了《楼梯扶手》、《墨西哥谷地手册》和《车间》等文学刊物。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第二年他应邀出席在马德里举行的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法西斯的暴行和共和派战士的血战，在帕斯心中激起了用诗表达人类命运和理想的热情，当年他就创作并出版了诗集《在你清晰的影子下》。

1943 年，帕斯进入外交界，先后出任驻法国、印度、日

本、瑞士等国的外交使节，还曾在美国和英国的研究中心从事科研工作。在欧洲期间，帕斯结识了聂鲁达、萨特、加缪等著名诗人，研究过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等西方文艺思潮和印度的佛教思想、中国的阴阳说及日本的传统文化。这一切，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此外，他还思考了政治与文学、诗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帕斯确定了个人的诗歌创作原则：反对脱离人民的“噪声派”和“现代人派”诗歌，主张将“纯诗”和“社会诗”结合起来，将诗人的个性和社会责任感统一起来。

在此后的岁月里，帕斯的诗歌创作如雨后春笋，山洪倾泻，成为拉丁美洲多产的诗人之一。前后计算起来，他出版的组诗和诗集不下 20 本。其中受到广泛评论和阅读的有《人之根》(1937)、《在你清晰的影子下》(1937)、《在世界的边缘》(1942)、《语言下的自由》(1949)、《鹰还是太阳？》(1951)、《为一首赞歌准备的种子》(1954)、《太阳石》(1957)、《狂暴的季节》(1958)、《取暖煤炉》(1962)、《强大的风》(1966)、《白》(1967)和《东山坡》(1969)等。帕斯的诗作，一方面继承了智利维森特·维多夫罗、秘鲁塞萨尔·巴列霍等拉美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的开拓精神和诗歌传统，另一方面又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想的熏陶。所以他的诗作具有拉美诗歌和欧洲诗歌的双重倾向，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的特征。其内容既有对社会现实的义愤，对生



活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人类感情的赞扬,对东方文化的崇尚等,也有对知识界迷惘、徬徨情绪的反映,对“自我”、“非我”、时空、性爱、死亡、人生等的探索;诗中既有深刻的哲理,玄奥的描写,又有质朴的思想和通俗的描述。帕斯是一位学识渊博,文思横溢,博采众长,造诣惊人的诗人。他写的诗,形式不拘一格,表现手法新颖奇特,语言运用丰富多彩。他可以写长达五百余行的长诗《太阳石》,也可以写不过三言两语的《互补》。十四行诗、散文诗他也擅长。在《明亮的夜》一诗中他还在诗句中间画了一只手,伸着的手指肚儿上写着英文字“爱情”(Love)的4个字母。在诗的结构上,他充分采用电影蒙太奇手法,并运用明喻、隐喻、形象重现、句子重叠、标点省略等手段,使诗歌充满生气和活力,给人动的感觉。此外,他还大量使用象征和拟人手法,使读者产生联想,更深刻地理解诗的意境和形象。帕斯对诗歌语言的贡献特别值得注意。他打破了文学语言上的“清规戒律”,认为语言应该在批判中创造,在创造中批判,使之不断更新,不断丰富,避免繁琐,使其更加凝练。

在帕斯的诗作中,不能不特别提及他的著名长诗《太阳石》。因为它被公认为当今世界诗歌创作中的巨制和杰作。太阳石是墨西哥古代阿兹台克族的太阳历独石碑,用玄武岩雕成,1790年发掘于墨西哥城中心广场,直径3.58米,重达24吨,石上的历法雕刻得极其精致清晰,堪称石雕艺

术中的精品。帕斯认为太阳石是墨西哥古老文化艺术和人民智慧的象征，应该写诗歌颂它。全诗共 584 行，这个数字恰好和阿兹台克人历法一年的天数一致。诗人采用电影剪接的技巧，将一系列“非时间”的形象、事物衔接起来，首段和末段相同，形成环形结构。这一段诗是：

一棵亮晶晶的柳树，一棵水灵灵的山杨，
一眼随风摇曳的高高的喷泉，
一棵挺拔却在舞动的树，
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
前进、后退、转弯，
但最后总是到达：

全诗包括 30 多个段落，句尾和段尾多半用逗号，却绝对不用一个句号。诗歌气势雄壮，一气呵成，表现了墨西哥古老文化的辉煌，山河的美丽可爱，世界万物的特点，对爱和理想的追求，以及人类面对死亡的疑虑等。在诗中，帕斯完全不受时空的限制，将现实、历史、神话、梦幻、回忆、憧憬融为一体，把千百种事物、人物、形象、事件汇于笔端，充分表现了诗人丰富而奇特的想像力、激越奔放的情感和渊博精深的知识。

不应该忽略的是，在拉丁美洲诗人中，帕斯对诗歌理论



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专门研究美学和诗歌的《弓和里拉琴》(1956),有论述墨西哥诗歌的文论集《榆树上的梨》(1957),有评论诗人鲁本·达里奥、洛佩斯·贝拉德、佩索亚和塞尔努达的文集《四岔路口》(1957)。此外,他还写有阐述人的特点和个性的著名论著《孤独的迷宫》(1950)、研究文学和艺术问题的论文集《开向田野的门》(1966)和《交流》(1967),以及精彩的结构主义导言《克劳德·莱特劳斯或伊索的新宴》(1967)。这些著述,包容着诗人帕斯对文学、艺术、诗歌、美学和人的本质的理解和见地。其理解融会着他自己的切身创作经验和关于诗的概念;其见解则表现了他对欧洲历史名诗人及其诗作的研究和探索。他的论著已经成为新一代诗人和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在散文方面,帕斯的作品有《信后附言》(1969)、《连接与分离》(1969)、《另一个墨西哥:对金字塔的批评》(1972)和《汽笛与贝壳》(1976)等。

作为翻译家,帕斯曾将英国、美国、日本和瑞士的诗人及中国的李白、杜甫、王维等人的一些诗歌从英文译成西班牙文,使之在西班牙语世界传播。

帕斯在文学上达到的成就,早就引起了世界文坛的注意。1963年被授予比利时诺克国际诗歌大奖,1980年被授予墨西哥奥林·约利兹特利文学奖,1981年被授予西班牙语世界最高奖的塞万提斯文学奖。1990年10月11日,瑞

典皇家学院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当今拉丁美洲文坛首屈一指的墨西哥诗人、诗人论家、散文家和文学翻译家奥·帕斯。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评价帕斯的文学成就说，他的作品“洋溢着激情，视野开阔”，“表现了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成功地将拉美大陆的史前文化、西班牙征服者的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为一体”。

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后，帕斯的名字和成就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当今西班牙语文学的丰碑上，帕斯的名字闪耀着特别炫目的光辉。



目 录

译 序 1

语言下的自由(1935—1957) 1

序 言 3

自言自语 5

你的名字 7

杨 树 林 8

在你清晰的影子下 9

人 之 根 18

复活之夜 22

单 词 26

白 日 28

花 园 29

中 午 31

拱 34

湖	36
半 夜	38
眼前的春天	41
诗人的命运	43
寂 静	44
新的面孔	45
情 侣	46
两个形体	47
隐约可见的生活	49
刀 子	50
渴望的人	51
岩 石	53
瞌 睡	54
失眠的笔记	55
修 辞	57
神 秘	59
枝 头	60
云	61
风	62
螺旋形	64
秋 天	65
小 夜 曲	67



失 眠	69
镜 子	71
非天非地	73
言 语	76
黄昏的海	77
在记忆后面	79
和家道别	81
影 子	84
下午七点	87
中断的哀歌	90
朴素的生活	95
石与花之间	97
诗	109
陌 生 人	114
一张照片	117
在大路上	120
俘 虏	123
礼 炮	128
平静的闪电	129
绿墨的杰作	130
来 访	132
忘 却	133

在 岸 边	135
寓 言	137
星 山	139
天 然 石	140
就如开初的石头	142
春天和姑娘	143
尽管白雪……	145
在 乌 斯 马 尔	146
零散的石头	149
废墟间的颂歌	152
黎明的面具	157
太 阳 石	162
工作日(1958—1961)	193
黎 明	195
在 这 里	196
可 逆	197
行 人	199
间 歇	200
友 谊	202
神 谕	203
辨 认	205



姑 娘	206
时 间	207
取暖煤炉(1958—1961)	217
不眠之夜	219
走在阳光下	227
灯	229
草 字	231
运 动	232
永 恒	234
轮 回	237
狂 风	238
桥	241
摆 动	242
水 和 风	246
内 部	248
穿 过	250
双数和单数	252
最后的黎明	254
往 返	255
东坡(1962—1968)	257

洗礼的结果	259
柯 钦	260
西方的间歇(一)	263
西方的间歇(二)	264
野外的黎明	265
傍 晚	266
花园音乐会	268
始终如一	270
短诗八首	272
 向着开始(1961—1968)	277
整个的风	279
情 歌	289
傲 戒	290
闭着眼睛	291
夏天的武器	292
山顶和重力	294
守 护	296
 回归(1969—1975)	299
鸟 瞰	301
每天的火	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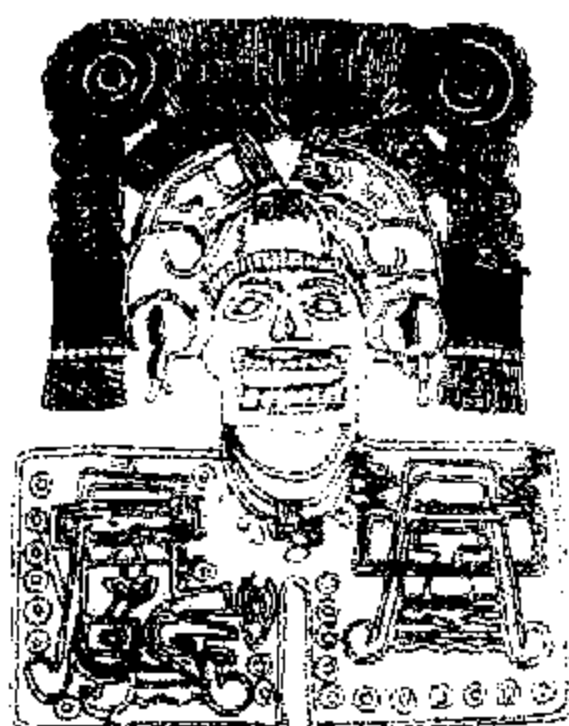


在加莱亚纳街上	305
尘暴形式的言语	307
树 林	309
远古的景物	312
特鲁布里奇大街	315
回	320
面对时间	329
黑白石头	333
鹰还是太阳？（1949—1950）	335
夜晚的散步	337
平 原	339
诅 咒	341
黑曜岩蝴蝶	343
大 世 界	346
空中楼阁	347
华斯台卡贵妇人	348
大自然的颂歌	349
墨西哥谷地	353
其他诗篇	355
去留之间	357

开始之前	359
铭 文	361
清晰的过去	362
向下长的树	367
小纪念碑	368
四 重 奏	370
目光的房屋	375
名叫鲍勃·劳申贝格的风	381
 附 录	 385
帕斯诗歌的奇特结构形式	387
帕斯和他的《太阳石》	401
帕斯生平和创作年表	407

语 言 下 的 自 由

1935 – 1957





序 言

在那里，界限终止，道路消失。在那里，寂静开始。我缓慢地行进，使夜空布满星斗、言语和在黎明升起的地方等待我的遥远的水之喘息。

我创造前夕、夜晚、第二天；第二天从它的石床上起身，用清澈的眼睛环视曾痛苦梦见的世界。我支撑着树木、云朵、岩石、大海、幸福的预感以及面对肢解的光线昏厥和犹豫的创造。

然后是荒芜的山脉、砖砌的树舍、细小的现实：一座水塘，一棵蠢笨的加州胡椒树，几个对我扔石头的傻孩子，一群愤愤地指着我的村民。我创造恐怖、希望、中午——太阳的胡言乱语、反光的谎言、阉割跟自己相爱一小时的情人的女人的根源。

我创造烧伤、嗥叫、厕所里的手淫、粪堆上的怪物、监狱、虱子、下疳、争夺汤的殴斗、告发、黏性动物、下流的接触、夜间的讯问、良心的检查、法官、受害者、见证人。你就是这三种人。现在依靠谁，用什么诡辩来破坏控告你的人呢？申述、呻吟和辩护都无济于事。叩击封死的门也徒劳无益。没有门，有镜子。闭上眼睛或回到人群中去也没有用：这道光亮已不再把我背弃。我要把镜子摔毁，把我的形象打碎——它每天早晨都仁慈地充当我的同谋、我的告发者。心灵的孤独和孤独的心灵：清水就面包的白昼，没有水的黑夜。干旱，被没有眼皮的太阳摧毁的田野，残忍的眼睛，啊，心灵，过去和未来没有光辉、也没有希望地燃烧的纯粹的现在。一切都结束在这种不会结束的永恒之中。

在那里，道路消失，寂静结束，我创造绝望，创造孕育我的思想，创造描绘我的手，创造发现我的眼睛。我创造朋友，我的同性，他也把我创造；我也创造女人，我的异性：顶部插着旗帜的塔楼，我的浪花攀登的城墙，在我的眼睛俯视下缓缓再生的城市。

针对寂静和喧嚣，我创造语言即自由，它每天创造自己，也将我创造。



自言自语

在破损的立柱下，
在虚无和梦幻之间，
你的名字的音节
穿过我失眠的钟点。

你那发红的长发，
夏日的闪电，
柔软而猛烈地
在黑夜的背上震颤。

梦幻的暗流
从废墟中涌出，
凭空把你构建：
痛苦的辫子，遗忘，
夜晚潮湿的海岸，

患梦游症的盲目的海
在那里拍击、伸展。





你的名字

困乏的光线的黎明，
从我和我的影子里诞生，
在我的皮肤上迎接天明。

你的名字野鸽，
胆怯地停在我的肩头。

杨 树 林

枝叶丛中的太阳
四面八方的风
植物的火焰把你塑造，
你由反光构成：
在金色下若绿油油，
在绿色中便黄澄澄。
被阴影加工的光芒，
在光芒中融化的阴影。



在你清晰的影子下

一

在你清晰的影子下，
我像空中的火焰一样生活，
我紧张地把启明星效法。

二

我要对你们夸赞她。
她白昼让清泉喷涌，
让夜晚闪着大理石光华。
她在自己的血脉里
静静地呼吸休养；
她的足印

就是大地可见的心脏，
世界的边缘，
敏锐、闭锁而自由的地方；
她似天空的飞鸟和云朵，
让天空旋转在身旁；
她的声音，大地的黎明，
为我们预报水的收复，
火的归来，
谷穗的返回，
树木最初的言语，
翅膀的白色君主统治。

她没有见到世界诞生，
但她的血液夜夜燃烧，
同万物夜晚的血液一起。
地球的海岸
掀起的潮汐的声音
在她的心脏跳动中继续；
一种水的寂静的过去
和肥沃的物质的最初形式。

我要对你们夸赞她：



她是一块隐藏的金属，
一棵干旱的青草，
一丛静默的灌木。
她是使万物生长的无形力量，
她仅仅像血液和气息那样生活。
她是世界的寂静，
她是世界的骚动。

我要对你们夸赞她……
总有一天我会变得体面，
我的口唇将说出
这种高尚的无知，
这种清新的习惯；
仅仅成为暴风雨，嫩树枝。

三

她望着世间的力量，
望着尘土的力量，望着水。

她望着围成圈的无声的白蜡树，
接触它们那寂静的浆液的王国，

触摸它们那阳光、雨水和时间的皮肤。
观看它们那面对天空的绿枝条，
倾听它们的树叶流水般的歌声。
随后她又观望云朵。
天空下那耀眼的云彩，
停泊在无浪潮的空中，
恰似蓝天无形的河流的
有形的浪花高耸。

她望着世界的力量，
望着它那密实的形体，
它那无意识的光辉的美丽。

她触摸我泥土的、钻石的皮肤，
倾听我的地下泉水的涌流声，
观看我在昏暗的雨中的嘴巴，
我的阳物竟突然那么猛烈地振动，
如此猛烈，风儿使花园变得光秃。

你抚摸你那流水般赤裸的肉体，
你脱离自身吧，在自己身上降雨，
瞧你的双腿，像两条小溪，



瞧你的躯体，像一条小河，
你的双乳就是两个岛屿，
夜色里，你的性是一颗明星，
黎明，两个失明的世界间玫瑰色的光，
在两片海水间沉睡的深邃的海洋。

你看这世界的力量，
在辨认我时也把你自已辨认。

四

躯体，单独的躯体，仅仅一个躯体，
一个像流淌的白昼
和被吞噬的黑夜般的躯体，
光线，光线，上涨的河流，
抓不住河岸，盲目地流动，
头发上的光线，头发永远
不让我的触觉的影子平静；
一个喉咙，一个像触及朝霞
就会燃烧的大海一样
黎明的肚腹；
一对脚踝，夏天的桥；

两条大腿沉入黄昏的绿色旋律中：

一个高耸的胸膛

把泡沫荡平：

一个脖颈，只有一个，

一双手，只有一双，

几句慢吞吞的话

像沙子落在沙子上……

逃离我的这一切，

水和昏暗的快乐，

正在诞生或死亡的海：

这些嘴唇和牙齿，

这些饥饿的眼睛，

使我离开了自己，

她那疯狂的妩媚

把我送上宁静的天宇，

瞬间在那里振动，

发狂的旋律：

那是吻的峰顶，

那是完美的世界及其形式。



五

让我再次提一提你，大地，
让我的舌头品尝你的物质，
我的触觉伸延到
你那渴望的触觉中，
你的触觉像一条长长的、
永无尽头的振颤的河流，
指状的叶子
在你那浓重的绿色梦境里缓缓航行。

我和这个不回归的躯体连在一起，
我爱你，我的尘土，
我的呼吸需要的区域，
我的骨灰，
我的血统的骨灰。

我在你的岩石上站立，
我把控制我、被我征服的东西
交给你的岩石：
我的躯体，把我固定，

把我的命运限制在它的骨骼中，
躯体展开来，
用它那胆怯的柔美把我支撑。

昏睡的河流的温情女子，
我的鸟儿和鱼的楼阁，
我的泥土的
硬乳汁的鸽子，
我的面包，我的盐，我的死，
我的血液的枕头：
我把你埋在更宽阔的爱情里。

我把一切埋葬，大地，
我高兴地把一切都抛进你的火里：
你自己的残忍本质
把每一次脉搏仇视。

干旱的大地，我再一次歌唱；
我要永远歌唱，
像你一样赤身裸体，
挽着一个人的腰肢，
在你那一双对我们降雨的大手下，



我歌唱，我们歌唱，
像两棵纯净的青草，
像一棵蓝色的树，
像一朵不喜欢你的花。

1935—1938

(李德明 译)

人 之 根

一

在音乐和舞蹈这边，
在这里，在静止中，
在这音乐最强烈的地方，
在我的血液的大树下，
你安息。
我赤身裸体，
力量，静止的子女，
在我的脉管里敲击

这是最静止的天空，
这是最纯洁的裸体
你死了，在我血液的大树下安息。



二

燃烧吧，一切声音，
燃烧吧，口唇：
在最高的花朵上，
住着停滞的黑夜。

已经无人知道你的名字：
星的金色成熟，
停滞的黑夜：
静止的海洋，
在你的隐蔽力量中流动。

亲爱的，在你的名字
燃烧的声音下，一切沉默无声。
亲爱的，一切沉默无声，
在缺乏语言的夜晚，你，没有名称。

三

这是你的血液，

深切而陌生，
它进入你的肉体，
沐浴失明的堤岸，
那堤岸对你本人也不知。
清白，遥远，
在它强烈的坚持和奔流中，
我的血液停止流动。
一个小小的创伤，
它认识光线，
认识不知道它的空气和我的目光。

这是你的血液，这是
暴露它的潮湿的声响。

时间聚集，
回到白昼的开始，
就像你那带电的头发，
如果它那深处隐蔽的根战栗。
因为生命就运转在这一瞬息。
时间是时间中的一种死亡，
名字和形式都被忘记。



这是你的血液·我说，
面对你血液的完全消失，
灵魂只能悬空无依。

1935—1936

(沈重 译)

复活之夜

一

你在阴影中跳动，
白色而赤裸：河流。

你的心房歌唱，鼓起你的胸脯，
在河水里拖着钟点、记忆、白昼，
你自己的残余物
你在感触不到的两岸间逃离，
把寂静的沙滩浸透

白色赤裸的水
在我的黑色躯体，岩石，
咬着吻着由泡沫和干渴组成的



深水的峭壁下奔流。

你沉睡时融入寂静，
只有你的长发，
像流水拖带的草一样，
在带电的、被阴暗的东西
浸湿的阴影中摆动。
你留在感触不到的两岸间，
白色、赤裸的石头。

二

我们被埋在你赤裸的水中，
黑夜、汹涌的波浪、蒸气或缓慢的舌头，
巨大的纯种野兽的贪婪的喘息。

大地无边，像臀侧一样弯曲，
像胸膛一样挺起，像怀胎的肚子，
但大地还是像大地，凝聚，密集。

我像河流，像沉睡的石头，
躺在这生机蓬勃、被岁月犁过的大地。

我做梦，我堆积的尘土把我梦想。

寂静的谷穗和我的梦一起生长，
它作为果实的孤寂是星星的孤寂，
它的奇迹在我胸中燃烧、耸立。

你痛苦，残忍的甜蜜，黑夜失明的
离开我的血液的躯体；你痛苦，难过的
树枝，你在形式之中、在世界的内脏落地。

你痛苦，刚刚分娩、潮湿花朵上如此强烈的光线；
什么种子，什么梦，什么天真在你身上跳动，
在你心中梦见我，灵魂的生动夜晚？

死亡之梦借我的肉体梦见你，
我的肉体却在你的肉体上梦见它返归。
梦是一个内脏，为诞生的灵魂准备。

我在灰烬和地球的皮肤上沉睡；
你在我身边搏动，这搏动把我淹没；
从遥远的洗礼涌出的水
浸湿我的梦，叫着名字，在我的脉管里流动。



三

翅膀的柔和侵扰是黑夜，
在一根细枝上停留的风：
大地沉默，水在梦中讲话，
白昼从人的一侧诞生。

（任远 译）

单 词

单词，准确
但又含混；
昏暗而又明亮；
伤口和泉水；镜子；
镜子和光辉；
光辉和匕首，
生动可爱的匕首，
不是匕首，是柔软的手；果实。

刺激我的火焰；
残酷而平静的眼瞳
在晕眩的顶峰；
看不见的寒光，
在我的深渊里挖洞，
为我装满空虚、词语，



转瞬即逝的玻璃
急忙把我的命运决定。

已经无我，却是我的词语，
就像我身体上最后那根
细长的无名骨；
美味的盐，我的模糊泪水
凝聚的钻石。

单词，一个被遗弃的
快活、纯洁、自由的单词，
像云，像水，
像光线，像空气，
像在大地上游荡的眼睛，
像我，如果我忘记自己。

单词，一个单词，
最后一个，第一个，
我们总是保持沉默的单词，
我们总是讲的单词，
圣灰和圣礼。

白 日

呵，时间波浪上那颗
异乎寻常、静止不动的独粒钻石，
是从什么天空落下来的？
你是持续，
在巨大而透明的一瞬间
成熟的时间：
空中的箭，
使人陶醉的白色
和已无箭的记忆的空间。
时间和虚空组成的白日：
把我驱逐，涂去我的名字和我自己，
使我充满你：光线、空寂。

我漂浮着，纯粹的存在，已无我自己。



花园

致胡安·希尔—阿尔贝特^①

飘游的白云，患梦游症的
大陆，没有物质
也没有重量的国度，由太阳描绘、
被风儿乱涂的地理书。

四堵砖墙壁。叶子花，
我的眼睛在它的平静火焰中
沐浴。风儿在枝叶
和齐膝的青草的飒飒声中吹过。

香水草笼罩着香气，
以缓慢的步调穿过。一位预言家：

^① 胡安·希尔—阿尔贝特(1912—1973)，厄瓜多尔作家。

白蜡树——和一个沉思者：松树。
花园渺小，天空辽阔。

在我的瓦砾中幸存的绿色：
你在我的眼睛里将自己注视、触摸，
你在我身上认识自己，想念自己，
你在我身上延续，在我身上消失。



中 午

一片静止的光芒把我淹没，使我目眩，
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空洞的圆圈，
因为它的光线排斥同样的光线。

我闭上眼睛，把这抓不住的光辉，
这一分钟，托付给我的影子，
把我同它那贪婪的永恒连在一起。

我心中跳动着花和果实，
被监禁的光线，烧毁的废墟，
未燃尽的煤炭：烧红的东西已变暗。

颤动的内脏，它的钻石，
烧焦的白昼在我身上销熔，
体内的火炭，垂死的珊瑚虫。

世界的光芒在我的眼帘上
刺人地跳动，它的刺
使我失明，似天堂关闭。

世界的阴影，炽热的废墟，
在我皮下做梦，它的跳动
静静地淹没我荒凉的矿井。

缓慢、顽强，下沉的白昼
是颤抖的炎热的阴影，
一片无声无息前进的黑海。

盲目转动的眼睛，预感到
再也看不见的形式，只有
凭融入我的血流中的触摸
才知道的形式。

肉体内的血液把我们淹没
已经没有肉体，只有解冻，
波动，解体的振动。

肉体的半夜，整个天空，



搏动的浓密的树林，
地底下黑夜似的中午。

在黑暗的内脏上投射的
就是中午的光线吗？
正是它竖立了雕塑似的东西。

——躯体是无限和旋律。

(沈重 译)

拱

致西尔维亚·奥坎波^①

谁在纸畔歌唱？我看见我
把胸俯在形象的河上，
缓慢而孤独地离开自己：
纯洁的文字，符号的坐标，
时间肉体上的刀口，
呵，文字，
水上的线条！

我在交织的绿色中行走，
在明净的空间里行走，在岛屿间
顺着河流，幸福的河流行走。
河在滑行，而不流动，
像平滑的思绪。我离开自己，

^① 西尔维亚·奥坎波(1910—)，阿根廷女作家。



在岸边，似停非停，
在交织着形象的拱间，
顺着沉思的河流
继续下行。
继续下行，在那里等待，
把我自己迎，幸福的河流
连接又切断两棵杨树间阳光的一分钟，
在光滑的石头上停留，
为迎接自己
它离开自身，继续下行。

湖

一切都为眼睛看
丝毫不为耳朵听

——波德莱尔^①

在荒山之间，
被监禁的水
宁静，闪烁，
像掉下来的天。

在海雾之间，
只有光和山；
水和天安睡，
胸对着胸，空间无限。

^①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散文家。



像手指抚弄，
乳房、肚腹，
一阵寒风
轻轻拂动水面。

寂静在震颤，
似预感音乐的热气，
耳朵听不见，
只能眼睛看。

只能眼睛看，
这水和光线，
这沉睡的珍珠
几乎连光也不闪。

一切都为眼睛看。
眼睛里有一种律动，
一种转瞬即逝的色彩，
某种形状的阴影，
一阵突如其来的风
和一场无限的海难。

半 夜

神秘的中午，
仅仅是一片内脏颤动的黑暗，
生命的完全寂静。
从灵魂、废墟、阴影、
灰烬的晕眩和空虚中，
冒出一股苗条的火焰，
一种纤细的音乐，
一根寂静无声的圆柱，
一条惊恐的河流。
河水从河床上跃起，
穿过空间流向天际。

灵魂在歌唱，在它的阴影
——也在它的虚无中。
生灵在歌唱，抛开自己的名字，



在中止存在
和对自己喜爱的歌唱的着迷中。

在使人目眩的寂静中
传来歌声。支撑歌唱的
不是痛苦的嘴巴，
不是沉于幻景的心灵，
也不是心房，黑暗的瀑布。

自己对自己陶醉，
在自己身上休息，
自己给自己灌水，外溢
在自己身上上升
升向我们听不见的另一种歌声，
音乐的音乐，
高潮和寂静，
岩石和潮水，
沉睡的无边无际，
形式和声音在那里做梦。

这是神秘的中午。
灵魂在歌唱，面对天空，

梦想另一种歌声，
只有颤动的光线，
生命的完全寂静。



眼前的春天

透明宝石的洁净光线，
没有记忆的雕塑的光洁额端：
冬日的天空，反射在另一个
更深更空的空间里的空间。

大海几乎不闪光，不呼吸。
树林中的光线已停止，
沉睡的军队。风儿，
把他们惊醒，摇着树枝的旗帜。

无形的波浪，从海上掀起，
袭击小山，
冲击黄色的桉树，
化做回声流向平原。

白昼睁开眼睛，
钻进提前到来的春天。
我的双手碰到的一切，飞起。
世界到处都是鸟儿的天地。



诗人的命运

言语？是的，属于空气，
并在空气中消失。
让我消失在言语中吧，
让我变成口唇中的空气，
一股飘荡、无形、
被空气冲散的气流。

光线也在自身中消失。

寂 静

正如一个音符
从音乐深处产生：
它颤动着生长，变细，
直到在另一种音乐中沉默无声。
从寂静的深处也产生了
另一种寂静：尖塔，利剑，
成长，上升，使我们暂停。
它上升时，回忆、希望和
大大小小的谎言一一落下，
我们想叫喊，喊声却窒息在喉咙中；
我们闯进了寂静，
那里的寂静沉默无声。



新的面孔

黑夜将你脸上的阴影涂去，
在你那干燥的眼帘上滴上油脂，
在你的额上燃烧思想
和思想后面的记忆。

在淹没了你的影子中，
另一张面孔迎来晨曦。
我觉得不是你睡在我身边，
而是当年的那个姑娘你。
那时我只希望你安睡，
好等你醒来和我相识。

情 侣

躺在草地上，

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儿。

吃着甜橙，交换着吻

像波浪交换着泡沫。

躺在海滩上，

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儿。

吃着柠檬，交换着吻

像云朵交换着泡沫。

躺在上地下，

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儿。

不说什么，也不亲吻，

只以沉默交换着沉默。



两个形体

两个形体面对面，
有时是两个波浪，
而黑夜就是海洋。

两个形体面对面，
有时是两块石头，
而黑夜就是荒原。

两个形体面对面，
有时它们是树根，
在黑夜里彼此相连。

两个形体面对面，
有时它们是折刀，
而黑夜就是闪电。

两个形体面对面，
有时它们是两颗星，
坠落在虚空的苍穹。





隐约可见的生活

海上的黑夜
鱼群是闪电
林中的黑夜
鸟儿是闪电。

躯体的黑夜
骨骼是闪电。
呵，世界，到处是黑夜，
生活是闪电。

刀 子

刀子是一只冰鸟儿。
只要它落下，空气便凝固，
就像喊声凝固在寂静中。
在头发的利刃下，
停滞的血液变细薄，
瞬间被分成紫色的两半……
荒无人迹的世界，寒冷的天空，
一颗灰色的彗星呼啸着失落。



渴望的人

为了寻找我，诗歌，
我在你身上求索：
融化的水星，
淹没了我。

为了寻找你，诗歌，
我被自己淹没。

此后我只能寻找你，
为了逃避自我：
我迷失在
密集的反光里！
不过，在多少轮回后，
我又见到了我：

同一张面孔

被同样的赤裸淹没；
同一种晶亮的水
我不要喝；
在那种水的边缘
还是那致命的干渴。



岩石

在梦中度日，
行走赶路，
总是出发
就是我的生活。

从梦中醒来，
被捆绑着，
渴望逃脱
就是我的生活。

被捆在岩石上
我重新睡下。
岩石是死亡，
生活是绳索。

瞌 睡

天蒙蒙亮。钟表歌唱。
世界沉默，一片空旷。
你患梦游症爬起，
不知你望着你影子后面的
什么影子：一片空寂。
被黑夜拖着走，
你是一根白色的树枝。



失眠的笔记

一

钟表咬啮着
我的心灵，
不是兀鹰，是老鼠。

二

在瞬间的顶端，
我对自己说：
“在时间的长河里，
我是永恒的。”
瞬间坠入另一瞬间，
没有时间的深渊。

三

我来到一堵墙前，
墙上挂着一个路牌：
“由此开始你的未来。”

四 祖国的怀念

在完全一致的蓝空中，
闪耀着完全相同的明星。
它们对我们一无所知，
……而每只雄鸡只在自己的栏里啼鸣。^①

^① 这是一句谚语，意为“井水不犯河水”。



修 辞

一

歌唱，鸟儿在歌唱，
却不知道唱的内容：
它们的全部智力只是喉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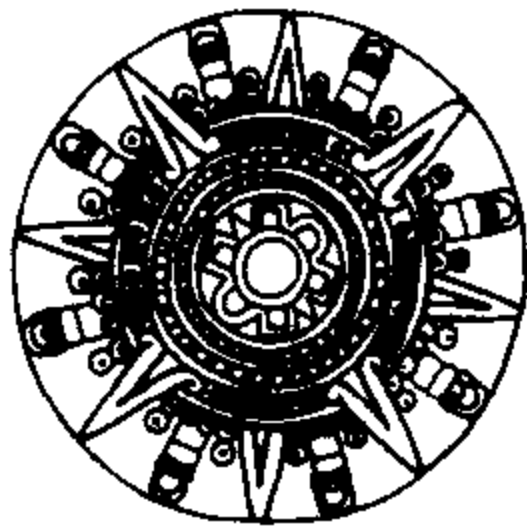
二

适合运动的形式
不是监禁而是思想的皮。

三

透明的玻璃的光亮

对我不是足够的光辉：
清澈的水是流动的水。





神 秘

天空闪光，闪光，
中午明亮，
我却不见太阳。

从存在到存在，
万物洁净透亮，
我却不见太阳。

我迷失在透明中，
从反光走到闪光，
我却不见太阳。

他在光线中脱衣，
询问每一种光芒，
他却看不见太阳。

枝 头

一只小鸟儿
停在松树梢，
一面啼啭一面颤动。

它似利箭挺立枝头，
振翅远飞无影无踪，
把音乐传遍天空。

鸟儿像一块会唱歌的木片，
熊熊燃烧在
黄色的音符中。

我举目仰望：树上空空。
枝头，在弯折的枝头，
只有一片寂静。



云

空中的岛，停吹的风，
踩着它的海滩，脚步轻轻，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水面上只有风的阴影！

仿佛树叶间的气流，
迷失在雾的树叶中，
仿佛空气是无形的口唇，
无重量的形体，无边的力量！

风

树叶在歌唱，
梨在枝头起舞；
玫瑰在转动，
这是风的玫瑰，
不是玫瑰园的那一种。

云朵和云朵
在睡梦中飘动，空中的海藻；
整个天空
同着云朵旋转，无人推动。

一切都是空间；
虞美人的花茎在颤动。
一个裸女
在浪脊似的风中飞行。



我什么也不是，
漂浮的形体、光芒和波浪；
一切都属于风
风是总在旅行的空气。

螺旋形

火箭，像石竹，
像枝条上的石竹：
是发射的石竹。

旋风像火箭：
升向云天，散落，
一颗松树上鸟的啼啭。

像石竹，像风，
海螺壳是火箭：
僵化的运动。

每件东西的螺旋形，
旋转着传播其振动：
运动永不停。



秋 天

在燃烧的秋天里，
我这颗心，纯洁而孤寂，
有时燃烧在火焰里。
风儿把它唤醒，
触动它的中心，把它悬在
不对任何人微笑的光线里：
那光线多么自由美丽！

我寻找一双手，
一种存在，一个躯体，
冲破墙壁、
使陶醉的形式产生的东西，
一种接触，一种音乐，一种旋转，几乎
还有一副羽翼；
我在我的体内寻找，

骨骼，不能演奏的小提琴，
脆弱而阴暗的锥体，
梦想口唇的口唇，
梦想鸟儿的双手……
不知什么东西说“永不”，
从天上，从你
降落，我的上帝和我的对手。



小 夜 曲

影子,声音的颤抖的影子。
黑色的河水拖着被淹没的大理石。
怎么解释被谋杀的空气,
孤苦伶仃的词语?
怎么解释梦呢?

影子,声音的颤抖的影子。
燃烧的百合花的黑色梯级。
怎么解释名字、星星、
小夜曲的钢琴的白鸟
和寂静的方尖碑呢?

影子,声音的颤抖的影子。
月亮上被摧毁的雕塑。
怎么解释百合花——

百花之中罕见的花朵？
怎么解释你那白色的几何学？
啊，梦，怎么解释你声音的沉默？



失 眠

我远离睡梦。

它的潮汐离开我的额头，
我在烧焦的石头中间向前，
又遇见将我关闭的房间：
鞋子、家庭的绳索、
微笑的牙齿
和强加的希望等待：
明天美人鱼将唱歌。

（另一支歌儿

在我的血液里响起：“只将我的歌唱
献给我的陪伴者……”）

可恶的制造者，
它制造幽灵，小而黑的诸神、
早晨的谎言和灰尘。

它被狂怒和欢乐流放，
坐在一把椅子，一块岩石上，
面对盲目的波浪：厌倦，空荡。
它和我的生活捆在一起，
放弃了生活的希望。



镜 子

一个黑夜，一个白天，
一个空洞的时间，
没有见证，没有泪水，
没有尽头，没有遗忘；
一个敌对和沉默的夜晚，
 白昼之间的冰岛，
 无边无际的荒原；
一个荒无人烟的黑夜，
只有它那加倍的孤单。

它回转来，
从夜晚的、河流的口唇，
珊瑚和浆液的岸边，
从一个像雨中之花挺立的愿望，
黑夜的颈上戴着火的失眠的项链，

或者说，从自身回到自身，
在无动无衷的镜子之间
一张脸重复着我的脸，
一张伪装成我的脸的脸。

面对镜子的愚蠢游戏，
我的存在就是篝火和灰烬，
呼吸和灰烬，
我燃烧，我自焚，我闪光，我骗人，
一个死后握着一把
轻盈匕首的“我”。
那匕首显然是为了假装伤口的流血，
一个“我”，我的倒数第二个“我”，
“我”只要求遗忘、阴影、空寂，
把“我”点燃和焚烧的最后的骗局。

从一副面具到另一副面具，
总有一个提要求的倒数第二个“我”。
我陷入自身，不触及自己。



非天非地

后面是天空，
后面是光线和它的折刀，
后面是峭石砌成的墙，
后面是永远通向其他街道的街道。
后面是我竖立着的玻璃的皮肤，
后面是我的指甲和牙齿，
它们坠入镜子的井里。
后面是关闭的门，
敞开的躯体。
后面是无情的爱情，
被破坏的纯洁。
丝绸般的利爪，灰烬的口唇。

后面是大地或天空。

他们坐在桌边，
喝穷人的血：
金钱的桌子，
荣耀的桌子和正义的桌子，
权力的桌子和上帝的桌子，
神圣的家庭在水槽里，
那是生命的源泉，
打碎的镜子，那喀索斯^①
在镜中饮自己，并且不满足，
肝脏，预言家和兀鹰的食物。

后面是大地或天空。

双人被单
盖着相连的躯体，
灰烬中的石头
光线还把它们触及。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语言牢狱里，
大家忙忙碌碌，

① 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人物，他爱上了映在泉水中的自己，投入泉中溺死，化为水仙花。



合资建造巴比尔塔。
打哈欠的天空，
咬自己尾巴的地狱，
复活，
永久生活的白天，
没有黄昏的白天，
胎儿内脏的乐园。

我一直相信这一切。
今天我却睡在哭泣的岸边。
哭泣也可以当枕安眠。

言 语

让它们转动
揪住它们的尾巴(尖叫吧,妓女),
抽它们,把糖塞进顺从者的嘴里。
吹鼓它们,气球,扎破放气,
吸它们的血和骨髓,
把它们吸干,
把它们那东西阉去,
用脚踩它们,放荡的公鸡,
扭下它们的脖子,厨师,
拔掉它们的羽毛,
割开它们的肚皮,公牛,
母牛,把它们拖出去,
处置它们吧,诗人,
让它们吞下它们的全部言语。



黄昏的海

致胡安·何塞·阿雷奥拉^①

高高的水墙，高高的塔，
突然变黑的水乱冲杀，
灰色、绿色、穿不透的水，
突然变白的水使人眼花。

像水之初的水，
像水以前之初本身，
水被水淹没，
消灭水所伪造的东西。

轰鸣作响的水虎，
百只虎轰鸣的利爪，

^①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1918—)，墨西哥小说家。

水的百只手，百只虎，
仅用一只手乱冲杀。

赤裸的海，海中干渴的海，
浪花高则星光深，
在星星的边缘爆炸的、
逃出海狱的白色。

是何记忆，被囚禁的欲念，
在你的皮肤上燃起它那绿色火焰？
你扑向你，反对你，
却永远摆脱不掉你自己。

时间，凝固或落下，
时间，是海，海是月亮的鼓，
狂怒的母亲，开膛的巨牛，
时间，吞噬牛的脏腑。



在记忆后面

在记忆后面，在那个净界，
过去：罪孽和欲望，
在那里梦见在雕塑上再生，
你的散发脱落，你的微笑，
白色之门，仍然挂在脸上。
你手上的热度
还在使我体内的浪潮上涨。
我还听得见你的声音：尽管空无一人。

美丽的海湾，有限的
永恒，形象的流动，
放纵的快乐，满潮，
（你的趣味：红色的天空，
你的牙齿睡的海湾，
海浪用来倾听自己跌落的海螺），

一双眼睛的无限饥饿，
一种搏动，一种触摸，一个形体在逃脱……

把我们创造而又使我们消失的时间；
我的心脏是一只黑暗中击打的拳。
它击打的不是墙壁也不是镜子，
而是单调地击打它自己……



和家道别

在黎明的时刻，
我要对这个小世界，
惟一真实的世界道别。

再见，这升起的白天的
艰难的睁眼：
梦，遮掩着下半个脸，
从它犯罪的地方逃窜。
心灵是一座被遗弃的广场。

再见，椅子，
每天晚上我在你身上搭衣裳，
你每天都忍受绞刑。
再见，扶手椅，我失眠时的岩石，
闪电劈不开、

大水冲不裂的岩石。

再见，诚实的镜子，
我把我的面具留给你，
为的是下到无尽头的底，
——却永远下不去：
你只有表面，没有底？

再见，窗口的小天空
和盲目爬上小山的雾，
迷失的羊群。

再见，雪团的衣服，洋李树，
还有那只鸟儿，
它如一丝柔风留枝头。

再见，河流：
对我来说，你的水
永远是同样的水。

岸边的女孩、女人和幽灵，
常常对你说再见，



就像河水对河岸：
那是一种无休无止的再见。

我很想对这些东西，
昨天的记忆，说再见，
却害怕它们醒来。
对我说再见。

影 子

为了换皮或者生皮，
我们欢迎黑暗的东西，
剥下来的肌肉
为我们披上影子。

影子掉进
睁着的眼里，然后眼睛
又掉进影子里。
影子就是液体的眼睛。

淹没在那些眼睛里，
正是那些眼睛，
它们看不见，只能轻拂，
就像波浪，如果它们是翅膀，
就像翅膀，如果它们是口唇！



但在我们的眼睛里，
影子的眼睛冷若冰霜。
我们要抓住墙壁，不然就会
沿着岩石滑下去，影子拒绝我们：
那种石头上没有遗忘。

我们往里走，黑暗的隧洞。
“石灰墙。在发热的、已从青草上
褪下的绿色中，光线像蜜蜂
叫嗡嗡。母亲般的无花果树：
在树叶间，树干的伤痕
是女人的一张饥饿的口，
那口在春天特别生动。中午，
在树枝间攀登，悬在一只无花果上
的绿色的空处吃已经发黑的太阳，
令人愉快高兴。”

没有昨天，没有明天，
一切都是现在，一切都在今天，
我们不知道它落在什么井里，
是否上帝、魔鬼或者根本无人
等在那遥远的天际后面。

我们逃向不骗人的光线，
在随便一张纸上
写下没有答案的语言。
蓝色线条有时变红，
使我们感到痛苦不堪。

（任远 译）



下午七点

我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归来，
每个夜晚，每个夜晚，
当我们赶路时，总有
等待的短暂地狱
和在耳边唠叨的幽灵：
“你没有血了吗？为什么把自己欺骗？
你看看那些鸟……
世界仍有海滩，
那里有一条永远等你的船。”

腿在走路，
一阵红色的浪潮
淹没了灰色的海滩。
“血从某些白脖子里喷出，
是那么好看。”

在那血里沐浴吧，
罪恶能创造神仙。”

男子加快脚步，
他看了看时间：还来得及
将无轨电车赶。

“在另一边，
躺着希望的岛屿。
穿衣服的音乐之树在起舞，
甜橙在枝头摇来晃去。
石榴打开它的内脏，
把种子洒在草地上，
绿色天空缀着红星，
为了编织黄冠羽的曙光……”
嘴唇微微笑，向其他
孤独的罪人问好：
“你可看过报？”
“他没说过他是面包，他是酒？
他没说过他是水？
像金色面包般的金色形体、
深紫色嘴唇上的酒



和水、裸体……”

男子加快了脚步，
在他准时赶到的时候，
上帝和无轨电车恰好在街角转弯。

中断的哀歌

今天我记起我家的死者。
第一个死者我们永远不能忘却，
虽然他死于雷电，那么急速，
没能躺到床上也没能涂圣油。
我听见手杖在楼梯上犹豫，
躯体只靠一口气支持，
门打开了，死者走进来。
从门口到死，间隔咫尺，
几乎来不及坐下，
抬起头看时间和
知道是八点一刻。

今天我记起我家的死者。
她熬了一夜又一夜，
她的死是一次长时间的道别，



她的临终是一辆永不启动的火车。
只剩下一线气息的嘴的渴求，
不肯合上仍使着眼色的眼睛，
把目光从灯盏转向我的眼睛，
注视的目光拥抱着别人的目光，
窒息在拥抱中，
终于逃开，从岸边看到
灵魂怎样沉下，没有了踪影，
没有找到可以抓住的眼睛……
莫非那目光邀我一块儿死去？
我们之所以死也许是因为
谁也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见上帝，
谁也不愿意望着我们的眼睛。

今天我记起我家的死者。
他拖了几个小时才永别，
谁也不知道他进入怎样的死寂。
每天晚上吃过饭以后，
空空洞洞、没有色彩的休止
或者在寂静的蛛丝上悬着的
没完没了的语句，
为归来的人打开一条通道：

他的脚步响起，他爬楼梯，停止……
我们中间有人站起，
走去把门紧闭。
但是他却在门外坚持。
从每个裂痕、孔隙窥视，
在外面打着哈欠徘徊。
虽然我们关了门，他仍然坚持。

今天我记起我家的死者。
从我面前失去的面孔，
没有眼睛的面孔，凝滞而空洞的眼睛
难道我要在那眼睛里寻找我的秘密，
我的血液推动的血的上帝，
冰冷的上帝，吞噬我的上帝？
他的沉默是我生命的镜子，
他的死亡在我的生命中继续：
我是他的过失中最后的过失。

今天我记起我家的死者。
消散的思想，消散的行为，
散开的名字
(水塘、无用的地区、



固执的记忆挖的坑)，
聚会散去，
这个我，他那抽象的、总是
和另一个(同一个)我分享的挤眼，
怒火、渴望和它们的面具，
被埋掉的毒蛇，缓慢的磨损，
等待、恐惧、举止
及其反面：都在我身上坚持，
要求吃面包、水果、躯体，
喝那曾经被拒绝喝的水。

但是已经没有水，一切都已干枯，
面包无味，水果酸涩，
驯顺的、咀嚼过的爱情，
手淫的猴子和驯服的母狗
关在无形的兽笼中，
你吞噬的东西把你吞噬，
你的牺牲品也是你的刽子手。
一堆死去的日子，揉皱的
报纸，拔掉软木塞的黑夜
和在眼皮浮肿的黎明时分
我们打开活结取下领带时的表情，

街头的灯火已经熄灭，
“向太阳致意吧，蜘蛛，莫记恨”，
我们虽生犹死地上床歇息。

世界是一座圆形的荒漠，
天空乌云密布，地狱一片空寂。



朴素的生活

把面包称为面包，但愿
每天的面包出现在桌上；
把属于汗水的给汗水，属于梦的给梦，
属于短暂的天堂和地狱的交给地狱天堂，
把躯体和分钟要求的東西也交给它们；
像大海那样笑，像风儿那样笑，
而笑声别像玻璃打碎的声音；
饮酒，在酒醉中把生活抓住；
翩翩起舞不要迈错了步；
在沉重和痛苦的一天，
触摸一个陌生人的手；
那只手结实有力，
却不曾握过朋友的手；
品尝孤独，别让醋使我的嘴变形，
也不让镜子把我的怪相重复，

不使寂静充满咯咯的牙齿声：
四面墙壁——纸、石膏、
薄地毯和黄灯光——
还不是期望的地狱；
不让那种欲望再折磨我，
它已被恐惧、冻疮、
未接过吻的口唇烧伤冷却：
清澈的水永远不停止，
有的水果成熟即坠落；
学会切面包和分面包，
真理的面包属于大伙儿，
面包的真理滋养我们大家，
由于它的酵母我才长大，
成为我同类中的一个；
为活人的生存而斗争，
让活人活着，让生命活着，
把死者埋葬，把死者忘记，
如同土地把死者忘记而长出果实，
但愿我死时像男人那样死去，
得到宽恕、像尘土、果实那样永生。



石与花之间

致特奥多罗·塞萨曼

—

我们像石头一样迎来天亮。

一片空荡，只有光。

一片空荡，只有光对着光。

大地：

一只石手的手掌。

沉默的水

在它的石灰坟墓里。

被囚禁的水，

卑微潮湿的舌头
缄口不语。

大地升起一股蒸汽。
棕褐色鸟儿飞翔，泥土长出羽翼。
地平线：
几朵云彩如绸缎飘移。

辽阔的平原，没有皱褶。
龙舌兰，绿色的标志，
将大地的空间分割。
天空无边无际。

二

这是什么土地？
是什么暴力
在它坚硬的外壳下孕育？
寒冷的火多么固执？
它年复一年像唾液一样聚集，
像蒺藜一般坚硬、凌厉。



在太阳和水
举起它们那敌对的旗帜以前
就存在一个地区，
一个石头地区。
在生命和死亡双双诞生之前
它就已经创立。

平原上，植物挺立在
辽阔的军队种植园里。
静止不动的大军
面对着旋转的太阳和飘动的云。

沉思的绿色龙舌兰，
长出又宽又厚的三角叶片：
龙舌兰是一种武装的植物，
是一眼喷射植物大刀喷泉。

沙地的渴望顺着它的纤维上升。
它的水流来自地下的王国，
向上推进，
在全力跳跃时停住，
化为一副敌对的冠羽，

愈靠顶端颜色愈绿，
无形的渴望的可见的形式。

龙舌兰的确令人钦佩：
它的暴烈是平静，它的平静是对称。

它的渴望酿出自己尽兴的美酒：
一架蒸馏器把自己蒸馏。

二十五年以后，
它把惟一的一朵红花举起。
一根繁殖的花茎使花挺立，
石化的火焰。
那时它便死去。

三

人，在石头和花之间：
诞生，把我们引向死亡，
死亡，把我们引向诞生。

人，



不停地落在石头上的雨，
在火焰间流淌的河，
征服飓风的花朵，
像一闪即逝的电光似的鸟儿：
人，介于他的成果和工作。

龙舌兰，
白色和赭色土地上的
绿色几何课。
农业、商业、工业、语言。
它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植物，一种纤维，
是交易所的一种活动，一种符号。
是人类的时间，
积累起来的时间，
挥霍浪费的时间。

干渴和植物
植物和人，
人，他的劳动和岁月。

多少个世纪以来，
你就以人这种动物的固执节奏

转动，不停地转动：
你的天日像年岁一样长，
年复一年，你的日子刻下了脚步；
不是银行老板的表，也不是领袖的钟：
太阳是你的老板，
从日出到日落是你的工作时间，
你的日工资是你流的汗，
每天的露珠
在你日常的苦难中
变成一顶透明的王冠
——尽管你的面孔没有印在
维罗尼卡的白布上^①，
也不是在广告上
频频出现的
头头照片上的那张脸。
你的面孔是分币上磨损的太阳，
是普遍的模糊的脸；
你讲的不是那些人讲的话，
他们在布道台上谈论你

① 维罗尼卡是一位犹太妇女，传说在去耶稣受难处的路上，她遇见了耶稣。她用一块白布为他擦脸，耶稣的神圣面孔便印在了白布上。



并以你的名义徒劳地信誓旦旦，
他们是你的未来的监护人，
是你的骨骼的遗嘱执行人：
你的话是生出水根的书，
是地下的精神流动系统，
你的言语——不穿鞋，跷着脚——
从一种寂静走到另一种寂静；
你有节制，温驯顺从，
像一只鸟儿那样生活，
靠着单耳罐里的一点玉米炒面糊；
你走路，你的脚步
仿佛濛濛细雨落尘土；
你像鹿一般清洁；
身上穿的是棉布，
你补过的短裤和衬衫
比白云还要白净；
你用月亮酒把自己灌醉，
像火箭一样呼啸升空，
也像火箭一样燃烧，毁灭；
你稳定地通过一个个季节，
从门廊走到祭坛，
从祭坛走回门廊，

你双膝流着血，
手里的大蜡烛
滴着烫伤你的蜡油；
你彬彬有礼，为人谦恭，
像一切教徒那样有点虚伪，
你敢用石块将放弃信仰者
和奸夫的头颅砸碎；
你把你的女人放在吊床上，
给她盖上一条心跳的被子；
你，在十二点钟，
暂时丢下工作和交谈，
为的是谛听反复作响的奇妙声音：
鸟儿，长翅膀的钟表打点；
你正直、温柔、热情地对待
你的小鸡、你的猪和儿女；
你的上帝由众多神灵组成，
就像玉米穗子。
你的年岁包括许多个世纪；
一只火鸡是你惟一的骄傲，
在焚烧树脂和施行巫术的一天，
你把它献作了祭礼；
你将雨点似的黄花，



阳光的水滴，洒在死者们的坟穴里。

但在大地上推动你运动的
并非黑暗的旋律，
每日的再生，
每夜的复死。

四

金钱和它的轮子，
金钱和它那些空洞的数字，
金钱和它那一群鬼蜮。

金钱是一种奢华的地理：
金山，铜山，
银河，镍河，
玉石的树林，
纸币的枯枝败叶。

它的花园消毒，
它的永恒春天凝固，
它的花是没有香味的宝石，

它的鸟乘电梯飞行，
它的季节按钟表的节奏转动。

行星变成金钱，
金钱变成数字，
数字吞噬时间，
时间吞噬人类，
金钱吞噬时间。

死亡是不梦想金钱的梦。
金钱不说“你是”，
金钱只说“多少”。
没有钱不好，
钱多了更糟。

会计算不等于会歌唱。

快乐和痛苦
买不来也卖不出。

金字塔否认金钱，
偶像否认金钱，



巫师否认金钱，
圣母、圣婴、圣人
否认金钱。

文盲是一种
不为金钱所知的智慧。

金钱能打开国王家的门，
却将宽容的门关闭。

金钱是伟大的魔术师，
能使触到的一切消失：
你的血，你的汗，
你的泪水，你的观念。
把你变得渺小平淡。
我们合力建造
金钱的王宫：
巨大的零。

金钱不是劳动果实，是惩罚。
吃的睡的都来自劳动。
金钱是蜘蛛，人是苍蝇。

劳动创造万物：
金钱吸万物的血。
劳动是桌子、床和屋顶：
金钱没有形体、面孔和心灵。
金钱把世界的血吸干，
将人类的脑汁吮净。

年、月和小时的阶梯：
在梯上我们碰不到任何人。

你的死为死亡竖起了纪念碑。

(任远 译)



诗

你来了，悄悄的，秘密的：
你将激情和快感激起，
还有这种忧虑：
它点燃碰到的东西，
在每件事物上
引起一种悲哀的贪欲。

世界腐朽，倒塌，
像烈火中的武器。
我站在废墟中，
脚下是寂静的巨石，
我孤独，赤身裸体，一贫如洗，
像一名反对无形军队的
孤单的战士。

燃烧真理，
你把我推向哪里？
我不喜欢你的真理，
你那个不理智的问题。
这种徒劳的斗争为了什么？
人这种动物可不善于自制，
只有在渴望时才能满足的贪欲，
所有的嘴唇消费的火焰，
不以任何形式存在
却使一切形体燃烧的精神。

军队，潮汐，
你从我的最深处，
从我躯体的无名中心升起。
你上涨，你的渴望使我窒息，
专横地驱逐
面对你那疯狂的剑
不肯示弱的东西。
只有你把我居住，
你，没有名字，狂热的物质，
地下的、发疯的贪欲。



你的幽灵击打我的胸部，
你把我的触觉惊醒，
你冻僵我的额头，
你扒开我的眼睛。

我感觉到了世界，触到了你，
感触不到的物质。
我的肉体 and 灵魂合一，
我观看我进行的战斗
和我的泥土的婚礼。

对立的形象模糊了我的眼睛，
另一些更深刻的形象
把它们否定。
灼热的口齿不清，
被更隐蔽、更浓重的水淹没的水。
在你潮湿的雾中，死和生，
静止和运动，没有什么不同。

你坚持吧，胜利者，
因为只有你存在我才存在，
我之所以长着嘴和舌头，

就是为了说你存在，
说你的秘密音节，专横的、
感触不到的言语，
我心灵中的物质。

你仅仅是个梦，
世界却能梦见你。
它的沉默用你的话表示。
一碰到你的胸部，
我就触到生命的电的边际，
血的黑暗，
残忍、多情、依然渴望破坏其所爱、
恢复其所破坏的嘴
同无情的世界
在那里达成协议，
而那个世界总是和它自己别无二致，
因为它不以任何方式停止，
也不在它产生的东西上羁留。

带我走吧，孤独的你，
带我走吧，和梦一起，
带我走吧，我的母亲，



把我完全唤醒，
让我梦见你的梦，
把油涂在我的眼睛上，
好在认识你时也把自己认清。

(沈重 译)

陌 生 人

致哈维尔·维留鲁蒂亚^①

黑夜诞生在黑衣般的镜子里。
阴暗、潮湿的细枝
束着它的胸，它的腰肢，
它那无限的、可感知的蓝色躯体。
寂静尚未笼罩它：静静的声音，
幽灵似的鱼，在滑动、闪烁、逃离。

夜是绿的，广阔、沉寂。
夜是紫的，蓝的，
是火的，水的。
夜是黑大理石的，烟的。
它的肩头诞生一条弯曲的河流，

^① 哈维尔·维留鲁蒂亚(1903—1950)，墨西哥诗人。



一座黑羽毛的、寂静的瀑布。

夜，温顺的野兽，
梦的嘴巴，固定的火焰的眼睛，
海洋，
像黑暗中抚摸的肉体一样
既无限又有限的地方，
像爱情那么贪婪，毫不设防，
像一只鹿停在飒飒声或恐惧的
 岸边一样停在黎明的边上，
丝绒和失明的河流，
一颗巨大的心脏沉睡的呼吸，
 它请求原谅：它不幸而空洞，
把自己的面孔当成面具的人
穿过你的孤独，只同他的心灵；
他为自己的严酷斗争感到骄傲。
他的思想总巡察那些无人的大厅，
始终找不到结束他的苦恼的方式，
宽恕或死亡的墙壁。
但他的心房仍然张开翅膀，
像一头红鹰停在荒漠上。

黑夜的笛子已经吹响。
沉睡的大海在歌唱；
出神地颤抖的眼睛，
天空是世人自我观赏的镜子，
为它的裸体准备的透明的床。

他独自去了，不知疲倦，
有如寻找肉体的鬼魂，
被监禁在他的无限空间。



一张照片

致画家胡安·索里亚诺^①

风，不再呼啸，
它沉睡在它的洞里，
天空和它的星星、它的影子，
已在天上停止。
月亮在石膏般的云间燃烧。
嘴巴红红的吸血鬼，
地狱的竖琴手，展开翅膀。
在一处深渊和另一处深渊之间，
时间瘫痪，停滞。
万物醒来，恢复了活力，
默默地欠起身体，
为自己的原形感到愉快和恐惧。

^① 胡安·索里亚诺，墨西哥画家。

醒来了，巴旦杏的天使，
烟火的天使，
纳华人、经纪人和吼叫声，
在地狱的冰滩上
沐浴的鬼魂，
和跳舞的姑娘，
在装花的纸箱里睡觉的姑娘。

由黄色护送，
一个姑娘走走，停停。
某种东西，无形，
威胁她，迷惑她，
桃子和丝绒，
在她的衣服上联结。
她的头发的苍白反光
是一条河上的秋天，
凄凉通道里的悲伤的太阳，
她犹豫不决，既恐惧又渴望，
她在等待谁，逃避谁？
难道她在镜子里看见了淫棍？
难道有蛇在抓挠她的大腿？



她在黄色的空间里徘徊，
像一根羽毛慢慢飘荡。
不幸和希望。她停在一次搏动的边上。
她不呼吸。
她那泡沫似的胸部也不起伏，
她那条眼睛的项链也不闪光。
有什么在看，也许在看她，
背后的门一声不响。
墙壁闪着疲惫的光。

(任远 译)

在大路上

太阳在栗树冠上歇息。
风儿几乎停止，
手指摇动树叶，唱着催眠曲。
有人，看不见的空气，跳着古老舞蹈。
我在交织的光线和拥抱的树枝下行走，
绿色光线的海底大路，
绿色将变为金黄，
光线将变成味道，可触及的光芒。

这条大路通向绿色的天堂，
通向温室保证的王国：
绿叶永不枯黄，
水永远像小姑娘，
大地母亲永远贞洁，
永恒的树干间充满优美的阳光，



风儿永远、永远自由，永远是口唇，
永远是风。

从树叶间透下来的光线——
患梦游症的、沉思的鱼群当中，
男人、女人、孩童和自行车走过。
大家都在行走，谁也不停留。
每个人都去干自己的事情，
看电影，做弥撒，去上班，去死亡。
倒在别人的怀抱里，
在别人的眼睛里恢复精神。
记得自己还是活人，或把这事遗忘。
谁也不愿意走到尽头，
那里的花朵是果实，果实是嘴唇。

我真想拦住他们，
拦住一位姑娘，
抓着她的耳朵，把她种在两棵栗树中间；
用夏天的雨水把她浇灌；
望着她深深地扎根，像夜晚双手紧拉着双手；
望着她生长、出叶，从树枝中伸出一个歌唱的树冠：
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一件宝贝，一个水罐，

还有那个给人生命的大面包篮；
她白花盛开，还用小红花将翅膀装点，
花朵似白雪，
白花从栗树上落下，像微笑也像彩色纸带卷；
抚摸她那苔藓似的肌肤：它嫩如浆液，亮似光线，
比海滩上的盐雕还柔软；
用远方树木的语言跟她说话，
用面前树木的沉默跟她相对无言；
用微风一样摸不着的手臂将她拥抱，
拥抱她，不像大海环抱一个海岛，
而像把海岛埋葬在深渊；
在她的树冠上休息，有如乌云在天上停泊，
瞬间，突然一片黑暗，降下硕大的雨点。

（范宣 译）



俘 虏

纪念萨德^①

最后……我的坟墓的痕迹将从地面上
消失，就像我自己死去，对我的记忆
也将从人们的精神里消失一样。

——萨德遗嘱

你没有消失。
你的名字的字母
依然是一个未愈合的伤口，
某些人额头上的一个侮辱性的标记。
拖着沉重、闪光的雄辩尾巴的彗星，
你手握一颗真理的手榴弹穿过十九世纪，
来到我们的时代你就粉身碎骨。

^① 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

面具在玫瑰色面罩里微笑，
面罩用被处决的罪犯的眼皮做成。
真理被炸成千百块火炭。
所有那些巨大的碎块，
那一堆从你的笔端升起，在这海上向无名的海岸
移动的冰山，
那些为摘除上帝的疖而使用的精致的外科器械，
那些打断你庄严的考虑的吼叫，
那个混乱的钟表店的残忍的自鸣机械，
那一整套生锈的刑具，
都意味着什么？

学者和诗人，
智者、文学家、恋人，
躁狂症患者和梦想废除我们的邪恶现实的人，
都像狗一样争夺你遗留的作品。
你，反对所有的人，
现在你是一个名字，一位领袖，一面旗帜。

你像萨图诺^①喜爱儿子一样热爱生活，

① 萨图诺，古罗马人的农神。



你带着爱的专注目光
走遍被烧焦的、留下种子、血液和熔岩的犁沟。
像巨大的星球那样面对面的形体，
用跟太阳一样的物质构成。
我们所谓的爱情和死亡，自由和命运，
难道不叫做灾难，不叫做百牲祭？
痉挛和地震、发疹和姘居的界限又在哪里？

水晶石城堡里的俘虏，
你穿过长廊、厅堂、地牢，
宽敞的庭院：葡萄盘绕着太阳柱，
优美的墓地：山杨原地翩翩起舞。
墙壁、物体、形体重复着你。
一切都是镜子！
你的形象追逐着你。

人身上栖息着沉默和空虚。
怎样解除这种饥饿？
怎样消除沉默，填补空虚？
怎样摆脱我的形象？
只有在同类中我才能鹤立，
只有他们的血液才使人相信另一种存在。

胡斯蒂纳只为朱丽叶活着，
牺牲者造就施刑者。
我们今天牺牲的肉体
不是明天牺牲的上帝？
想像是欲望的马刺，
它的王国像厌倦一样没有尽头和边际，
它的反面和双生子。

死亡或快乐，水灾或呕吐，
像白昼消逝一样的秋季，
火山或生殖器，
微风，焚烧庄稼的夏日，
天体或犬齿，
可怕的石化的长发丝，
欲望的红泡沫，远海上的屠杀，
胡言乱语的蓝岩石，
形状、形象、泡沫、人的饥饿，
暂时的永恒，
没有节制：你做人的分寸。
你勇敢些吧：
自由是必然的选择。
我知道什么是弓和箭、绳子和呻吟。



梦幻是炸药，会爆炸，重新成为太阳。

在你那金刚石的城堡里，你的形象
正不疲倦地受到损害和恢复原样。

（范宣 译）

礼 炮

琥珀色墙壁的塔楼，
石铺广场上孤独的月桂树，
意想不到的海湾，
阴暗走廊里的微笑，
在大厦之间流的河的运动……

桥拱下总是流动着生命。



平静的闪电

你躺着，
中午构成的石头，
半睁半闭、眼白发蓝的眼睛，
眯缝的笑容。
你欠起身，抖动你的狮鬃。
然后你躺下，
岩石上熔岩留下的细致凹纹，
沉睡的闪电。
你睡觉时我把你爱抚、磨亮，
苗条的斧头，
我点燃黑夜用的箭。

大海在这方战斗，用羽毛和剑。

绿墨的杰作

绿墨创造花园、森林、草地，
字母在枝叶间唱歌，
词语是树林，
语句是绿色的星座。
让我的词语降落，将你遮没，
像落雨似的枝叶覆盖雪原，
像洋常春藤爬满雕塑，
像墨水写满这一页。

手臂、脖颈、乳房、腰肢，
像大海那么纯洁的额头，
秋天树林的后颈，
咬着一根草屑的牙齿。

你的躯体缀满绿色符号，



像树身上布满了新芽。
你别在乎那许多闪光的小伤痕：
请看天空和它那星光闪烁的绿色文身。

来 访

穿过石头和干旱的城市之夜，
田野走进我的房里。
伸出它那戴着小鸟手镯、
叶子手镯的绿色手臂。
手里拎着一条河流。
野外的天空也走进来，
挎着新摘下的珠宝篮子。
大海在地上展开它那洁白的尾巴，
和我并肩坐在一起。
寂静中长出一棵音乐之树，
树上挂着各种美丽的言语，
它们闪烁、成熟、坠地。
我的额头，一道闪电栖身的洞穴……
一切长满了羽翼。



忘 却

闭上你的眼睛，
在黑暗中消失，
消失在你眼帘的红枝叶里。

你在声音的螺旋中沉落，
那声音嗡嗡作响，在远方回荡；
仿佛震耳欲聋的瀑布
传向有鼓的地方。

让你的存在在黑暗中下落，
淹没在你的皮肤里，
以及你的内脏里；
骨骼，青紫色的闪光，
使你眼花、目迷。
在黑暗的深渊和海湾中，

愚蠢的火张开它那蓝色的冠羽。
在梦的那种液体阴影中，
浸湿你那赤裸的肉体；
丢掉你的形状吧，
谁把泡沫丢在岸边却不知。
你消失在你那无限的
无限的存在里吧，
大海汇入另一个大海，
你忘掉自己吧，也把我忘记。

在这没有年纪也没有尽头的忘却里，
口唇、亲吻、爱情，一切都会再生，
星星是黑夜的子女。



在 岸 边

黑夜闪烁的一切，
项链、眼睛、星光，
五彩火焰的纸卷，
闪耀在你那蜿蜒河流的怀抱里，
闪耀在你那醒来的白昼的脖颈上。

丛林里燃起的篝火，
挂在长颈鹿颈上的街灯，
眼睛，失眠的向日葵，
对等待和察看已经厌倦。

你熄灭吧，
论闪光，那望着我们的眼睛最亮，
注视我吧，我也注视你。
快睡吧，

树林的丝绒，
我的头枕的地衣。

有着蓝色波浪的黑夜，
渐渐涂去这些
用轻巧的手写在梦掌上的文字。



寓言

致阿尔瓦罗·穆蒂斯^①

火与空气的年龄

水的青年时期

从绿到黄

从黄到红

从睡梦到不眠

从愿望到行动

只有你不费力迈出的一步

昆虫是有生命的珠宝

热气在池塘边上停留

雨是一棵披头散发的垂柳

你的手上长着一棵树

那棵树歌唱欢笑预言

^① 阿尔瓦罗·穆蒂斯(1923—),哥伦比亚作家。

它的预言用翅膀将天空遮蔽
出现了叫做鸟的简单奇迹
一切属于大家

大家就是一切
只有一个极大且无反面的字
那字就像一个太阳
一天它粉碎成微小的碎片
这就是我们讲的语言中的词语
那些碎片永远不会再黏在一起
宛如世界将自己照得支离破碎的破镜子



星 山

致马尔科·安东尼奥和安娜·
路易莎·蒙特斯·德·奥卡^①

古人在这里接受圣火
圣火在这里创造世界
水抬起它的眼帘
石头在中午像果实一样裂开
阳光沿着白昼的皮肤滑行
时间在巨大水滴上反射,得到满足

^① 马尔科·安东尼奥(1932—),墨西哥诗人,安娜·路易莎是其夫人。

天 然 石

致罗杰·米尼耶

光线将高度摧毁
失败的帝国一群群
被反光包围的眼睛撤退

那些失眠似的辽阔国度
乱石滩上堆满骨头

无边无际的秋天
干旱扬起它那无形的喷泉
最后一棵胡椒树在荒原上讲演

闪上眼睛倾听光线唱歌：
中午在你的鼓上做窝



闭上眼睛再睁开看：
空无一人，连你自己也不见
那不是石头，是光线。

就如开初的石头

就如开初的石头
就如石头的开初
就如开初石头对抗石头
黑夜的历史：
诗篇还没有面孔
树林还没有树木
歌曲还没有名称

光线却以豹的步伐闯入
文字站起来，摇晃，摔倒
那是一块长长的伤疤
和一种没有污点的寂静



春天和姑娘

犹豫不定的季节

在它那热的茎上摇晃

底下

一种强烈的旅行欲望撼动着

上面反光的猎物

湖的冰冷的内脏

堤岸向你的白色献出苔藓的手套

光线在你的嘴上饮着光线

你的躯体像目光一样开放

像花朵向着目光的太阳开放一样

你展露

无需凭借的美貌

只要眨一下眼

一切便坠入一只深邃无底的眼睛

只要眨一下眼

一切便又重现在同一只眼睛中
世界闪闪发光
你像水刃和光刃一样闪着光亮
你是白昼的美丽面具





尽管白雪……

尽管白雪像串串成熟的水果落地
却没有谁摇动那高处的树枝
光之树不结白雪的果实
尽管白雪像花粉一样散开
却没有白雪的种子
没有白雪的橙子
没有白雪的麝香石竹
没有白雪的慧星
也没有白雪的红日
尽管成群地飞舞,却没有雪鸟

在太阳的手掌上闪烁片刻便落下
几乎没有形体没有重量没有名字
用它白雪的躯体、光的重量
没有影子的名字将一切遮蔽

在乌斯马尔^①

一 白天的石头

石头的太阳在平地上静止不动；
火和时间的太阳转动在上空；
运动就是太阳，太阳就是石头。

二 中午

光线不闪烁，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流过，
一只鸟儿在空中停着。

^① 乌斯马尔，玛雅人的古城，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北部。



三 后来

光线沉落，
醒来了，圆柱，
在原地跳舞。

四 烈日

时间透明，
如果鸟儿无形，
它的歌声的颜色，
我们却能看清。

五 浮雕

雨，舞动的脚和长发，
脚踝被闪电咬伤，
由鼓点伴随着落下，
玉米睁开眼睛生长。

六 墙上雕的蛇

墙在阳光下呼吸、振颤、波动，
一块活生生的文身的天空：
人饮阳光，是水，是土。
就在这许多生命中，
一条蛇在利齿间衔着一个头：
诸神嗜血，吃人肉。



零散的石头

一 花儿

喊声、鸟喙、牙齿、嗥叫，
血淋淋的空寂和它的喧闹，
面对这普通的花朵都云散烟消。

二 贵妇

每天晚上她都下井，
天亮后才出现在井口，
怀里总抱着一条新的爬虫。

三 传记

不是他可能怎样：

而是他曾经怎样。
他的过去却已死亡。

四 晚钟

阴影的波浪，失明的波浪
波动在火焰中的前额上：
熄灭它吧，
浇湿我的思想！

五 门前

人群，话语，人群。
我犹豫一瞬间：
月悬苍空，孤孤单单。

六 幻觉

一闭眼我就看见自己：
空间，空间，
我在空间又不在空间。



七 景物

忙碌的昆虫，
阳光色的马匹，
云色的驴群，
云朵，一块块失重的巨石，
山峦，仿佛塌下来的天空，
树林，畅饮着小溪。
全都幸福地待在那里，
面对不在的我们。
我们已被怒火、仇恨、
爱情、死亡吞噬。

八 文盲

我抬头望着天空，
无边的巨石刻着磨损的文字：
星斗什么也没对我显示。

废墟间的颂歌

那里是咆哮的西西里海……

——贡戈拉^①

头戴金冠的日子展开羽毛。
黄色的吼声，
天空中一眼热泉
公正慈善！
优美的形态 间或的存在。
大海爬上岸来，
巨大的蜘蛛拥抱岩石；
山峦的褐色伤疤闪闪发光；
一群山羊是一堆石头；
太阳生下一枚金卵，然后化入大海。

^① 贡戈拉(1561—1627)，西班牙诗人。此句见《波吕斐摩斯和加拉特亚的寓言》第四节。



万物皆神。
破碎的雕像，
光食的石柱，
活的死人的世界上生的废墟！

特奥蒂华坎^①夜幕降临。
金字塔顶端 小伙子们抽着大麻，
弹响沙哑的吉他。
生活赐给我们什么草？什么水？
到哪里出土语言
和衡定颂歌、话语、舞蹈、
城市及天平的尺度？
墨西哥之歌在鸡巴蛋中粉碎，
渐渐熄灭的七色星辰，
是关闭我们交流之门的石头。
土地是衰老的土地。

用眼睛看，用双手摸。
这里所需甚少：
仙人掌，带刺的珊瑚；

① 古印第安文化遗址。

无花果，戴着兜儿帽；
葡萄，充满复活快乐；
蛤蜊，不容玷污的贞洁；
以及食盐、奶酪、酒和太阳面包。
阳光沐浴的苗条教堂，
肤色黝黑的海岛姑娘，将我俯视。
咸塔，海边的绿色松林
映衬着来自远方的白色风帆。
阳光在海中筑起庙宇。

纽约、伦敦、莫斯科。
阴影、魔鬼常青藤、
颤抖的植物、
稀薄的野草、成群的老鼠笼罩原野。
偶尔，贫血的太阳伸出哆嗦的脸庞。
在昔日城邦——今日山冈上，
波吕斐摩斯打了个哈欠。
山下坑坑洼洼，一群人步履蹒跚。
（家庭二足动物，其肉
—— 尽管教会刚发禁令 ——
颇受富有阶级青睐。
曾几何时，还有人将他们视为肮脏的畜生。）



天天欣赏和触摸美的形态。
抛开光、恨与翅膀。
桌布上的酒迹散发着血腥。
像珊瑚将四肢浸泡水中，
我将我的感觉伸进活的时间：
在黄色和谐中实现瞬间，
呵，中午，长满分秒的一穗，
永恒的奖杯！

我的思想交叉、游动、缠绕，
然后重新开始，
最终停顿凝固，像未能入海的水流，
没有黄昏的太阳照耀着血的三角洲。
一切都将滞留在这个死水潭中？

日子，圆圆的日子，
二十四小瓣组成的灿烂橘子，
每瓣都渗透着同样的黄色甜蜜！
终于智慧复苏，
敌对的双方重归于好，
意识与镜子得到熔化，

重新成为寓言的源泉：
人类，形象之树——
文字，是花、是果、是行。

1948 那不勒斯
(陈众议 译)



黎明的面具

致何塞·比安科^①

广场的棋盘上
剩下最后几颗星斗。
明亮的车和消瘦的相
包围了幽灵似的君主制度。
徒劳的象棋，天使们昨天的战斗！

死水的闪光，那里漂着
已经发绿的小小的快乐，
一种渴望的烂苹果，
一张为月亮感到烦躁的面孔，
因等待而变皱的一分钟，
生活所不消费的一切，

^① 何塞·比安科(1909—)，阿根廷小说家、散文家。

不耐烦的盛宴的剩饭残羹。

垂危者睁开眼睛。
那一丝目光在帷幔后
监视着在鼾声中净化它的人。
那是个似看非看的目光，
是偶像跌落前反光的眼睛，
是晶莹的深渊，钻石的坟墓：
是吞噬镜子的明镜。

油橄榄树，搏动的蓝眼睛，
绿色绳索中的白手，
瀑布的晶莹的竖琴，
一帆风顺到达醒的岸边：
床铺，一捆衣服，
墙上水文地理的斑点，
那个无名的躯体，在旁边
嚼着预言、牢骚
和对晴空的厌倦。
现实对着它的琐事打哈欠，
重复着不幸的恐怖事件。



他的思想的俘虏
盲目地编织和拆毁他的织物，
抓着他的伤口，
拼读着他的名字的字母，
再把它们拆散，
它们都坚持同样的灾患：
把他那被拆毁的名字镶嵌。
他从自身到自身，再返回，
在自身的中心停下，叫喊：
谁？他那询问的喷泉
陶醉地开花，亮光闪闪，
在水柱上吹哨，低头弯腰，
最后急速地倾斜，
像利箭撞在墙上一样折断。

驯服闪电的少女，
在断头台闪光的刀刃上滑动；
从月亮降临的先生，
带来一串芳香的墓志铭；
冷淡的女子在失眠中
锉着她下身那磨损的燧石；
纯洁的男人，

真实的鹰在他的额上筑巢，
一个确定的思想的皱眉的贪欲；
牵在一起的八条手臂粗的大树，
被爱情的雷电击倒，
在临时的床上着火、烧焦；
他带着痛苦活活地被埋葬；
沦为妓女的死去的少女，
第一声鸡叫就回到她的墓里。
寻找杀人凶手的受害者；
失去肉体的人，失去影子的人，
逃避自己的人，寻找自己、
追赶自己而未能相遇的人，
所有几乎一瞬间死去的活人，
都犹豫不决地停止。
时间在迟疑，白昼在犹豫。

威尼斯

在她那淤泥床上昏昏欲睡，
睁开眼睛想起：楼阁
和高高的石化的伸出部分！
呵，被淹没的光辉……
圣马科的铜马，
穿过摇摆的建筑物，



闪着碧光落在水上，
扑向大海，奔向拜占廷。
一堆堆惊愕和石头在颤动，
而此刻的少数死人……
光线却在大步前进，
踏平哈欠和垂死。
欢乐，被撕碎的光辉！
黎明抛出它的第一把刀子。

1948 威尼斯

（范宣 译）

太阳石

第十三位复归……实为第一位重现倩影；
始终惟有一位——或者说惟有一个时辰；
因为你，不管是第一次还是最后，你是否
女王？

而你，惟一或最后的情郎，你是否国王？

——钱拉·德·奈伐尔：《阿尔忒弥斯》^①

一棵亮晶晶的柳树，一棵水灵灵的山杨，
一眼随风摇曳的高高的喷泉，

① 法国诗人奈伐尔(1808—1855)自己承认，他的诗多写梦幻和超自然的感觉，往往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这里引用的是十四行诗《阿尔忒弥斯》的前四行。阿尔忒弥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月亮神和猎神。根据一种比较通行的解说，首句开端的“第十三位”暗指第十三个月，象征爱情周而复始。奈伐尔本人在手稿上注作“第十三小时(旋转的)”。第一二句可解作，诗人认为自己今生乃至前生、来生所爱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的化身，三世也就是同一个时间的展现，或者说只有一个永恒的时间。第三四句可解作：他期待某一时刻的来临，结束他的沉沦，为他和他的情人重振昔日的荣华。也就是说，“女王”指情人，“国王”指诗人自己。



一棵挺拔却在舞动的树，
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
前进、后退、转弯，
但最后总是到达：
 星星静静地行走，
或是春天的缓行，
流水紧闭着眼皮，
整夜涌流着预言，
万物波涛汹涌，
后浪推着前浪，直到将一切淹没。
绿色王国永不没落，
宛如鸟儿凌空展翅，
使人目迷五色，
未来的日子在密林中行走，
不幸的闪光在密林中移动，
仿佛一只鸟用自己的歌声，
将树林变得麻木僵硬，
枝叶丛中即将到来的幸福，
正在渐渐消失，
鸟儿啄食的明亮时刻，
从手中逃跑的预兆，

一种形象，有如一陣突然的歌声，
有如在火中歌唱的风，
一道目光，将整个世界
连同它的海洋、山脉擎到空中，
一块经玛瑙过滤的光的形体，
光的双腿，光的腹部，海湾，
太阳石，云色的形体，
跳跃的匆匆白日的颜色，
时间闪着光亮，有形体，
由于你的形体世界才有形可见，
由于你的透明，世界才是透明体。

我在声音的长廊里行走，
我在阵阵回声里流动，
我像盲人在透明的空间漫步，
一道反光将我抹掉，另一道反光又使我诞生，
噢，那林立的柱子多么迷人，
我穿过一道道光的拱门，
走进那透明之秋长廊。

我沿着你的身躯行走，犹如在世界上漫游，
你的腹部是一座阳光灿烂的广场，



你的胸部耸立着两座教堂，
在那里，血液培植着平行的奥秘，
我的目光宛如常春藤将你掩映，
你是一座大海包围的城市，
一道被阳光分成两半的
桃色城墙，
一个受着出神的中午制约的
海盐、岩石和小鸟所在的地方。

你沐浴着我的浴望的色彩，
裸体行走，恰似我的思想，
我沿着你的眼睛行走，像在水中游动，
老虎在你的眼里吮吸幻梦，
蜂鸟在那些烈火中焚身，
我沿着你的前额行走，仿佛在月亮上漫步，
仿佛云彩在你的思绪中飘浮，
我沿着你的腹部行走，仿佛在你梦中周游，
你的玉米色的裙子飘舞、歌唱，
你的玻璃般晶莹的裙子，水似的裙子，
你的双唇，你的头发，你的目光，
你整夜不停地落雨，你整天，
用你水一般的手指拨开我的胸膛，

用你那水一般的嘴巴合上我的眼睛，
你把雨降在我的骨头上，一棵
液体的树把水根扎在我的胸膛上，

我沿着你的胸部行走，有如沿着一条河流漫步，
我在你身躯上行走，像穿行在树林之中，
像漫步在一条山间小路，
那条小路在一座陡直的深渊前结束，
我沿着你敏捷的思路行走，
在你白净额头的出口，
我的影子跌得粉碎，
我将一块块碎片捡起，
没有身躯依然前进，摸摸索索地找寻。

没有尽头的记忆的长廊，
对着空荡的大厅敞开的门，
每一个夏天都在那里腐烂，
饥渴的珠宝在深处烧毁，
脸庞刚一忆起便又消失，
手刚被触摸即分裂解体，
蛛网似的乱发轻轻颤动，
披盖着多年前的笑容。



在我额头的出口我摸索寻找，
徒劳地寻找，寻找那一瞬间，
一张闪电和暴风雨的脸。
在夜幕下的树林里奔驰，
黑暗的花园中有一张雨的脸，
固执的水涌流在我的胁边，

我徒劳地寻找，我独自写着，
周围一片空寂，白日快要结束，一年即将过去，
我和一瞬间一起跌落，深深地坠落，
镜子上的一条无形的道路，
我的破碎的形象在镜子中映现，
我踏着白天，踏着走过的那些瞬间，
踏着我影子的思想，
踏着我的影子寻觅一瞬间，
寻找一个像鸟儿那么生动的日期，
寻找下午五点钟的太阳，
那太阳被火山岩的墙壁烤暖：
光阴的钟点一串串成熟，
打开来，从它的玫瑰色内脏里，
走出一群姑娘，
她们在学校的石铺院子里散开，

高处的时光有如秋天在行走，
在拱廊下沐浴着阳光，
当空间紧紧将它包围的时候，
便为它穿上一件更为金黄透明的皮衣裳。
光色的虎，棕褐色的鹿，
周围是一片深沉的夜幕，
在雨帘中的绿色阳台上，
姑娘们倚着栏杆身影模糊，
无数张青春的脸庞，
我已把你的名字遗忘，梅卢西娜，
拉乌拉，伊萨贝尔，佩索菲娜，玛丽娅，
你有她们所有人的面孔，又跟任何一个不同，
你是所有的时刻，但又不是任何一个，
你像树和云，
你是所有的鸟和一个天体，
你像锋利的剑刃
和刽子手盛血的杯子，
你像常春藤：生长，缠裹，
将灵魂逐出，把它跟自己分开，

写在玉石上的火的文字，
岩石上的裂缝，蛇的女王，



蒸汽圆柱,巨石上的泉水,
圆形的竞技场,秃鹫的高大岩石,
茴香的籽粒,给人留下永生的痛苦的
致命的小刺,
海底山谷的牧羊女,
死人谷的女看守,
挂在使人眩晕的峭壁上的青藤,
蔓生植物,有毒的草木,
复活的花朵,生命的葡萄,
笛子和闪电的夫人,
茉莉花坛,伤口上的盐,
献给被处决者的玫瑰花束,
八月的雪,断头台的月亮,
玄武岩上的海的文字,
沙漠中的风的文字,
太阳的遗嘱,石榴,谷穗,

火焰的脸,被吞噬的脸,
被追逐的青年的脸,
幻觉的岁月,循环的日子
朝着同一座庭院,同一道墙壁,
瞬间在燃烧,

火焰的连续出现的脸只是一张脸，
所有的名字都是一个名字，
所有的面孔都是一张面孔，
所有的世纪都只是一瞬间，
不管多少个世纪，
一双眼睛总把走向未来的脚步阻拦，

我面前一片虚无，今晚只有一个瞬间
从形象会聚的梦境中
得到拯救，
它无情地雕刻那个梦，
它从今夜的虚无中产生，
高悬手腕，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使它出现，
与此同时，时间在外边急驰，
世界以它残忍的时间表
叩击着我心灵的门板，

当城市、名字、味道、生命
在我盲目的前额上逐渐消散，
当长夜的沉闷使我的思想和骨骼
无可奈何地屈服，
当我的血流动得更为缓慢，



当我的牙齿松动，眼睛模糊，日子和岁月将
它的空虚的恐惧积聚，

只有一瞬间在此停留，

当时间合上它的扇子，
当它的形象后面一片空寂，
瞬间便坠入深渊，然后重新浮现，
它被死亡包围，受黑夜
及其悲哀的哈欠威胁，
受活跃的、戴假面具的
死神的喧闹的威胁，
瞬间坠入深渊，进入自身，
像一只要合拢的拳头，
像一个由外及里渐渐成熟的水果，
它吮吸自己，又向外流出，
半透明的瞬间慢慢合闭，
向内部成熟，在我的体内扎根，生长，
占据我的全身，
它那发狂的枝叶把我驱逐，
我的思想仅仅是它的小鸟，
它的水银在我的脉管中奔流，

那是思想之树，具有时间味道的果实，

噢，未来和已度过的生活，
在潮水中返回的时间，
离去时头也不回的时间，
过去的岁月没有消灭，它仍存在，
并且悄悄地汇入
正在消散的另一瞬间：

面对硝石和石头的黄昏，
它装备着无形的刀片
你在我的皮肤上写下
难以辨认的红字，那些伤口
像一件火的衣服披在我的身上，
我燃烧着，却不耗损，我寻找水，
但你的眼里没有水，你的眼睛是石头的，
你的胸脯，你的腹部，你的臀部，
全都是石头的，你的嘴里散发着尘土的气息，
你的嘴里散发着被毒害的时光的气味，
你的躯体散发着死井的气味，

镜子镶嵌的过道，



映照出饥渴者的眼睛，
这过道总是返回起点，
在那些固执的走廊里，
你盲目地牵着我的手走向圆心，
你挺身直立，
像一团火焰在火把上凝聚，
像一道耀眼的光辉，
像处决罪人的断头台那么令人迷惑，
像鞭子那样柔韧，
像一件月形的成对儿的武器，
你用锋利的话语挖掘我的胸膛，
把我变得荒凉、空虚，
把我的记忆一个个夺走，
我忘记了我的名字，
我的朋友在猪群中哼叫，
或者在悬崖上腐烂，被烈日吞噬，

我身上一无所有，只有一道长长的伤口，
一个没人光顾的洞，
没有窗口的现在，
返回，重复，反射，消失
在本身的透明中的思绪，

被一只眼睛看穿的意识，
那眼睛看呀，看呀，
直至淹没在光亮里：
梅卢西娜，我看到你那巨大的鳞片
在黎明中闪着绿色的光芒，
你蜷曲在被单中安眠，
你醒来时像鸟儿一样高喊，
你不停地坠落，歪歪扭扭，白光一团，
你无影无踪，只留下你的呼喊，
过了成百上千年，
我发现我不断咳嗽，眼睛昏花，
把旧照片全都弄乱：

没有人，你也不是什么人，
一堆灰烬和一把扫帚，
一把带缺口的刀和一把鸡毛掸，
一张用几块骨头撑平的毛皮，
一串干巴巴的东西，一个黑坑，
在这黑坑的底部，
有一双千年前溺死的女孩的眼睛，

埋在枯井中的目光，
从一开始就望着我们的目光，



老母亲那女孩般的目光
在大儿子身上看到一位年轻父亲，
孤独的女孩那母亲般的目光
在父亲身上看到一个小儿子，
从生命深处注视我们的目光
是死亡的陷阱，

还是相反：
坠入这双眼睛就是回到真正的生命？

跌落，返回，我进入梦境，
但愿未来的另一些眼睛，另一个生命，
另一些云朵，梦见我在另一次死亡中丧生！
——今夜对我已经足够，而这个瞬间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告诉我，
我曾在何处，我曾是何人，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

十年前，

我是否在克里斯托夫大街，
跟菲利普斯一起为夏天——所有的夏天将计划制订？
她有两个酒窝，
麻雀在那里把阳光吮吸，
在改革大街，卡门是否告诉我：

“空气不沉闷，这里永远是十月”？
或许她是告诉我失去的另一个人，
或许是我编造，并没有人对我说？
我是否在瓦哈卡的夜里行走？
黑夜漫无边际，墨绿得像一棵大树，
我像狂风一样自言自语，
当走进我的房间——总是一个房间，
镜子竟没有将我认出？
从韦尔内饭店，我们是否看见
黎明和栗树一起跳舞？
“已经很晚了。”你一边梳洗一边说，
我看到墙上的斑斑污迹什么也没说？
我们是否一起登上教堂的尖塔，
看到黄昏从礁石上降落？
我们是否在比德尔特吃过葡萄？
在佩罗特买了栀子花？

名字，地点，
一条条街道，脸庞，广场，车站，公园，孤单的
房间，墙上的污迹，有人在梳妆，有人在我
身旁歌唱，有人在穿衣裳，
房间，地点，大街，名字，房间，



马德里,1937 年,
在安赫尔广场,女人们
在做针线,跟儿女们一起唱歌,
后来响起警报,四处一片叫喊,
房屋在尘土中倒塌,
钟楼四壁裂开,正面痰迹斑斑,
马达像飓风吼叫,我看到:
两个人脱去衣服相爱,
为了保卫我们那永恒的部分,
我们那份时光,我们那份天堂,
为了触及我们的根,恢复我们自身,
为了收回千百年前
被生活的强盗夺走的我们的遗产,
两个人脱光衣服接吻,
因为连在一起的裸体
可以超越时间,不受伤害,
不受触及,回到开始,
没有你,也没有我,没有明天、昨日,也没有名字,
两个人结合成一个灵魂和肉体的真实,
噢,多么完整美丽……

在即将毁灭的城市中间
漂流的房间,

房间和街道，像伤口似的名字，
房间的窗口朝着其他房间，
那些房间贴着同样褪色的纸片，
在那里，一个身穿衬衫的男人在读报，
或者一个女人在熨衣裳；桃树枝
探进明亮的房间；
另一个房间，外面总是挂着雨帘，
一个院子，三个生锈的孩子；
房间是在光的海湾中摇荡的船；
或者是潜水艇：
寂静在绿色的波浪上漫延，
我们接触的一切似磷光闪闪；
豪华的陵墓，被腐蚀的照片，
残破的小地毯；
陷阱，牢房，迷人的山洞，
鸟舍和编号的房间，
所有的房间都变形，都飞升，
每一个雕花都是一朵云，
每一扇门都开向大海、田野、天空，
每一张桌子都是空虚，房间都像贝壳一般合拢，
时间徒劳地将它们包围，
没有时间，也没有墙壁：



空间，空间，你张开手，把这财富拿去，
把果实摘走，吞食生命，
躺在树下，饮水！

一切都变形，一切都神圣，
每个房间都是世界的中心，
都是第一个夜晚，第一个白天，
两人接吻时，世界便诞生，
透明内脏的一个光点，
房间像一个果实微微打开，
或者像一个沉静天体爆炸开来，
被老鼠吞噬的法律，
银行和监狱的栅栏，
纸栅栏，铁丝网，
电铃，铁蒺藜，探棒，
单调布道的武器，
戴四角帽的温柔的蝎子，
戴大礼帽的老虎，
素食俱乐部和红十字会的主席，
做了教育家的驴，
充当救世主、乡间神父的鳄鱼，
元首、鲨鱼、前程的设计师，

穿制服的猪，
用圣水刷黑牙
读英语和民主课的
教会宠儿，
把人和人类
并和自己分离的
无形的墙壁，
腐烂的面具，

这一切

都在一个漫长的瞬间倒塌，
我们隐约看到我们丧失的一致，
作为人的无依无靠，
作为人和与人
分享面包、太阳、死亡的荣誉，
以及对活着的惊人的忘记；
爱是战斗，如果两人亲吻，
世界就会变样，欲望得以实现，
思想将成为现实，奴隶的脊背会长出翅膀，
世界变得真实可感，
酒是酒，水是水，
面包重新变得香甜，
爱是战斗，是敞开门户，



不再是编着号码的幽灵
被没有面孔的主人判罪，
戴上永久的镣铐；

世界就会变样，
倘若两人彼此相望并认出对方；
爱就是把名字丢弃：
“让我做你的妓女吧，”这是艾罗伊莎的言语，
他却屈从了法律，
将她娶为妻，
后来他被阉割，作为对他的奖励；

不如犯罪，
情侣自杀，
兄妹间的乱伦，
他们像爱上自己
同类的两面镜子，
不如吃有毒的面包，
在落满灰烬的床上的通奸，
残忍的爱情，胡言乱语，
有毒的常春藤，
把翻领上的一块痰当做石竹花的鸡奸者，
即使在广场上被石头砸死，也
不去转动水车：

它榨出生命的汁液，
把永恒变成空洞的钟点，
把分钟变成牢狱，
把时间变成铜币和抽象的粪便；

最好是保持贞节，在寂静的枝干上摇动
的无形的花朵，
圣徒们那过滤欲望、
满足时光的非凡的金刚石，
静止和运动的婚礼，
孤独在它的花冠上歌唱，
玻璃花瓣是每一个小时，
世界摘下自己的假面具，
在它的中心是颤动的透明体，
我们所说的上帝，没有名字的人，
在虚无中沉思，没有面孔的人
产生于自身，它是太阳的太阳，
是形象和名字的完美，

我仍然神志恍惚，房间，街道，
在时间的走廊里摸索行走，
在阶梯上爬上爬下，



我摸着墙壁，站住不动，
又回到开始的地方，寻找你的面孔，
在没有年龄的太阳下，
沿着我自身的街道行走，
而你在我的身旁，像一棵树，
像一条河流，像一条河流对我谈吐，
像一个禾穗在我手中生长，
像一只松鼠在我手里颤动，
像一千只鸟儿在飞翔，
你的笑声使我全身布满浪花，
你的头是我手中的一颗小小的天体，
如果你吃着橘子微笑，
世界将会重新充满生机，
 世界就会变样，
如果两个人
紧紧拥抱忘情地倒在草地上：
天空变低，树木升高，
空间只有光亮和寂静，
只对眼睛的鹰开放，
一团团白云飘过，
躯体挣断绳索，灵魂拔锚起航，
我们失去了名字，

漂浮在蓝色和绿色之间，
全部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
只有它自身的幸福的流逝，
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保持沉默，
眨着眼睛（安静：一位天使穿过这漫长的瞬间，
它漫长得像一百个太阳的生命），
难道什么也没发生，只是眨一下眼睛？
——盛宴，放逐，第一次犯罪，
驴的颌骨，忧郁的喧闹，
倒在灰色平原上时
死人的怀疑目光，
阿伽门农和他的嚎叫，
卡桑德拉不停的叫喊
盖过浪涛的喧啸，
带着锁链的苏格拉底（太阳诞生，
死亡即睡醒：“克里顿，一只为埃斯库拉庇乌斯
献身的雄鸡，已安然无恙。”）
在尼尼维的废墟中
演讲的胡狼，
布鲁阁在战前看到的阴影，莫克特苏马
躺在夜不成寐的带刺的床上，
乘坐马车向着死亡旅行，



—— 没有休止的旅行，
罗伯斯比尔
却手托受伤的下巴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
楚鲁卡坐着他那红色宝座似的木桶，
林肯出门去剧院时屈指可数的脚步，
托洛茨基临死前的喘息
和他那野猪般的呻吟，
马德罗和他那无人理睬的目光：为什么要杀死我？
罪犯、圣徒、低贱的人的脏话、哀叫和沉默，
咬文嚼字的狗挖掘的
语句和奇闻逸事的墓地，
我们死亡时发出的梦呓、
嘶鸣和阴沉的喧闹，
诞生的生命的喘息，
争吵中打断的骨头的响声，
预言家喷着白沫的嘴和他的叫喊，
刽子手的叫喊和受害者的叫喊……
眼睛是火焰，
看到的是火焰，
耳朵是火焰，声音是火焰，
嘴唇是火炭，舌头是未燃尽的木炭，
触觉和触到的，

思索和思索的以及思考者都是火焰，
一切都在燃烧，宇宙是火焰，
虚无也在燃烧，虚无只是
一种对火焰的思考，最后化为烟：
没有刽子手，也没有受害者……

那星期五

下午的叫喊呢？
布满符号的沉默，
言而无语的沉默，什么也没有说吗？
人们的叫喊什么也不是吗？
时间流逝时什么也没有发生吗？

——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太阳眨一下眼，
只是稍稍一动，什么也没发生，
无法挽回，时间不会倒流，
死者已固定在他们的死亡中，
不可能再在另一次死亡中死去，
他们不可触动，面容已经固定，
他们从孤独中，从不可避免的死亡中，
不得不望着我们，却看不见，
他们的死亡已化做他们生命的雕像，
永远存在已永远化为虚无，



每分钟都永远是虚无，
一个幻觉的主宰操纵着你的心跳
和你最后的神情，坚硬的面具，
加工着你变化的面孔：
我们是别的生命的纪念碑，
那生命不曾生活，几乎不属于我们，

——生命何时曾真正属于我们？
我们何时真正是我们？
仔细想来，我们从来就不是自己，只
不过是空虚和眩晕，
镜中的鬼脸，恐怖和呕吐，
生命从来不属于我们，而属于他人，
生命不属于任何人，我们
都是生命——别人的太阳面包，
我们就是所有的其他人——当我是我自己时，
我也是另一个人，我的行为
如果也是所有人的行为，就更是我的行为，
为了成为我自己，我必须成为另一个人，
离开我自己，在其他人中把我寻觅，
如果我不存在，别人也不会是别人，
因为有了别人，我才能完全存在，

我不是我，也没有我，永远是我们。
生命是另一种，永远在更远的地方，
它在你身外，也在我身外，永远在天际，
生命使我们渴望，又和我们疏远，
为我们创一个面孔，又把它损耗，
人的饥饿，啊，死亡，所有人的面包，

艾罗伊莎，佩尔塞弗娜，玛丽娅，
终于露出你的面孔，为的是看清
我真正的面孔，另一个人的面孔，
我的也总是我们大家的面孔，
树木的面孔，面包师的面孔，
司机的面孔，云彩的面孔，海员的面孔，
太阳、小溪、佩德罗和巴勃罗的面孔，
集体孤独者的面孔，
把我唤醒吧，我已经诞生：

生命和死亡

在你身上达成协议，黑夜夫人，
明亮的钟楼，黎明的王后，
月亮的处女，水之母的母亲，
世界的躯体，死神的房舍，
我从诞生起便一直下沉，



在我自己身上下沉，一直沉不到底，
把我收入你的眼睛吧，将分散的尘土堆起，
 将我的骨灰收集，
将我散乱的骨骼捆起，
在我身上吹一吹气，
将我埋入你的土地，
你的沉默使你怒火消散，思绪平息；
 张开手吧，
种子的主人，种子是白日，
白日永恒的，它上升，成长，
刚刚诞生，永不终止，
每天都是诞生，每个黎明都是诞生，
我黎明，我们大家黎明，
太阳以太阳的面孔黎明，
胡安以胡安的面孔
以所有人的面孔黎明，

生灵之门，把我唤醒吧，天已黎明，
让我看看今天的面孔，
让我看看今晚的面孔，
一切都相连，一切都变形，
血液的拱门，脉搏的桥梁，

将我带到今夜的另一方，
在那里我是你，我们是我们，
那里是代词连在一起的地方，

生灵之门：打开你的生灵，醒来吧，
你也要学会生存，加工你的面孔，
修饰你的面容，你得有一张面孔，
好观看我的面孔，也为我把你观看，
为了注视生命直到死亡，
海的面孔，面包的面孔，岩石和泉水的面孔，
泉水把我们的面孔融入
没有名字的面孔，没有面孔的生灵，
难以形容的面容中的面容……

我想继续前进，走得更远，但不可能：
瞬间坠落，落在另一个，另一个瞬间中，
我做过不会做梦的石头之梦，
过了若干石头般的岁月之后，
我听见我被囚禁的血液的歌声，
大海在用光的声音领唱，
城墙一道道倾覆，
所有的门都已毁坏，



太阳从我的额头开始抢劫，
扒开我紧闭的眼睛，
剥掉我生命的包裹，
让我离开我自己，
让我脱离我昏睡了多少个石头世纪的梦境，
它那镜子的幻术死而复生，
一棵亮晶晶的柳树，一棵水灵灵的山杨，
一眼随风摇曳的高高的喷泉，
一棵挺拔却在舞动的树，
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
前进，后退，转弯，
但最后总是到达：

1957 墨西哥
(尹承东 译)



工 作 日

1958 - 1961





黎明

冰冷而敏捷的手
取下阴影的绷带
一层层
我睁开眼睛

我还

活在

一个仍然
新鲜的伤口正中

在 这 里

我在这条街上的脚步声
回荡在

另一条街上
在那里

我听见我的脚步声
在这条街上回响
在这里

只有雾才是真实的



可 逆

我

在空间里

空间

在我之中

空间

在我之外

我

哪里也不在

在空间里

在我之外

空间

在里边

哪里也不在

在本身之外

我

在空间里

.....





行人

在塞巴斯托大街，
他在人群中行走，
一面想着他的事情。
红灯拦住他。
他抬头望上空：

在那座
灰色的屋顶平台上，
在棕褐色的鸟群中，
一条银白色的鱼在飞行。
信号灯变成绿色。
穿过马路时他自问：
他在想什么事情？

间 歇

纪念皮埃尔·雷夫迪^①

飞来了
几只鸟儿
和一个黑色的念头。

树的飒飒声，
火车和马达的轰鸣，
这个瞬间是离去还是归来？

太阳的寂静
穿过笑声和呻吟，
它的长矛直扎进
石头的坚硬的喊声。

^① 皮埃尔·雷夫迪(1889—1960)，法国诗人。



太阳——心脏，搏动的石头，
变成果实的血石头：
伤口裂开却不疼，
我的生命像生命那样流动。

友 谊

这是期待的时刻
灯的长发
无休止地
在桌上落着
黑夜把窗口变得巨大
一片冷清
无名的存在包围着我



神 谕

黑夜的冰冷口唇
吐出一个单词
耻辱柱
是石头不是单词
是影子不是石头
轻烟似的思绪
为我轻烟似的口唇准备的真实的水
真实的文字
我的错误的理由
如果是死亡,我只为她活着
如果是孤独,我为她说话
是记忆,我什么也不记得
我不知道她说的什么,我相信她
就像知道自己活着
就像忘记我们知道

时间微启眼帘
让人们观看也把我们窥探





辨 认

庭院有一只鸟儿在啾啾啼，
就像一分硬币掉进扑满^①里。

一丝微风，它的羽毛
一次转弯时消失。

也许并没有鸟儿，我也不是
我所在的庭院里那个人。

① 存钱的瓦器，打破后才能取出钱来。

姑 娘

在固执的黄昏
和积聚的夜色之间
有一位姑娘在观看。

她丢下笔记本和写的字，
她整个人就是两只注视的眼睛。
墙上的光线变得暗淡。

她在看她的结束还是开始？
她会说什么也没看见。
无限的空间明净如洗。

她永远也不知道她看的是什么。



时 间

在岩石房舍和树木间
在整个发红的夜晚
不是风
不是患梦游症的水的脚步
不是海水在爬楼梯
一切都安安静静

自然界万籁无声

是城市在它的影子周围
找寻，一直把自己找寻
它迷失在自己的广阔里
永远不能

也不可能离开本身

我闭上眼睛看见汽车行驶
车灯忽明忽暗
一亮一熄

不知驶向哪里
我们都将死亡
还能知道什么呢？

一位老人在木凳上自言自语
我们自语时会跟谁说话？
他忘记了他的过去
不把未来触及

他不知道他是谁
他活在半夜里
说话是为了自己听
栅门前有一对拥抱的男女
她笑了，询问什么事
她的问话上升，在空中传播开去
此刻天空没有一道皱纹
三片树叶从树上落地
有人在街角吹口哨
对面的人家点亮一扇窗子
知道自己活着
在人群中行走
掌握活着的公开秘密
是多么惊异！



黎明时索卡洛广场一片空寂

只有我们的胡思乱想

只有无轨电车

在比黑夜还广大的广场上：塔库瓦、塔库

巴亚、霍奇米尔科、

圣安赫尔、科约亚坎^①已经点火

准备在

广阔的时间里

将我们带到天涯海角

黑色的条纹

指向石头天空的

电靴的长杆

和它们那火星的彩结、火舌

钻透黑夜的炭火

鸟儿

飞行，啼叫，飞行

从圣佩德罗到米斯夸克

穿过白蜡树的紊乱阴影

墨绿色的拱顶

① 上述五个词均为开往各地的电车的名字。

一团潮湿的寂静
就在我们燃烧的头部上空
我们在后面的
几辆电车上高声喧哗
电车穿过郊区
带着塔楼断裂的隆隆声

如果我活着，我还会走
先前那些石铺的路
从六月到九月的水坑烂泥
门厅、高围墙、沉睡的菜圃
夜晚只有

白色、深紫色、白色
花的芳香

不可感触的花束
在黑暗中

一盏奄奄一息的路灯
挂在僵硬的墙头

一只狗在狂吠
你询问黑夜

不是人
是风吹进了树林



云、云、发芽、废墟、更多的云
倒塌的寺庙，新朝代
天上的瓦砾和灾害

高处的海
高原的云，另一个海在哪里？

眼睛的女教师

云

沉默的建筑师
突然无缘无故地
传来话语

雪白色

苗条而真正的透明
你曾说

我要和她听音乐
音节的城堡

你什么也没有做
雪白色

无花朵无香味
无茎无血也无浆液
割断的白色

喉咙，只有喉咙

没有头也没有尾的歌声
今天我活着，没有乡愁
黑夜流动

城市流动

我在流动的纸上写作
我随着流动的字流动
世界不曾和我一起开始
也不会和我一块儿告终

我是

波动的河中的一个波动
二十年前巴斯孔塞洛斯^①对我说
“你研究哲学吧
生命没什么

只要防止死亡”

奥特加·伊·加塞特^②

在罗达诺河边的酒吧里说

“你学习德语吧
要进行思考

把其他事忘却”

①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1881—1959)，墨西哥作家。

② 奥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随笔作家。



我写作不是为了消磨时光
也不是为了使时光再生
而是为了我自己活着和再生
今天下午从一座桥上
我看见太阳走进河水中
一切都陷入了火焰
雕像、房屋、门廊都烈火熊熊
花园里，女人的花束
液体光线的铁锭
太阳瓦罐的凉爽
火星的枝叶，杨树林
天空下静静地横卧着的水
和燃烧的世界
每滴水

一只静止的眼睛
每个睁着的眼瞳上的
无比美丽的分量
在时间的茎上
停滞的现实
美丽无重量
平静的反光
时间和美丽

就是水和光

目光支撑着美丽
时间为目光着迷
世界没有重量

如果人有重量
难道美丽还不够吗？

我一无所知
只知多余的东西

不知足够的东西
无知是艰难的，如同美丽
有一天我会知道得更少，我将睁开眼睛
也许时间不流逝
只有时间的形象流逝
如果时间不返回，万物会复归
这个生命中有另一个生命
那棵无花果今晚会返回
另一些夜晚今夜将回归

我写作时听见河水流过
不是这条河

那一条也是这一条河



时刻和视觉的摆动

在黑色的三月

一个明亮的地方

在明亮的中心

乌鸦站在灰色的石头上

不是预感的奇观

是感觉到的现在

只有现在

是最完全的完满

不是记忆

绝非思想和意愿

不是同一些时刻

另一些时刻

总是另一些，却也是同一个

它们闯进来把我们驱逐

用我们的眼睛看别人看不见的事物

时间里有另一种

静止的时间

它没有钟点、重量和阴影

也没有过去和未来

我只是活着

像木凳上那个老人

沉思、如一、永恒
我们永远看不见它

它周身透明

(任远 译)

取 暖 煤 炉

1958 - 1961





不眠之夜

致诗人安德烈·布勒东和本亚明·佩雷特^①

晚上十点在英国咖啡厅

只有我们三个

冷冷清清

外面传来秋天潮湿的脚步声

失明的巨人的脚步声

树林到达城市的脚步声

它挥动着雾的千条手臂

迈着雾的千只脚

它是没有面孔的人，一副雾的面孔，

秋天用盲人的可靠脚步

向巴黎中心前进

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

^① 安德烈·布勒东(1896—1936)，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本亚明·佩雷特(1899—1959)，法国诗人。

我们中间有人开口

人们在街上赶路
有人偷偷地撕着面孔
喷流时间的石头
无用的房屋，冻僵的尸骨存放处
啊，骨骼依然有热度
一个漂亮的妓女像女教皇
穿过马路走进绿糊糊的墙缝
墙壁随即合拢
到处都是门
只需稍稍灵机一动
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中间有人开口

一分钟分成两半
我读了那个瞬间额上的图形
活人充满活力
行走飞行成熟爆炸
死人也富有生命
风摇动他们，把他们吹散
一串串倒在黑夜的腿间
城市像心脏
也像无花果——这花是果——开放



欲望强似体现

欲望的体现

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

诗人说道

除了不可言喻的什么也不吐露

就在这个犹豫的秋天

就在这病态的一年

幽灵似的水果在世纪的手里滑动

可怕的年，低语和伤残的时间

在伦敦的地铁里

那个下午谁也没有面孔

在眼睛的位置

是可恶的失明的镜子

在嘴唇的位置

是一道模糊的缝隙

谁也没有血液，谁也没有名字

我们没有肉体也没有灵魂

我们没有面孔

时间转来转去并不流去

什么也不流去只有时间流去流回

并不消逝

这时走来一对少男少女

他是个金发“情种的投枪”
头戴勇敢的灰色野麻雀帽
她是个红发的雀斑小姑娘
穷人桌上的苹果
冬天庭院的枯枝败叶
凶恶的男孩野生的猫狗
两棵带刺的相连的植物
两棵长着意外的刺和花的植物
在她那草莓色的大衣上
小伙子的手闪闪发光
爱的四个字母 LOVE
在每个手指上燃烧像星光一样
学生的黑墨文身和热情
跳动的指环
啊，手，套在生活的贪婪脖子上的项链
笼中的鸟儿和干渴的马
在躯体的黑夜里布满眼睛的手
小小的太阳和清爽的河流
使人入梦和复活的手
到处是门
到处是桥
现在我们在对岸走



请看世纪之河在下面流
世纪的河流
请看星斗的河流在流动
拥抱分离重新聚首
他们之间讲着一种激动的语言
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斗争
是世界的创造和破坏
黑夜张开

巨大的手
符号的星座
歌唱的沉默文字
年代纪元世纪
某人说的音节
某人听见的言语
透明支柱的门廊
回声火焰迷宫标记
瞬间眨眼说了句什么
倾听睁眼又合闭
潮水上涨

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在黑夜里分手
我的朋友们远去

像带走燃烧的宝贝
我带走他们的言语
秋天的河流和风斗争
秋天在向黑色的房屋攻击
骨头的年
一堆死亡的唾弃的岁月
遭褻渎的季节
在一声嗥叫中雕刻的世纪
血的金字塔
啃着日月年世纪骨头的小时
我们打败了一切战役
我们每天赢一首

诗

城市敞开它的胸怀
它的面孔是我所爱的面孔
它的腿是女人的腿
塔楼广场立柱桥梁街道
河流,被淹没的景物的腰带
城市或女人存在
展示和掩饰生活的扇子
生活像穷人的暴动一样美丽
你额头发昏我却在你的眼睛里饮着理智



你的腋下是黑夜你的胸膛却是白日
你的言语是石头你的舌头却是雨
你的脊背是海上的中午
你的笑是正在进入郊区的红日
你的散发是洒在黎明阳台上的暴雨
你的肚子是大海的呼吸白昼的脉搏
你的名字叫激流叫大片草地
叫满潮
你有水的一切名字
但是你的性别没有名字
存在的另一张面孔
时间的另一张面孔
生活的反面
整个演说到此即停
这里的美丽不可辨认
这里的存在令人惊恐
存在本身消失就是空虚
可见的东西变得无形
无形的东西在这里可见
明星在这里是黑星
光线是阴影阴影是光线
时间在这里停止

东 西 南 北 在 此 相 遇
是 偏 僻 之 地 约 会 之 地
城 市 女 人 存 在
时 间 在 这 里 结 束
在 这 里 开 始

(沈重 译)



走在阳光下

将你的左腿
迈动 白昼
停止 微笑
在停滞的太阳下
开始轻快地运行

将你的右腿
迈动 太阳
走得更迅速
沿着树林里
停滞的白昼

你让高高的乳房走
树木也移动
太阳跟着你,白昼

迎接你,天空
突然创造出了云层



灯

和无形的黑夜搏斗
把自己撕碎 拥抱着
孤独的痛苦

黑色的思想 燃烧的种子
粗暴的火和甜蜜的水的痛苦
战争的痛苦

秘密的跳动的光亮
透明的主干的植物
守护着痛苦

白天沉默 黑夜歌唱
跟我交谈 独自说话
欢乐的痛苦

干涸的眼睛 咸的胸部
上我的床 进入我的梦
痛苦的痛苦

喝我的血 鸟儿的痛苦
布满等待 消灭黑夜
深切的痛苦

寂寞的戒指
等待的向日葵和不眠的爱情
痛苦的塔楼

和黑夜干渴寂寞斗争
充沛的生命
痛苦的源泉



草 字

用一块木炭
用我的粉笔头和红铅笔
描绘你的名字
你的嘴的名字
你的腿的标记
在无主的墙上
在禁止的门上
刻上你身体的名字
直到我的折刀
流血

石头叫喊
墙壁像胸脯一样喘气

运 动

如果你是琥珀色母马

我就是血色的道路

如果你是第一场雪

我就是黎明之火的点燃者

如果你是黑夜的塔楼

我就是你额上燃烧的铁钉

如果你是清晨的潮水

我就是第一只鸟的叫声

如果你是甜橙的筐子

我就是太阳的刀子

如果你是石头祭坛

我就是褻渎神明的手

如果你是躺卧的土地

我就是绿色的禾茎

如果你是舞动的风



我就是被埋的火
如果你是水的口
我就是苔藓的口
如果你是云的树林
我就是劈云的斧头
如果你是遭褻渎的城
我就是祭献的雨
如果你是黄色的山
我就是地衣的红手臂
如果你是初升的旭日
我就是血色的道路

永 恒

风雷：恒。

——《易经》

一

黑色的天空

黄色的大地

雄鸡把黑夜撕破

水爬起来，询问钟点

风爬起来，询问你

一匹白马跑过

二

像树林躺在它们的树叶床上



你睡在你的雨床上
你在你的火星床上亲吻
你在你的风床上歌唱

三

气味浓重强烈
许多只手的躯体
在一根无形的茎上
只有一种白色

四

你听你说回答我
雷电说的话
树林全懂得

五

我从你的眼里进去
你从我的嘴里出来
你睡在我的血液里

我在你的额上醒来

六

我对你讲一种石头的话

（你用一个绿色的单音节词回答）

我对你讲一种雪的话

（你用一把蜜蜂扇子回答）

我对你讲一种水的话

（你用一只闪电的独木舟回答）

我对你讲一种血的话

（你用一座鸟儿的塔楼回答）

（任远 译）



轮 回

搏动的高圆柱
立于时间的静止的轴
太阳为你着装脱衣
白昼离开你的形体
消失在你的黑夜里
黑夜离开你的白昼
消失在你的形体里
你永远不是你自己
你总是刚刚来到这里
从一开始你就在此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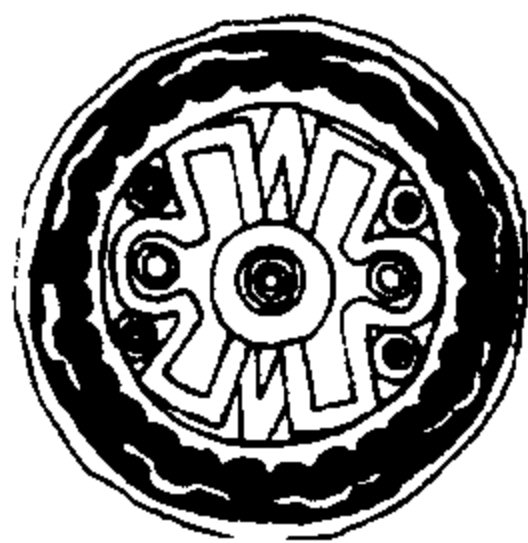
狂 风

在黑色的山上
激流高声胡言乱语
就在这同一个时刻
为了你沉睡的躯体
你在悬崖间行走
狂风在黑暗中同你的梦斗争
绿色和白色的草丛
幼小的和古老的圣栎树
风把你拔掉、拖走、摧毁
撕开你的思想，把它抛丢
旋风，你的眼睛
旋风，你的肚脐
旋风和空洞
风压榨你像压碎一束花
狂风吹着你的额头



狂风吹着你的后颈和肚腹
像吹走一根枯枝
风儿把你卷走
激流流进你的梦
黑色的脚绿色的手
沿着黑夜的
石头的喉咙滚动
黑夜接连着
你那沉睡的山的躯体
激流在你的大腿间
讲着胡话
石头和水的自言自语
它从你额上的悬崖峭壁流过
像流过一条鸟儿的河
树林低下头
像一头受伤的斗牛
树林跪在
风的翅膀下
风儿愈吹愈高
激流讲着胡话
流得愈来愈深
在你那沉睡的躯体上

夜色愈来愈黑





桥

在现在和现在之间，
在你是和我是之间，
有一个“桥”字。

当走进它时，
你就走进了你自己：
宛如一枚戒指，
世界被封闭。

从此岸到彼岸，
始终伸展着一个形体：
一道彩虹架立。

我将在你的坡上歌唱，
我将在你的拱下歇息。

摆 动

一

回到黑夜
一串黑暗的小时
割下它来,吃那黑暗的果实
品尝愚昧无知

二

怀着在强烈旋风中
矗立的树的骄傲
你脱下衣服,以水的姿势
跑下岩石,抛下你的躯体
以风的患梦游症的脚步



扑向河床,眼睛紧闭
寻找你最古老的裸体

三

我像海浪盲目跌落那样落在你身上
你的形体像再生的波浪把我支撑
风在外面吹,把水聚拢
所有的树林变成一棵树

城市在深夜航行
大地、天空、不停的潮水
连接在一起的材料
织成陌生的一天的衣服

四

无边的荒漠和隐秘的泉水
寂静的天平和呻吟的树木
像帆一样展开的形体
像火炭一样扭曲的形体
我从黑夜身上剥下来的心

蜇着我的胸膛的钳蝎
烙在我这个男人岁月上的血记

五

(我照你说的做)

你说“是”
灯就把你引向梦的入口处
你说“不”
天平就把谎言和渴望的真理称
你喊一声“哎哟”
为穿过死亡骨骼开了花

六

(今天,总是今天)

你说话(听得见大雨哗哗下)
我不知你说的什么(一只黄手把我们托着)
你沉默(鸟儿生了一大窝)
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一个鲜红的小红窝把我们关着)



你发笑(河流的腿被树叶遮没)
我不知道我们去哪里(明天是今天在半夜)

今天敞开又关闭
从来不动也不停
心脏永远不熄灭
今天(一只鸟儿停在花岗岩塔楼)
永远是中午

(沈重 译)

水和风

在淫荡的闪电下
漫延的水闪光
我的蓝色和黑色的思想

你在我的血液的树林里走
种子色的树
白树黑树

你住着一块红宝石
炽热的瞬间
一滴火焰
镶嵌在黑夜里
无边无缘的形体
在一个微型队室里



大海把你举到洁白的高空
嚎叫的洋常春藤用爪子抓我的后颈
大海撕你，挖你的眼睛
崩溃的沙之塔
你的牢骚爆炸、消失
黑色的雄鸡
歌唱你的死亡和你的复活

在烧焦的树林上空
太阳拿着一把斧头走过

内 部

斗争着的思想
要把我的额头打碎

在鸟儿的路上
写作在前进

手在自言自语
一个字召唤另一个字

在我写作的纸上
我看见人们往来不息

书本和笔记本
收拢翅膀歇息



灯盏已经点燃
时间像床一样展开闭合

穿着红长袜，一张苍白的脸
你和黑夜走进房间

穿 过

我翻到白天这一页，
写下你睫毛的活动
告诉我的一切。

我进入你，
黑暗的真实。
我喜欢黑暗的东西，
喜欢饮黑色的酒：
你把我的眼睛拿去，让它爆裂。

一滴黑夜
落在你的乳房——
麝香石竹的谜——
的尖上。



我把眼睛闭上
在你的眼睛里
把它们睁开。

你的舌头
在它那暗红色的床上
总是潮湿地醒着。

在你的动脉花园里
有泉水跳跃

戴着一副血色的面具
我穿过你的空白的思想
健忘把我引向
生活的反面。

双数和单数

一个轻轻的字眼
为了问候白天
一个滑翔的字眼
哎！

大大的黑眼圈
你的脸上依然是夜晚

目光的无形项链
锁着你的喉管

当报纸
像树叶飞落
你全身被鸟儿遮没



我们的相处
就像水在水里
就像水保守秘密

一个目光连接着你
另一个目光使你脱离
透明使你消失

你的两个乳房在我手里
水,再一次泻下去

太阳
从一个阳台
(扇子)

跳到
(打开)
另一个阳台
(合上)

最后的黎明

你伸展在天边
你的头发消失在林间
你的脚和我的脚接触。
你沉睡时比黑夜广大
你的梦却能在这个房间容下。
我们多么大,又是多么小!
外面驶过一辆出租汽车
载着它的货物鬼怪。
流走的河流
总要
流回来。

明天将是另一天吗?



往 返

泥泞的十一月：
肮脏的石头，变黑的骨头，
模糊不清的大楼。

我穿过拱门和大桥，
我活着，寻找生活。

在月亮的大厅
灯光流着血。人——鱼
交换着寒冷的反光。

我活着，看见多少幽灵，
全都有血有肉，如饥似渴。

塔楼、黄玉、鲜血，

黑黑的辫子，琥珀色的胸部，
地下的贵妇。

老虎、小牛、章鱼，
火焰中的常春藤，
吸我的血液，烧我的骨头。

床铺，熄灭的行星，
黑夜和肉体是镜子的陷阱，
一堆盐，贵妇。

吃我的遗体吧，高原的太阳：
我活着，去寻找死亡。

东 山 坡

1962 - 1968





洗礼的结果

为了和一个女基督徒结为夫妻
青年哈桑
接受了洗礼。

 牧师，
管他叫埃里克，
就像喊一声比金戈^①。

他有了两个名字
和一个妻子。

① 比金戈，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海盗。

柯 钦^①

一

小巧而洁白的
葡萄牙教堂，
掩映在椰树林里。
为了看我们通过，
跷脚高高耸立。

二

桂皮色的帆。
风儿乍起：
乳房的呼吸。

① 柯钦，印度的海岸城市。



三

身披泡沫披肩，
头插茉莉花朵，
耳戴金质耳环，
去望七点的弥撒，
不是在墨西哥和卡迪斯
而是在特拉凡哥尔。

四

面对聂斯托里人族长
我这颗异教徒的心
跳得越发激烈紧张。

五

教条主义的
也许是西瓦神信徒般的母牛
在基督教墓地
放牧。

六

在同一天下午，
在玫瑰色的海
和青黄色的棕榈林之间，
同一个人的眼睛看见：
有着多重枝条的叶子花，
患象皮病的人
和他那紫色的腿。



西方的间歇(一)

俄罗斯的歌

我们修筑河渠：
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

风在我们肩上粉碎，
我们在岩石上粉身。

我们曾有十万，
如今只剩一千。
我不知道明日
太阳是否为我们出山。

西方的间歇(二)

墨西哥的歌

我祖父喝咖啡时，
为我讲华雷斯^①和波菲里奥，
法国兵和有钱人。
桌布散发着火药味儿。

我父亲喝咖啡时，
为我讲比利亚和萨帕塔，
索托和加马，佛洛雷斯·马贡。
桌布散发着火药味儿。

我保持着沉默：
我能讲什么人呢？

① 诗中的人名均为墨西哥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期政界的重要人物。



野外的黎明

风的口唇和手

水的心脏

一棵桉树

云的营房

每日诞生的生命

每天产生的死亡

我揉揉眼睛

天空在地上移动

傍晚

什么支撑着
傍晚半明不暗的光亮，
花园里自由的光线？

所有树枝，都被
鸟群的重量压弯，
沉甸甸地对着黑暗。

墙头的苫盖物——原封未动：
依然亮光闪闪——
沉思的瞬间。

为了迎接黑夜。
树丛变成了
沉默的喷泉。



一只鸟坠落，
常春藤罩上阴影，
地平线模糊不清，
石灰变黑，
世界更加不可相信。

花园音乐会

(维那和姆里丹甘^①)

致卡门·菲格罗亚·德·梅耶尔

下了雨。

时间是一只巨大的眼睛。

我们像映像一样走在里头。

音乐之河

流进我的血液。

我说：躯体，它就说：风。

我说：土地，它就说：去哪里？

世界像重瓣花开放：

来到这儿的痛苦，

留在这儿的幸福。

^① 印度南方的两种乐器。



我迷失在我自己的中心。

始终如一

安东·韦勃恩, 1883—1945

空间

空间

没有中心也没有上下

自我吞噬 自我产生 不停地循环

空间 旋风

向上降落

空间

陡直的光线

在黑夜的旁边

高悬

在烟雾似的枝条上开放的

水晶石的黑花园

在空中爆炸的白花园

空间



只有一个空间开放
花冠

空间

融于空间

全部不是任何一部
感触不到的婚礼地点

短诗八首

一 叫喊

蜂鸟

静止不动

不在枝头

在空中

不在空中

在瞬间

二 远方某人

昨晚一棵白蜡树

几乎要对我说什么

——却沉默了。



三 无人之地

树林里
渺无人迹
我也不知道
我来到了哪里。

四 自由

致辛·维铁尔^①

在鼓的雨中
黑色的笛管
生长蒸发返青
事物在我身边
摆脱着它们的名称
我流动在
自由自在的环境中

^① 辛·维铁尔(1921—),古巴诗人。

五 幽灵

如果人是黄尘
那些在平原上走动的
就是人

六 村庄

石头是时间
 风
几个世纪的风
 树木是时间
人群是石头
 风
平静下来被葬在
石头的白昼

没有水却闪烁着眼睛



七 老妪的墓志铭

她被葬入家族的坟墓
尘土在墓穴深处颤抖
那尘土是她丈夫：

生者的

快乐

是死者的痛苦

八 和谐

致卡洛斯·富恩特斯^①

高处是水
低处是林
风在路上吹
水井平静
水桶黑黑
水流稳定
流到下面进树林

^① 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墨西哥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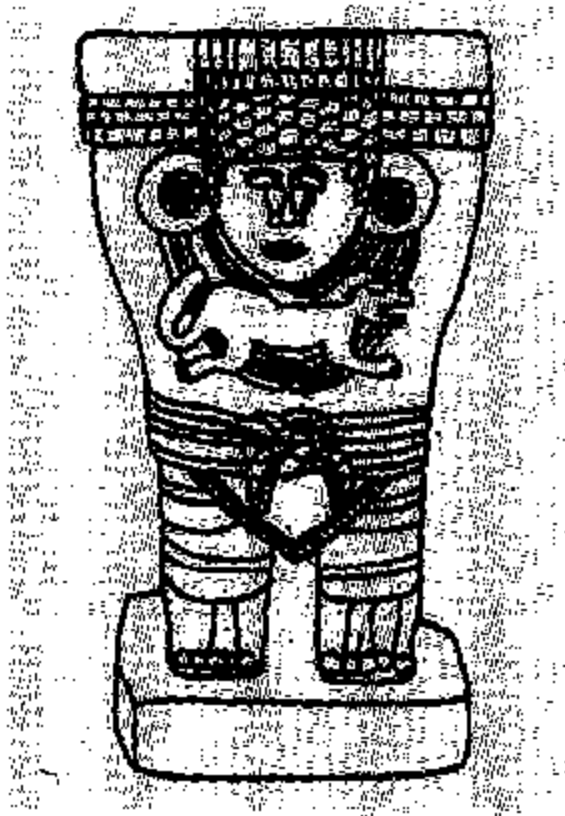
天空一直升到嘴唇

(范宣 译)



向着开始

1964 - 1968





整个的风

现在永恒

群山用骨头和白雪聚成

它们一开始就在这里

风儿却刚刚诞生

没有年龄

就像光线和尘土

声音的风磨

集市

使铃儿马达无线电闪色

无光泽的驴子笨拙地跑动

歌声和呻吟

纠缠在生意人们的胡须中

高处的闪光用锤子雕塑

在寂静的空地上

爆发出

孩子们的叫喊声

衣衫褴褛的王子们

在受折磨的河水边

祈祷 小便 想事情

现在永恒

年的闸门开了

白昼奔腾

玛瑙

坠落的小鸟

在蒙塔兰伯街和巴克街之间

有一位姑娘

在目光的悬崖上停留

如果水是火

会有火焰升腾

在圆形的时间中心

枣红色小母马

挺立昂首

一束火星

一位真实的姑娘

在房子和幽灵似的人们中间

形似毋庸置疑的水流



我通过梦幻般的景象看到
我抓着她的手

一块儿穿过
四维空间 三维时间
反光的流浪民族
我们回到开始的白昼
现在永恒

六月二十一日
夏季今天开始

两三只小鸟
创造一个花圃
你吃桃子看书
你赤身裸体

躺在红床单上
像玻璃坛里的酒

一群乌鸦高飞
我们的兄弟们在圣多明各死去
要是公园你们就不会在这里
我们啃啮自己的臂肘
在他那夏天的王宫里
迪布苏丹种了雅各宾党人的树
随后又把玻璃碎片

丢在囚禁的英国官员们中间
命令他们割下包皮
把它们吃掉

世纪

已经在我们的土地上燃烧
大教堂和金字塔的建造者们
将用它的火光

烧红的双手

把它那透明的房子建造？

现在永恒

太阳在你的怀里睡去
红床单变成黑色并且跳动
没有贵重首饰也没有星星

水果

你叫海枣

达蒂亚

如果可以就叫你盐的城堡

绛红色斑痕

在坚硬的石头上留存

走廊 屋顶平台 楼梯

天蝎宫的



没有家具的婚礼大厅
重复的回声
黄色的钟表店

不合时宜

你漫步

在酷热下午郁闷的庭院
针巾披在你那安然无恙的双肩
如果火是水

你就是透明的一滴

真实的姑娘

世界的透明

现在永恒

钟山

肢解的太阳

僵化的赭石暴风雨

风声大作

视觉痛苦

天空是另一种更高的深渊

萨兰格峡谷

黑石上的乌云

血的拳头击打石门

在悬崖的这种孤独中
只有水有人性
只有你那人道的眼睛

下面

在裂开的空间
渴望用它那双黑翅把你遮住
你的眼睛一睁一合

像发磷光的动物

下面

炎热的窄道
漫延和撞碎的波浪

你分开的双腿

白色的瀑布
我们被遗弃的躯体的泡沫

现在永恒

隐士浇灌圣人的坟墓
他的胡须比白云还白
面对道德

面对激流的一侧

你重复了我的名字

分散的音节



一位绿眼睛的少年
送你一只石榴

在阿穆—达里亚河另一侧
苏联人的房舍炊烟飘浮
乌兹别克的笛声
是另一条无形的更纯洁的河流
船工在驳船上掐死小鸡
国家是一只伸开的手

它的线路
是破碎的字母表上的字母
平原上的牛骨头
巴克特里亚那

破碎的雕塑
我从尘土中捡起几个名字
为了这些掉落的音节
灰色石榴的籽粒
我发誓做泥土和风

你的骨骼上的
旋风

现在永恒
夜色同着它的一切树木进入

夜晚有带电的昆虫和丝一般的野兽
夜晚的青草在死者身上走动
从远方流来的水汇合
潺潺的水声

宇宙坠落

一个世界倒塌

一粒种子燃烧

每个字都在跳动

我听见你在阴影中搏动

沙漏形式的谜

沉睡的女性

空间 充满活力的空间

世界的魂灵

母性的物质

自身的永久放逐

永恒坠落在它那空荡的内部

世界的魂灵

流浪的民族

太阳和人类之母

空间迁移

现在永恒



在世界的高峰

西瓦和帕瓦蒂^①爱抚

每次都持续一世纪

对天主和人类

时间相同

坠落相同

拉合尔

红河黑船

一个赤脚的女孩在两棵罗望子树当中

她那没有时间的观望

完全相同的搏动

死亡和诞生

在停止的天地之间

有几棵杨树

光的颤动比树叶的摇动更强烈

它们在降落还是上升？

现在永恒

雨落在我的童年上

① 西瓦是伟大的天主，帕瓦蒂是他的配偶，住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卡莱萨山上。

落在炎热的花园中
燧石的花朵轻烟似的树
在一片无花果树叶上
你在我的额上航行

雨淋不湿你

你是水的火焰

透明的火滴

流在我的眼帘上
我通过不现实的行动
看到刚开始的白日

空间在转动

世界拔出它的根
我们躺着的躯体

不比黎明沉重

(沈重 译)



情 歌

我的思想
比爬藤的手指间的水滴
还透明
它架起一座桥
把你和你本身连通

你瞧你

你比你住的肉体还真实
留在我的额头中央吧

你就是为住在一个岛上而生

儆 戒

雷电在平原上爆炸
天空把它的鸟儿
被攻击的太阳
藏在最后的光线下
石头更像石头

枝叶飒飒作响
枝叶像瞎子走路一样模糊
再过片刻
夜色和雨将融为一体



闭着眼睛

你闭着眼睛
从内部照亮自己
你是不透明的宝石

我一夜夜将你加工
你闭着眼睛
你是易雕的宝石

你闭着眼睛
只是因为 we 相识
我们才变得硕大无比

夏天的武器

听这空间的颤抖
是勤奋的季节
踏在年的火炭上的脚步
翅膀和响尾蛇的拍击
远方暴雨的鼓
大地的噼啪声和喘息
它穿着昆虫和根的衣服

干渴醒来，编制
它那巨大的玻璃笼子
你的裸体是笼中的水
水在歌唱，将把牢笼打碎

你带着夏天的武器
走进我的房间，进入我的额头



掘开语言之河
照照吧，对着这语言的急流

在废弃的景物上
白昼缓慢地燃烧
你的阴影是鸟儿的国度
太阳挥手将鸟儿驱逐

山顶和重力

一棵树静止不动
另一棵向前移动
一条树的河流
冲击我的胸部
绿色的波涛
是幸福
你身着红衣
你是
被烧红的年的印记
没有烧尽的肉体
结水果的天体
仿佛太阳
在你身上似的
时间
在明亮的深渊上歇息



点点阴影 鸟儿
它们的喙建造黑夜
它们的翅膀支撑白日

你是透明的天平
放在光线之巅
在稳定和晕眩之间

守 护

名字

它的影子

男人 女人

大槌 铜锣

i

o

高塔

水池

目录

小时

骨头

玫瑰

露珠

墓穴

水源

火焰

木炭

夜晚

河流

城市

龙骨

铁锚

雄 雌

男人



他的名字的形体

你的名字在我的名字里，我的名字在你的名字里
一个面对另一个，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在另一个周围
一个在另一个之中
没有名字

回 归

1969 - 1975





鸟 瞰

致吉列尔莫·苏克雷^①

当你的目光

垂直地

落在

这张

易碎的纸上

刺眼的

白色

狂怒地

旋转

垂直地

落在

一片反光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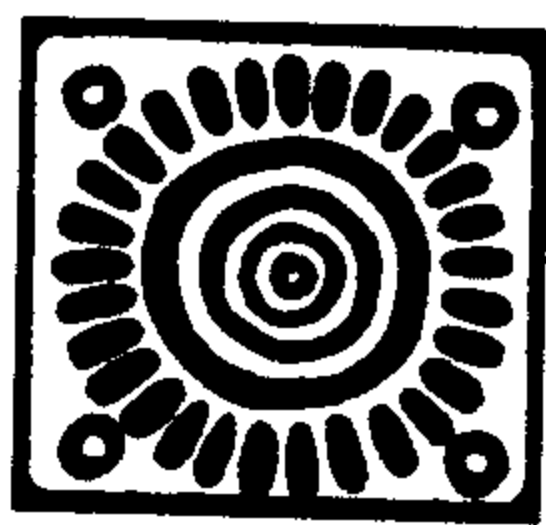
^① 吉列尔莫·苏克雷(1933—),委内瑞拉思想家。

喙

流着血上升

盐撒开

几乎成直线





每天的火

致胡安·加西亚·蓬塞^①

像空气

在地质学的书上，

在天象仪的台上，

建造和破坏

它那无形的楼房：

人。

它的语言仅仅是

空间手掌上的一个颗粒，

并且是烧焦的。

音节是炽热的火。

也是植物：

它的根

^① 胡安·加西亚·蓬塞(1932—)，墨西哥小说家。

折断了沉默，

它的枝
建造声音的房舍。

音节：
既连接又分离，

玩着
相似与不相似的游戏。
音节：

在前额上成熟，
在嘴上开花。

它的根
喝黑夜，吃光线。

语言：
长着雨的树叶的
炽热的树木。

闪电的植物，
回声的几何学：
诗歌在纸上创作

就像白昼
在空间的手掌上托着。

（邛力 译）



在加莱亚纳街上

致拉蒙·西劳^①

锤子在高处击打着
粉碎的声音
泥水匠从黄昏的尖端
垂直地降到地面

我们处在蓝色和良宵之间
荒地从这里出现
一个贫血的水坑突然着火
是一只蜂鸟把它点燃

走到头一群房子时
夏天发生氧化

^① 拉蒙·西劳(1924—),墨西哥作家。

有人关上门

有人和他的影子讲话

天空呈棕褐色，街头一片空荡

就连这只野狗

也害怕单独在街上游逛

闭上眼睛就让人发慌



尘暴形式的言语

致何塞·埃米略·帕切科^①

我推开窗

它

不朝任何方向

窗扇

向着头开

风儿

一瞬间

掀起一座座轻盈而

旋转的尘土高塔

它们

比这幢房子还高

它们

^① 何塞·埃米略·帕切科(1939—),墨西哥诗人,小说家。

能在这张纸上容下
它们
摔倒又爬起来
事先没有说
什么
这张纸一翻转
它们就散架
回声的旋风
为自身的旋转
着迷 振奋
现在
它们又在另一个空间开花
它们
不说我们说过的话
另一种东西
总是另一种
同一种东西
总是无变化
诗歌的语言
我们永远不讲
诗歌会对我们说



树 林

致佩尔·金姆费勒

巨大而稳固

但是摇曳，

受风儿吹打

却被锁着，

百万树叶飒飒作响，

对着我的窗口喧嚷。

是树木的暴乱，

是绿色声音的波浪。

突然静止的

树林

是一条树和叶子的织锦。

那里有燃烧的空地。

陷入那些网

挣扎

喘息
一种猛烈、闪光的物质
一头激怒、快速的动物，
在树叶间发光的形体：
白昼。

在群峰的左侧，
思想多似颜色，
天空少，
云彩多，一座盆地的蓝色。
盆地被风化的石山围着
沙土
从树林的漏斗里滑下。
在中心地区

巨大的墨滴
洒在
一张被夕阳点燃的纸上。
在东南方，
那张纸几乎完全变黑，
地平线就在那时塌方
树林
变成了铜，闪着光芒。



三只乌鸦

穿过篝火，安然无恙，
又出现在另一个空旷地区，
那里没有阴影也没有光亮。

云，

正走向它消失的地方。
住宅里点上了灯火
天空聚集在窗前。

庭院，

由四堵墙壁围拢，

愈来愈孤单。

它的真实就这样完善。

昏暗的水泥地上

不再是

无花的花盆和垃圾桶，

而是阴影的袋子。

空间

正把自己
关闭。

渐渐地石化：名字。

(沈重 译)

远古的景物

致何塞·德·拉·科利纳

在树枝、树干和灯柱之间

轻轻滑动

摇撼

在高高的电水果之间

懒洋洋地

盘旋

蓝蓝地

倾斜着

落在

另一些雪中间

那雪

和阴影一样用非物质构成

却不投射任何阴影

它具有寂静的密度



雪

是雪 却能燃烧

路灯

突然掘出几个隧洞

但转瞬之间

隧洞即无影无踪

黑夜

千疮百孔

它生长 深入

夜色遍布

汽车

都固执地

从

不同的方向

驶向同一个地点

一天

灯泡将在

铁柱上爆炸

一天

马达之河的咆哮声

必将停止

一天

这些房子
将重新变成小山
石头间的风
将自言自语
无形无影地
斜向前进在
阴影里
百万年前的雪一定会
几乎呈蓝色
降落在大地
跟现在一样的大地

(范宣 译)



特鲁布里奇大街

—

白天里的阳光

阳光里的寒气

渺无人迹的大街

汽车都已停驶

此刻尚未降雪

只有风 风

一棵红色小树

依然燃烧在

寒风里

我跟他说话也是跟你

二

我住在一间被语言抛弃的房间里
你住在另一间相同的房间里
或者我们两个在一条街上
你的目光把它变得荒无人迹
世界
正不知不觉地毁坏
被我们的脚步踏碎的记忆
这行字还没有写完
我就停笔

三

门，自开自闭
空气
在我们家出入
空气
跟你讲话时自言自语
空气
没有名字，住在长长的通道里



不知谁住在隔壁

空气

在我的空脑壳里转来转去

空气

把遇到的一切变成空气

空气

用空气手驱散我说的话

我是你看不见的空气

我不能扒开你的眼睛

不能把门关闭

空气已经变成固体

四

这个小时具有停顿的形式

停顿具有你的形式

你具有泉水的形式

不是水的而是时间的形式

在泉水的水柱顶端

跳动着我碎裂的躯体

我过去是,现在是,却还不是

我的生命没有重量

过去变得疲弱无力
未来是一点点水在你的眼里

五

现在你有桥的形状
在你的拱下航行着我们的卧房
从你的栏杆前我们看见自己通过
你在风中波动着比物体多的光亮
太阳在对岸生长

相反的

它的根埋在天上
我们可以在它的枝叶里躲藏
用它的枝条燃起一堆篝火
白天于是可以居住生活

六

寒冷使世界停滞
空间是玻璃的

玻璃是空气的
轻微的声音突然立起雕塑



回声使雕塑聚集也能使它们分离
也许天要降雪
那样燃烧的树在战栗
它已经被黑暗包围
跟他讲话也是跟你

(范宣 译)

回

献给何塞·阿尔瓦拉多

但愿此去不再回，
故乡已非伊甸园，
昔日情景枪口毁。

——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①

有人在街角那边说话

有人说话

在太阳指间

阴影与光线

几乎是液体

木匠吹着口哨

卖冰棍的人吹着口哨

^① 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188—1921)，墨西哥诗人。此三句出自《巫还》。



吹着口哨

广场上三棵白蜡树

生长

声音的枝叶

无形地蔓延

时间

躺下来擦干屋顶

我在米斯瓜克^①

信箱里

有信在烂

围墙石灰上

九重葛色彩斑斓

太阳将它重压

激越的紫红色书法

太阳把它描绘

我向后转走

走向我的过去

或过去的我

记忆

悬岸峭壁

^① 墨西哥城一小区，是帕斯的出生地。

阳台
在空中
我原地踏步
城市将我包围
我缺少空气
我缺少躯体
我缺少
既是枕头又是床的石板
既是云彩又是水的芳草
灵魂消散
中午
阳光的拳头沉甸甸地落下
倒在办公室里
或柏油马路上
住进医院
这样死去太不值得
不值得
我向后观望
过去
已非过去而是迷雾
噩梦滋生



天花蔓延

在腹部在脑瓜在肺腑

在庙宇和学院的阴阜

在电影院

渴望的空洞居民中

在这儿和那儿

这个和那个汇合的地方

在语言编织机上

在记忆和记忆储存器中

(张牙舞爪的思想泛滥

形如刺刀的理念膨胀)

在广场上在墓穴里

在孤寂的井中

在镜子床上在刀子床上

在梦游似的下水道

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橱窗物件里

灾难的植物

在地下成熟

墨西哥银行

燃烧着

成百万旧钞

在街角 广场
和市中心宽阔的公共场所 到处是
行政教堂的牧师
巨头要员的沉默主教
非鹰非豹

兀鹫硕士
蝥蛄

墨水翅膀山丘颌
精于口技的山狗

阴影贩子
赫赫功臣

偷鸡的料
响尾蛇及其角质轮的丰碑
毛瑟枪和大砍刀的祭坛
功勋滑头的纪念堂
用水泥之语筑起的华美雕像

麻木的建筑
万籁俱寂
解体的花园
硝石成堆
一片荒芜



城市游民的住所

蚊巢虫穴

城市中的城市

巨大的伤疤

血肉之躯上开口的街道

面对棺材玻璃

殡仪

妓女

茫茫夜空的支柱^①

黎明

在随波逐流的酒吧

巨大的镜子渐渐解冻

孤独的酒鬼

注视着它的分解

太阳从它的骨床上醒来

空气不再是空气

无形的窒息

曙光拉开帷幕

城市

一堆破碎的文字

① 此句出自诗人《城市的黄昏》(1942)。

风
在积满尘埃的街角
翻阅报纸
昨天的新闻
过去的消息
楔形的纸片早已撕烂
文字稀疏
语言断裂
符号破碎
燃烧的水^①已被分化
没有中心
集会和祭奠的广场
没有轴承
岁月依稀
地平线无边无际
衬托着城市
每扇门上
每人头上
一个\$符号

① 原文为纳瓦语。



将我们围困

我回到了我出发的地方
是得是失？

(君问

穷通理，

渔歌

入浦深。)

王维在他的湖畔草屋
酬张少府

我却不愿
做一个知识修士
隐居圣安赫尔或者科约阿坎^①

有失

必有得

我走向自己
走向广场

内心的空间
它不是非伊甸园

它是时间的悸动
区域的汇集

^① 墨西哥城小区。

热诚的介入
在瞬间的空间
风吹着
似水的
白蜡树林
光线和阴影像流动的液体
水之声
闪烁着 流荡着 渐渐消失
在我手中
留下了一束映像
我原地踏步
我们永不到达
永不是我们
永不是过去
现在不可触摸。

(陈众议 译)



面对时间

致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布拉沃

照片，

一条语言线上停滞的时间：

黑山，白云^①，

姑娘在观赏鸟群。

曼努埃尔的标题

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它们是语言之箭，

燃烧的记号。

思想观看，

眼睛思考，

目光触及，

语言燃烧：

① 诗中加黑点的词句均为摄影师布拉沃的作品标题。

四条腿，
梯子的梯子，
一只麻雀，当然！
熔岩造的房子。
即刻
而缓慢地：
启示的透镜。
从眼睛到形象到语言
(往与返)
曼努埃尔拍照片
(取标题)
形象及其名称间的
难以察觉的缝隙，
感觉与概念：
时间。
眼睛的箭
恰好
射中瞬间。
四个目标，
一块白布上的四个不同的图案：
相同与不同
同一瞬间的四张面孔。



眼睛是中心。

视点

是汇合点。

现实的面孔，

每天的面孔，

永远不是同样的面孔。

血色的椭圆：

被杀害的工人的面孔，

坠落在柏油上的行星。

聪明能干的洗衣妇，

挂在屋顶平台上的大片云层，

用欢笑的床单

遮掩着面孔。

安静一点儿吧！

永恒的照片：

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

一束火星

在黑色的洪流上飞进

(银质的梳子

使又黑又直的头发生电)

时间不停地流动，

时间

不停地创造，
 时间不停地
涂去它的造物，
 幻影
不停地涌出。

 河流的口
谈云朵，
 人的口
谈河流。

 现实总有另一副面孔，
每天的面孔，
 我们永远看不见
时间的另一张面孔。

曼努埃尔：

 请把你的小木马借给我，
我要去这一边的另一边。
现实是最真实的黑白片。

（任远 译）



黑白石头

西玛在空中

种了

一块石头

石头长高了

里头

睡着一个老翁

如果他睁开眼

石头就会爆炸

掀起翅膀和喙的旋风

扑向一个女人

那女人在秋天的胡须中间

流动

石头落地

在眼睛的广场上

燃烧

在你的手掌上
开花
悬在
你胸中
讲
水的话
石头成熟
种子
在里头歌唱
一共七个
七个姐妹
七条蛇
七块玉石
七句话
在一张玻璃床上
睡着
在被目光劈开的
石头
中心
有七条水脉

鹰 还 是 太 阳？

1949 – 1950





夜晚的散步

黑夜从自己的躯体上取出一个又一个小时。每个小时都不同，但都严肃。葡萄、无花果、具有缓慢的黑色的甜蜜水滴。泉水：形体。在荒芜的花园的石头中间，风儿在弹奏钢琴。路灯伸长脖颈，转动、熄灭、叫喊。使思想失去光泽的玻璃，温和的天气，邀请：啊，黑夜，从在世界中心生长的无形的树上凋落的巨大而闪光的树叶。

转弯时，我看见了幽灵：一位姑娘，要是碰她，她会变成一堆树叶；一个陌生人：他把面具摘下，没有面孔，目不转睛地望着你；一位舞蹈家，在一声叫喊的尖端旋转；“谁？”“你是谁？”“我在哪儿？”的询问声；像鸟儿的叫声一样走路的女青年；不完整的、像被分成两半的诗那样朝天裂开的事物的被摧毁的土地……不，没有一个人是你等待的，没有一个是梦的褶皱里等你的睡美人。

转弯时，绿色植物结束，开始的是石头。没有什么，你没有什么可以送给荒漠：连一滴水或一滴血也没有。你蒙

着眼睛沿着走廊、广场、小巷前进。小巷里有三颗星星在密谋。河流在低声细语。在你左边、右边和前后，传来无耻的窃窃私语和笑声。自言自语每一步都在窥探你，用它的喊声、讯问和信号、高尚的感觉、亲吻时字母 i 上的小点儿、抱怨的磨坊和聚在一起的破镜子。继续走吧：你不必对你自己说什么。



平 原

蚂蚁窝在喷发。裂开的伤口在沸腾，起泡沫，伸缩。此时此刻的太阳，面孔红火，太阳穴浮肿，一直不停地喷射血液。一个男孩——不知道在青春期的一个拐弯处，几场热病和一个意识问题在等他——小心地把一块小石头放在蚂蚁窝的剥了皮的口上。太阳把它的长矛插在平原的驼背上，侮辱着垃圾推。它放射出来的光芒和一个空罐头筒——竖立在一座筋头巴脑的金字塔上——的反光，切割着空间的一切方向。寻找宝贝的孩子们和没有主人的狗群，在垃圾堆的黄色光辉中挖掘着。在三百米远的地方，圣洛伦索教堂的钟声在召唤十二点钟的弥撒。在教堂里，靠右边的祭台上有一尊涂着蓝色和玫瑰色的神像。神像的左眼里涌出一群灰翅膀的飞虫，它们成一条直线飞向圆屋顶，接着像一阵灰尘落下来，被太阳的手摸过的支架正默默地毁坏。工厂高塔上的汽笛在呜呜叫。一只身穿黑衣的鸟儿在盘旋，最后落在平原上惟一的一棵活树上。后来……没有

后来。我向前走，穿过古老的大岩石和有着强烈光线的大堆大堆的物品，走下砂矿的长廊，通过像花岗岩嘴唇一样紧闭的走廊。我返回平原，平原上总是中午。同样的太阳一动不动地照射着停滞的景物。十二点的钟声还没敲完，苍蝇依然在嗡嗡地飞舞。这一分钟还没有爆炸为碎片，它不会消逝，只会燃烧，不会过去。



诅 咒

这个夜晚我祈求过所有的强者。但是谁也不来。我走街串巷，跑遍广场，叩门寻问，踩碎镜子。我的影子逃走了，记忆抛弃了我。

（记忆不是我们回忆起来的东西，而是回忆我们的东西。记忆是一种永远不会消逝的现在。它窥探机会，突然把我们抓在它那轻盈的手里不放，在我们的血液里滑动。过去的我们安顿在我们身上，而把我赶出。一千年前，一个下午，离开学校时，我对我的灵魂啐了一口。现在我的灵魂是个不光彩的地方，是个小广场，是欧洲白蜡树，是赭色墙壁，是我对我的灵魂啐了一口的那个没有止境的下午。一个扑不灭、挽不回的现在住在我们身上。那个扔石头的孩子，那个率领一支鸟的军队袭击太阳的少年，那一台有着苗条的身材、恐龙的小脑袋、正吞食一个行人的起重机，在某些时刻会把我从我身上赶出，在我身上居住，把我居住。不是这个夜晚。）

为什么用刀子在黑夜的树皮上刻符号和名字呢？早晨的头一阵波浪涂掉了那一切痕迹。这个时刻祈求谁呢？念咒语反对谁呢？楼上无人，楼下也无人；门后没人，隔壁房间没人，房子外面也没人。现在没有人，过去也一直没有，将来也永远没有人。没有我，是另一个人在想。那个想的人今晚没有想我。是另一个人在想，是人们在想。一个充满沙子和恐惧的海包围着我，在我身上覆盖了一层蜘蛛的植物。我在自己身上散步，就像爬虫在碎石头中间，在一堆没有历史的瓦砾和砖头上爬行一样。时间之水在这个裂开的洞穴里缓缓地流动，一切冻僵的言语正在里头腐烂。



黑曜岩蝴蝶^①

我的兄弟、儿子和叔叔们都被杀了。我在特斯科科湖畔哭起来。这时，一阵硝石的旋风从石山上掀起。我被轻轻地卷起来，被安放在大教堂的门廊下。我变得那么小，那么灰，许多人以为我是一堆尘土。但是，我作为燧石和星星的母亲，作为闪电的孕育者，现在却成了从黑莓丛中的鸟儿身上掉下来的蓝羽毛。我挺着高高的胸脯跳舞，旋转、旋转、再旋转，直到最后平静下来。于是，我开始抛树叶、花朵和水果。兀鹰在我的腹内跳动。我是高山，做梦时能造出火的房子。我是一口首要的大锅，男人在里头经受煎熬，变成男子汉。在语言被砍头的夜晚，我和我的姐妹们拉着手跳舞，围着字母 I 又跳又唱。I 是被摧毁的字母表中惟一的高塔。现在我仍然记得我唱的歌儿：

① 黑曜岩蝴蝶，指依茨帕帕洛特尔女神，有时她被混同为特特奥依南女神（即圣母）和托纳特辛女神。自十六世纪以来，人们就把对她们的信仰同对瓜达卢佩圣母的信仰融为一体。黑曜岩：火山石的一种，质似玻璃，呈黑色或墨绿色。

金嗓子的光芒，
光芒，被斩首的光芒，
在碧绿的树林里歌唱。

有人对我们说：一条笔直的路，永远不会引向冬天。现在，我的双手直颤，语言挂在我的嘴边。请给我一把小椅子和一点阳光吧。

从前，每个小时都从我呼吸的气息里产生，然后在我的匕首尖上舞动一瞬间，再从我的小镜子的明亮的门里消失。我是文身的中午，赤裸的黑夜，在黎明的草丛里歌唱的玉石昆虫，召集死者的泥画眉。我在太阳瀑布里洗浴，在我自己身上洗浴，淹没在我自己的光芒里。我是划破黑夜的阴云和打开阵雨之门的燧石。我在南方的天空开辟了火的花园、血的花园。花木的枝条依然触摸着恋人们的额头。在那里，爱情是两块陨石在空间的相遇，而不是为得到一个火花飞进的吻而进行摩擦的石头那种固执的态度。

每个夜晚都是树刺永远穿不透的眼皮。白昼永远也不能把自己计算完毕，它的碎片小得就像铜币。对散落在尘土中的那许多玉石珠子我已感到厌倦，对这种残缺不全的独粒钻石也已感到厌倦。蝎子的母亲多么幸运，它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吞噬。蜘蛛也幸运。蛇也幸运，它可以换皮。



水也是幸运的,它可以自己饮自己。这些形象何时才能把我吞掉呢?我几时才能坠入那些凄凉的眼睛中呢?

我孤孤单单,垂头丧气,就像从时间的玉米棒子上掉下来的颗粒儿。把我种在被枪杀的人中间吧,我将在上尉的眼睛里成长。把我带走吧,把我放在阳光下晒吧。我这个被你的躯体耕过的躯体将变成一块农田,在上面种一粒将收获一百粒。在年的那一边等着我吧,你会遇到我像闪电一样躺在秋天的旁边。摸一摸我的草一样的胸脯,吻一吻我那祭献的石头般的肚腹。旋风在我的肚脐上摇摆:我是舞蹈的固定中心。你燃烧吧,降落在我身上:我是医治不安的骨骼的生石灰坑。死在我的嘴唇上吧,在我的眼睛里出生。形象在我的躯体上产生:你喝那些水吧,记住你诞生时忘记的事情。我是不愈合的伤口,小小的太阳石:你要是摩擦我,世界就会燃烧。

把我的泪珠项链拿去吧。我将在时间那一边等你。光芒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幸运的王朝:敌对的孪生兄弟的结盟,从手指缝里流走的水和像骄傲的国王一样冷似石头的冰。你将在那里把我的躯体切为两半,从中读到关于你的命运的文字。

大 世 界

你住在一片玻璃般的树林里。口唇细薄的海，早晨五点钟的海，在你睡觉的门口闪烁。当你的眼睛碰到它时，它的铁脊背就像铁甲的墓地一样闪光。大海在你的脚下堆起了剑、投枪、长矛、弩和短剑。在你周围有闪闪发光的软体动物，有长着活珠宝的植物。你的卧室里有一个眼睛的鱼缸。你睡在仅用一道闪光做的床上。在你的领域里有交织在一起的目光。在你的门槛上只有一个固定的目光。在通向你的每一条路上，都有一个没有反面的问题，一把斧头，一个纯洁的模糊不清的路标，一只装着火的杯子，另一个仅仅是个切口的问题，许多豪华的黏性物，一处由交织在一起的、不可避免的影射构成的密林。在你那挂满蛛网的卧室里，你口授着盐的法令。你利用着光亮，熟练地掌握冰冷的武器。到秋天，你回到客厅里。



空中楼阁

致布兰卡和费尔南多·西斯洛

某些下午，路上总遇见一些异常的东西。蹭着它们，你的皮肤、眼睛和本能就会变化。于是我就冒险走那些很少有人走的小路。我右边是一大堆一大堆穿不透的物质；我左边是接连不断的犬齿。我登山，就像攀登那种固定的思想：这种思想从童年时代就使我害怕，终于有一天我们不得不面对它。楼阁位于岩石的顶端，仅由一个闪电构成。它像一把斧子一样苗条、朴素，它矗立在那里闪闪发光。它向谷地倾斜，显然试图将它劈为两半。这是只有一个房间的楼阁，熔岩的不可辩驳的主意！有人在里头唱歌吗？有人在里头相爱吗？有人自刎吗？风在我的额前频频呼啸，雷电在我的鼓膜上建立了它的王位。在回家之前，我采了一朵在石缝里生长的小花，那是一朵被闪电烧焦的小黑花。

华斯台卡^①贵妇人

她顺着海岸游荡。赤身裸体，体魄健壮。她刚刚离开浴室，刚刚从黑夜里出生。在她的胸前，燃烧着从夏天身上抢夺来的首饰。她的下身用枯萎的草、蓝色的草遮挡。那种草几乎呈黑色，在火山的边缘生长。在她的腹部，一只兀鹰在展翅，两面敌对的旗帜连接在一起，一汪水平静无涟漪。她从远方、从潮湿的国度来。没有几个人看见她。我把她的秘密告诉大家：她是路边的一块石头；夜晚，她是一条在男人身边流的河。

① 华斯台卡，墨西哥大西洋沿岸的土著居民。



大自然的颂歌

献给画家鲁菲诺·塔玛约^①

—

瓦蓝色的颜料描绘出一幅宽大的天幕，水和彩泼洒，深沉的天空在火光下清澈明朗。疯狂的羽毛，欢乐的枝杈，耀眼的光彩，当机立断，线条总是那样正确地落在纸上。绿色孕育希望，它要把那寒冷闪光的呼唤仔细咀嚼，再献给人间。灰色，深灰、浅灰、铅灰、铁灰，各种各样的灰色，无情的灰色，在大刀前让路，在号角声中躲闪。噢，还有艳红的玫瑰，明亮的火光。在那斜上方，现出一幅燃烧的几何图案。那是脊椎，那是立柱，那是水银，在火中，在荒野里安然无恙。

^① 鲁菲诺·塔玛约(1898—)，墨西哥著名画家。

一端，一弯新月在燃烧。它已经不是珠宝，而是一颗在它自己心中那轮太阳照耀下长成的果子。那弯新月在发光，它是孕育万物的子宫，保护我们每个人的殿堂，一只玫瑰色的海螺，孤零零地在海滩上歌唱，一只夜鹰在飞翔。下方，在独自弹唱的吉他旁，岩石像一把玻璃匕首，蜂鸟展开翅膀，时钟不知疲倦地啃咬自己的五脏六腑，在这些刚刚诞生的东西和那些一开始就放在桌面上的东西旁边，还放着一块西瓜，炽热的曼密果，一条火光。那块西瓜就是一弯新月，一弯在女人眼睛那轮太阳照耀下生成的新月。

在距水果月亮和太阳水果同样远的地方，在那有限的画面上和平相处的两大对立世界中央，我们隐约望见了自己的缩影。吃人野兽青面獠牙，诗人睁开眼睛，女人把它闭上。这就是一切。

二

心情沉重的骑手们登上山岗。奔驰的马蹄留下群星样的脚印。大地扬起一阵黑尘。地球向另外一个星系飞去。生命的最后一刻竖起自己的红冠。火焰在墙间呼啸，回声传遍四面八方。疯子劈开宇宙，向他自己的体内跳去。他顷刻间失去了踪影，被自我吞噬。野兽啃咬着太阳的遗骨、星辰的尸体和奥萨卡集市的余物。两只老鹰在苍天上啄食



一颗亮星。那颗有生命的星带着两串眼睛垂直滑下。在这种能逃者逃之的战乱时刻，情人们奔到令人晕眩的阳台上。幸福的麦穗在一块火热的土地上摇晃，轻轻地升向天空。那爱是一块磁铁，整个世界吊挂在它身上。那吻调节海潮，举起音乐的闸门。在爱和吻的温暖脚下，万物苏醒，冲破硬壳，展开双翅，自由飞翔。

三

你看，在沉睡的万物中，在寻找自己翅膀、自己重量、自己另一种形态的各种各样形态的物质里，站在你面前的不是舞蹈皇后吗？还有红蚂蚁的女王，音乐公主，玻璃山洞里的女性居士，睡在一颗泪珠旁的妙龄女郎。宁静也是一曲舞蹈，它起身，轻盈跳跃。它在自己的脐部汇聚了一切光芒。男人都把目光投向它，它是天平，平衡着希望和成功，它是菜盘，为我们盛着助眠剂和催醒糖浆。它是固有的思想，额头上永存的纹沟，永恒的星座。它是一朵硕大的鲜花，在死人的胸口上和活人的梦境中生长，既没有活着，也没有死亡。这朵鲜花每天早晨悄悄地睁开眼睛，毫无怨言地望着采摘它的花匠。它的血沿着折断的枝条缓慢而上，升到浩瀚的天空，那是一把火炬，在墨西哥废墟上静静地燃烧发光。那是大树一样的喷水池，那是火的长虹，那是架在

活人和死者之间的血液桥梁：生长，永不间断地生长。

（李德明 译）



墨西哥谷地

白昼展开它那明净的躯体。我联结着太阳石，阳光用它那无形的巨锤把我打击。我不过是一次振动和另一次振动之间的休止：两个互不相识而在我身上相遇的目光形成的生动、瘦小、平静而固定的交叉点。它们达成协议了吗？我是纯洁的空间，是一个战场。我通过我的躯体看到我的另一个躯体。石头在闪光，太阳在挖我的眼睛。在我的空眼窝里，两颗星星在梳理它们的红羽毛。光辉，翅膀的螺旋形和一个凶狠的喙。现在，我的眼睛在歌唱。听听它的歌吧，跳进篝火。

其他诗篇





去与留之间

白昼恋着它的透明，
在去与留之间犹豫不决。

流动的黄昏已是海湾，
世界在它平静的波动中摇曳。

万物可见，万物躲避，
都在眼前，都不可及。

纸、书、杯子、铅笔，
在其名字的阴影里歇息。

在我的太阳穴上，时间的搏动，
重复着血的同一个固执的音节。

光线把冷漠的墙壁
变成一幕反光的怪剧。

我展露在一只眼睛中央，
它不看我，我在它目光里看到自己。

瞬间消失。我一动不动，
我留，我去：我是一个休止。



开始之前

模糊的声音，朦胧的晨曦，
又一天开始。
一个昏暗的房间，
躺着两个躯体。
在荒无人烟的平原上，
我在我的前额上迷失。
钟点已把刀子磨快，
你却在我身边呼吸；
你亲密而遥远，
流动而又不离原地。
我若是想你却不能接近，
只能用眼睛抚摸你，
用双手注视你。
睡梦把我们分开，
血液使我们团聚：

我们是一条搏动的河流，
太阳的种子
在你的眼帘下成熟。

世界

还不真实，
时间确信：

你的皮肤的热量

才是真的。
我在你的呼吸中谛听
人体的潮汐，
音节，被开始忘记。



铭 文

我只是一个游荡的鬼魂：
不能变成永生的灵魂。
明亮的太阳不为我出升：
绿色松树是我的门厅。
我被埋在一堆黄土下，
不停地想念我的骨肉。
怎样才能消除我的内疚？
出生的一切重返它的源头。
我向生者宣传这个真理：
我们对供奉的酒并不满足。
有肉体的人要想到尸骨：
荣誉和享受二词都是虚无。

清晰的过去

用心灵听到
比阴影还密集的思想的脚步，
比脚步还密集的思想的阴影，
那是在回声的路上，
那是由记忆创造和抹去的回声：
它不胫而走，
走的是现在这条路，
现在是一座桥把一个字和另一个字连通。
像濛濛细雨洒在火炭上，
我心中的脚步
向化为空气的地方前进。
名字：在一次停顿时
消失在两个字当中。
太阳在我们所说的瓦砾上
行走，在这一页上



天色朦胧刚刚黎明，
太阳便将一段段文字夷平，
太阳打开我的前额，
我中心
面对断崖的窗口。

我离开自己，
跟踪这个吞吞吐吐的句子，
石头和山羊的小路。
言语在阴影中闪光，
音节的黑色潮汐
淹没了写字的纸，
把它们那墨水的根
埋在语言的地底。
我从我的额头里
走向时间那么大的中午。
婆罗门教徒几个世纪
对围墙的垂直耐心发动的袭击
比预感和感觉之间
那种短暂的思想交叉还短暂。
不是那里也不是这里：
我沿着这条

仅仅由反光和阳光通过的地界
去迎接我自己。

时间是一个玻璃球。

我走进一个被遗弃的庭院：

一棵欧洲白蜡树的幽灵。

树枝间传来风的

绿色喊声。

另一边空空的一片，

未结束的、受到文字及其犹豫

威胁的庭院。

中午：

绿色的火焰，院子里的树林。

最后的炭火在草中

发出阵阵噼啪声：固执的昆虫。

在黄色的草地上

一片光亮：秋天的晶莹的脚步。

几道反光的偶然聚合，

瞬间的鸟儿，

从这些字的密枝间飞入。

太阳在我的文章上吮吸阴影。

在墙壁——不是石头的：



由记忆筑起——
可以通过的树丛之间：
树干间的反光
和风的呼吸。
我们用空洞的名字——
虚无的名字——称呼的
无形的上帝，没有名字的上帝，
时间的上帝，作为时间的上帝，
从我写的枝叶间
走过。乌云
在一面中性的镜子上消散：
在形象的消失中，
灵魂已经无人占用，纯洁的空间。
运动变成静止。
固执的太阳，钉着出神的时间的花冠。
讲水的语言的
水茎上的火焰，
花朵是另一个太阳。
静止变成了它本身。
时间流而不动，
既消失又停留。也许，
虽然我们都在度时光，

时间却不消逝也不停留：
它有第三种情形。

我来到我曾到过的地方：
随着窃窃私语行走，
用眼睛听到我心中的脚步，
窃窃私语是思想，我是我的脚步，
我听到了我思考的声音，
我想它们时它们也想我。
我是我的语言抛去的阴影。

1935



向下长的树

我的头上长了一棵树
它长向内部。
根是脉络，
枝是神经，
叶子是思绪乱蓬蓬。
你的目光将它点燃，
它的阴影的果实
是血液的橙，
是火光的石榴。
它在肉体的黑夜
迎接黎明。
树在讲话，
在内部，我的头脑中。
你过来，听见树讲话没有？

小纪念碑

致阿利·丘马塞罗^①

永恒的时间在流动，
在它的跳动中
只有徒劳的坚持在搏动，
无所贪求的沉默，无动于衷，
沙子的脉搏，麻木不觉的汞。

亲身的经历终于化为日期，
我看到了年纪、纯朴和梦，
我意识中的一点贪欲，
我拆散着音节，悄然无声。

我转向那面孔：我仅仅是

^① 阿利·丘马塞罗(1918—)，墨西哥诗人。



我自己的星，我逃走，
我的喊声的寂静的回声。

观望时的凝固目光，
一道反光，模糊的奇迹：
进入我时，我自己离去。

四 重 奏

一

熟悉而又总是陌生的景致，
手掌的奥秘。

大海用每一阵波浪固执地雕刻
把自己撞碎的纪念碑石。

没有容貌的岩石不肯示弱，
以坚硬的意志抵抗着大海的拍击。

云彩：创造着意外的海湾，
在那里一架飞机是消融的船只。



触摸不到的字母表，
鸟儿们快速写的字随即消失。

我在泡沫和沙滩之间行走，
太阳栖息在我的额头：

在静止和运动之间，
我是要素的剧院。

二

这一片海滩上也有游客，
有穿着比基尼、戴着首饰的死者。

臀部，腹部，咸肉干，背部，肺，
海绵般可怖的丰饶杯。

预测着幼虫和它的灰烬晚餐的、
充足外溢的血液。

被严格而沉默且没有标明的界限
隔开的近邻。

有小贩，卖炸肉、
花生、寄生虫和贡品的摊位：

骨头、油脂、腐烂物……
在不偏不倚的太阳下，穷人和富翁：

他们的上帝不爱他们，他们也不爱自身，
——就像憎恨自己那样憎恨别人。

三

狂风大作，把树丛拥在一起，
云团的国度破裂溃散。

真实的东西脆弱而不稳定：
它的法则就是不疲倦地改变：

表面现象的轮子
围绕时间之轴即其固定物运转。

光线描绘着一切并将一切点燃，



将一把把匕首插在海上，像火把一般。

把世界变成反光的篝火：
我们不过是一个个光点。

这不是普罗提努斯的光芒，是人间的的光芒，
是这里的光芒，但它是智慧的光芒。

它使我和我的流亡和解：
它的空旷处是祖国，是流浪藏身的地方。

四

为了等待夜晚来临，
我躺在一棵搏动的树的阴影中。

那棵树是女人，我在它的枝叶间
听见大海在黄昏下滚动。

我吃它那具有时间味道的果实，
遗忘的果实和知识的果实。

形象、概念和语言
在树下互相触摸，面面相觑。

我们通过躯体回到起始，
静止和运动的螺旋体。

味道，致命的知识，有限的停顿，
有始有终——而且没有尺寸。

夜色降临，它的潮汐把我们淹没
大海重复着它那已变黑的音节。



目光的房屋

你在你自己的内部行走，引导你的细微反光

不是你的眼睛闭上时射出的最后一道目光，

也不是敲击你的眼帘的胆怯的阳光：

那是一条秘密的小溪，小溪里不是水而是心的搏动：呼唤、
回答、呼唤……

那是高高的青草和在黑暗中被制服的牲畜之间的一线亮光。

你在你的眼睛创造的陌生国度跟踪你的血液的流动声，你

顺着一座玻璃和水的楼梯爬到一处屋顶平台；

平台由回声和叮叮声的不可触摸的物质构成，它悬在空中，

是一个光线的四边形，

是一个磁性的、自成卷状的摔跤场，

它站起来，行走，停在眼睛的马戏团里，

月亮的间歇泉，蒸汽的幼芽，火花的枝叶，

燃烧、熄灭、燃烧的大树：

你在反光的内部，在目光的房屋中，

你闭上眼睛，沿着一座心跳的桥走进你自己，离开你自己：
心脏是一只眼睛。

你在目光的房子里，镜子把它的一切幽灵
隐藏起来，

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东西能看见，物体抛弃了它们的形体，它
们不是物体，不是概念：

是绿色、红色、黄色、蓝色的射击，
是旋转、不停地旋转的蜂群，令人厌倦的
一团团螺旋线，尚未形成形状的形体的旋风，
你的目光是推动和搅动人群的螺旋桨，
你的目光是钻时间的固定概念，是失眠的
广场上一动不动的雕像，

你的目光既织又拆空间的纬线，
你的目光用一个概念摩擦另一个概念，
是点燃你的头颅上的教堂的一盏灯，
是从阐述到宣告、从观念到表现的经过之处，
眼睛是一只手，手有五只眼睛，目光有两只手，
我们在目光的房子里，没有什么能看到，
应该再一次让人居住眼睛的房屋，
应该让人居住眼睛的世界，应该忠于眼睛，



为了看见，必须创造发明。

固定的概念钻着每一分钟，织着思想拆着纬线，
你来往于外部无限与你自己的无限之间，
你是一根纬线，分钟的一次搏动，
钻东西的眼睛和织东西的眼睛，
进入你自己时，你没有离开世界，
你的身体里有河流和火山，行星和蚂蚁，
帝国、涡轮机、图书馆、花园在你的血液里航行。
那里还有动物、植物和另一些世界的生灵，
银河在你的神经细胞里流动，
你进入你自己时就进入了这个世界和另一些世界，
就进入了天文学家用望远镜、数学家在方程式里看到的事情：
混乱和对称，事件和韵律，加倍的变化，
原子和它的粒子的圣维托病，再次犯错误的细胞，
星球的铭文。

外部就是内部，我们在没有去过的地方行走，
这个和那个相遇的地方就在这儿，在现在，
我们是交叉线，是 X，是使我们倍增
和询问我们的美妙的风车翼，

旋转时画 O 的风车翼，世界和我们每个人的表意文字。
就像布鲁诺和科内利奥·阿格里帕的天体，
就像安德烈·布勒东的巨大透明体，
用材细薄的车辆，这边和那边之间的绳索，
我们人类是这里和那里之间的合页，
成对的和单独的符号 $\wedge$ 和 $\vee$ ，
为构成异形十字而通过一个角连在一起的锥体，
天和地、空气和水，平原和高山，湖泊和
火山，男人和女人，
天空的地图反映在音乐的镜子里，
哪里取消了眼睛，世界就哪里诞生：
绘画的一只脚在建筑上，另一只脚在梦中。

你说过，“大地是一个人”，但是人并非大地，
人不是这个世界，也不是在这个世界和另一些世界
所有的另一些世界，
人是大地怀疑是大地、世界怀疑是世界的时刻，
人是弄湿相似和类似的镜子的嘴巴，
动物知道说“不”，这样就创造了新的相似，
说“是”，
蒙着眼表演平衡技巧的人在微笑的松弛绳索上跳舞，



宇宙的镜子反射这个世界时也反射另一个世界，
镜子变了它反射的东西，
人不是在这边的人，不是细胞或上帝，而是总在那边的人。
我们的热情不是盲目的物质的聚集，
但是元素的战斗和拥抱符合我们的愿望和胃口，
绘画就是寻找韵律，寻找回声，寻找链环：
爱神的晕眩是玫瑰在乱葬岗上摇曳时的昏厥，
夜幕降临海上时鱼摆动鳍是思想的闪烁，
为了用新的露水遮盖大地，
你在一幅闪光的水帘后面描绘爱情。

在音乐的镜子前，星座在消失前照一照自己，
镜子沐浴着光辉坠入深渊直到消失在一道
反光里，
空间流动着并在坚硬的时间的目光下
从悬崖上跌下去，
呈现的事物是火焰，火焰是老虎，老虎变成了浪头，
变形的瀑布，重复的瀑布，时间的陷阱：
应该把火光的食物给饥饿的大自然，
应该摇动韵律的串铃，以便欺骗时间，把心灵唤醒，
应该在广场上种植眼睛，应该用日月的笑声

灌溉公园，
应该学会亚当的歌谣，股骨笛的独奏，
应该在这个不稳定的空间建造日光的房屋，
空气和水的房屋，让音乐在里头睡觉，
火在里头守夜，诗人在里头作画。



名叫鲍勃·劳申贝格的风

从土星上坠落的风景，
无依无靠的风景，
螺母、车轮和杠杆的平原，
哮喘的涡轮机，破碎的螺旋桨，
电流的伤痕，
无法安慰的风景：
一些物体睡在另一些物体旁边，
大批的事物，事物和事物，
物体和睁着的眼睛睡在一起，
缓慢地落在它们自己身上，
它们一动不动地落下，
它们的坠落像月光下的平原那么安静，
它们的梦想是一种不返回的坠落，
一种向没有开始的空间的下降，
物体坠落，

正在坠落，
从我思考它们的额头上坠落，
从我不看它们的眼睛上坠落，
从我讲述它们的思想上坠落，
它们像字母、字母一样坠落，
字母的雨降落在无依无靠的风景上。

坠落的风景，
巨大的母牛，卧在它们自己身上，
黄昏时的母牛像刚结束的这个世纪一样，
一些东西睡在另一些东西旁边
——钢铁和棉花，丝和煤，
合成纤维和麦粒，
螺钉和麻雀翅膀的骨头，
起重机，毛床单和家庭照片，
聚光灯，曲柄和蜂鸟的羽毛——
它们在睡觉，在梦中讲话，
风儿吹拂着它们，
睡梦中的物体讲的话
月夜的风儿触摸它们时也讲，
它用反光和燃烧与爆炸的颜色讲，
风儿喜欢呼吸和旋转的形体，



物体听见自己在讲话，感到惊讶，
它们诞生时不会说话，现在又唱又笑，
它们曾是瘫痪患者，现在却能舞蹈，
风儿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又把它们分开，
风儿和它们玩耍，把它们破坏，又修好，
风儿制造着从来未见未闻的其他东西，
它们的聚合和分离
是一串串跳动的谜，
是激情的不寻常和多变的形式，
是愿望、疯狂和爱情的星座，
是相遇和告别的形象。

风景睁开眼睛，站起身，
开始行走，它的影子跟随在后面，
那是一串模糊不清的声音，
是坠落的物质的语言，
风儿停止，听到元素的呼喊，
听见沙和水在低声说话，
听见同盐搏斗的码头上的木料的哀叹，
听见火在冒失地吐露秘密，
听见灰烬在自言自语，
听见宇宙在没完没了地交谈。

在同物体和我们讲话时，
宇宙又和自己讲话：
我们是它的舌头和耳朵，它的话语和沉默。
当语言的海底枝叶
和地底下和天底下的秘密植物摇动时：
风儿听到了宇宙讲的话，
我们听到了风儿讲的话，
人梦见了万物的梦，
时间在思考人类的梦。

附录





帕斯诗歌的奇特结构形式

帕斯的诗歌,风格多姿多彩,形式灵活多样,表现了帕斯在现代诗的创作上不囿于传统格律,锐意创新,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作为一位诗人,帕斯受到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印第安文化、印度的佛教思想、中国的孔孟老庄和阴阳诗等的影响,他博采众长,贯通东西,形成了他独特的哲学思想和诗歌创作风格。而在诗歌的结构形式上,尤为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创新思想。

一、环形结构。最有代表性的是帕斯的著名长诗《太阳石》。此诗是帕斯从阿兹台克人的太阳石历获得灵感创作的。太阳石是公元十五世纪阿兹台克人打造的石历,1790年在墨西哥城马约尔广场出土,俗称阿兹台克历,呈圆形,用整块玄武岩雕成,重达24吨,雕琢得十分精致,中心刻着口吐长舌两手紧握人心的太阳神,周围刻着竖起的利剑、各种图案、象形符号、羽毛蛇等。其中15组符号组成阿兹台

克纪年,最后一位数是 584。《太阳石》一诗恰好 584 行(结尾的六行不计在内,因为与开头的六行完全相同)。这个数字和金星围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完全吻合。阿兹台克人从第四动日开始计算金星公转的周期,584 天后即第四风日,金星与太阳重新会合。这是一个周期的结束,另一个周期的开始。

《太阳石》全诗,可分为三大部分:1—73 行为第一部分,74—288 行为第二部分,289 行至结束为第三部分。这三部分,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其内在和外在的联系,既有时间的循环,也有形象的重现。而长诗环形结构的明显标志是结尾的六行和开始的六行完全一样,它们末行的冒号也一样:

一棵亮晶晶的柳树,一棵水灵灵的山杨,
一眼随风摇曳的高高的喷泉,
一棵挺拔却在舞动的树,
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
前进、后退、转弯,
但最后总是到达:

这六行诗的重复和使用的冒号,暗示长诗并没有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就像太阳石一样有始无终,循



环往复。一个周期接着一个周期,没有止境。

《太阳石》的这种首尾相接的环形结构,体现了帕斯关于诗的一种理论。他认为:“诗,无论是抒情性的、史诗性的,还是戏剧性的,都是连续性的、重复的,有如日历上的日期或仪式。”他还说:“在一首诗里,第一行包含着最后一行诗,而最后一行诗又唤起第一行诗。诗是我们反抗直线的时间的惟一手段。”这些论述说明,帕斯主张诗歌首尾的关联性、承继性,反对诗的直线叙述,反对开头和结尾毫不相干的诗。用这一主张来衡量,《太阳石》就是帕斯的标准诗歌了。

作为一首环形诗,《太阳石》以阿兹台克人的石历为象征,以多元的文化为基础,从神话、传说、现实、梦幻、时间、空间、理性、非理性等各个角度,表现了现代人的位置、境遇、感受、生死、性爱、理想、追求,以及种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全诗内涵极其丰富,自始至终洋溢着激情。它标志着帕斯诗歌创作的成熟,被誉为“西班牙语最伟大的诗篇之一”。

二、空间结构。帕斯的长诗《白》,被认为是一首典型的
空间结构诗。全诗大约 250 行,1967 年发表时是印在一张长达五米的长条纸上的。阅读时必须从头至尾徐徐地展开,仿佛一个运动着的空间,一面运动一面将诗行展示给读者。也仿佛看一幅超长的画卷,一边展现一边欣赏。随着

空间的移动和时间的流动,全诗像影片一样通过读者的视线。诗歌的各个部分就像一个个地区、一个个形象、一个个象征,多姿多彩,目不暇接。

这种空间诗,决不是诗人故作惊人之举或追求新奇,而是帕斯突破传统诗歌的封闭结构的一个尝试。在帕斯看来,如果没有读者参与(阅读)和掌握,诗就得不到理解,因为其外在形式(印刷格式)在很大程度上封闭着诗歌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印在纸上的东西是死板的,如何阅读才是生动的。《白》诗的结构是若干个“品”字形,分左、中、右三栏。如其中一个“品”字形是:

.....

 在想像的

手掌上,

 一朵花

看不见也想不到:

 但能听见。

燃烧的

 元音和辅音的

黄色花萼

刚刚出现。



光的阴影在墙上
你的和我的影子在火上
公狮围绕的火焰
母狮在火焰杂技团里
感情中间的鬼魂
火把你放开又系上，
面包圣杯火炭

姑娘

你笑着——赤身
站在火焰的花园里

焰火之光的果实

感官

在磁性的夜晚一

在各个“品”字形中，上方的诗用浅色铅字印成，下方的两栏用深色的铅字印成（原本是红字体）。全诗的独特印刷形式为读者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阅读方式。

1. 整个诗，可作为一首长诗读；

2. 抛开左右两栏，中间一栏可以作为一首诗读，内容是写语言：语言寻找自己，语言的基础，语言的基石，语言的种子，语言的重要性。所以它位于中心，有如人的脊柱，是诗的核心；

3. 左边一栏可以作为一首诗读,它包括四节,表现传统的四大要素:水、土、气、火;

4. 右边一栏也可以作为一首诗读,和左栏的诗对称,内容是表现人认识世界的四种方式即感觉、概念、想像和理解;

5. 右栏的和左栏的四节诗都可以作为四首独立的诗篇读,共八首独立成篇的诗。这两栏的诗,先分后合,象征女性的肉体,同时也象征男女相爱的欲望、目光、交融和欢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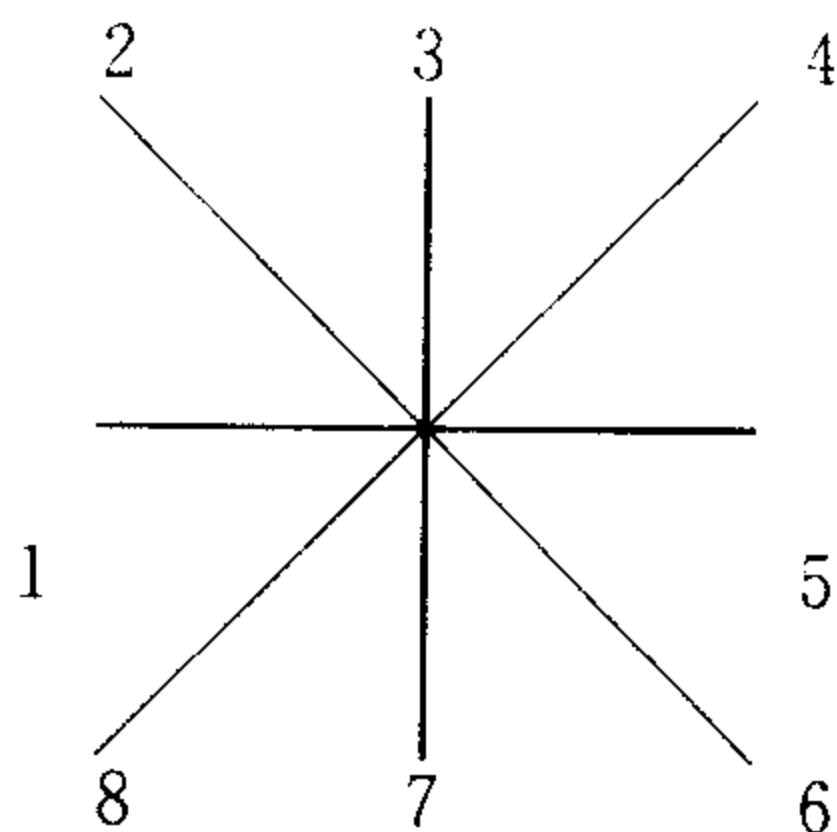
6. 中间一栏的六节诗也可以作为六首独立的诗篇读。

《白》诗被认为是诗歌结构上的一种创新。按照帕斯1966年为此诗写的引言中的解释:“白”的含义就是“白,白色,写作留给读者的空白,射击时瞄准的靶子,目的或愿望”。空白需要去填补。靶子需要去射击,目的和愿望需要满足。诗人把这些需要都交给了读者,让读者去完成他没有结束的诗。帕斯认为,任何一首诗都没有完成,需要读者去继续“写作”,而只有读者读了它,它才有意义:它召唤读者来读诗、谈诗、填补这个空白。《白》诗的题目意义之一便是:诗既写完,又没有写完,等待读者去结束,把诗变成他的感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帕斯才创造了《白》诗的独具一格的结构形式,提供了那么多召唤读者参与和阅读方式。帕斯关于诗的这种理解,关于诗的这种结构,显然与众不同。这是帕斯一贯提倡写开放作品的主张的产物。帕斯打



比方说,诗就像一个鸟笼,它是关着的,等待读者去把它打开,让鸟儿——诗飞出来。毫无疑问,《白》诗正是帕斯为开放式诗歌创作提供的一个典范。

三、填空诗或猜谜诗。帕斯划了彼此交叉的四条线,构成了下图:



然后他又写了这八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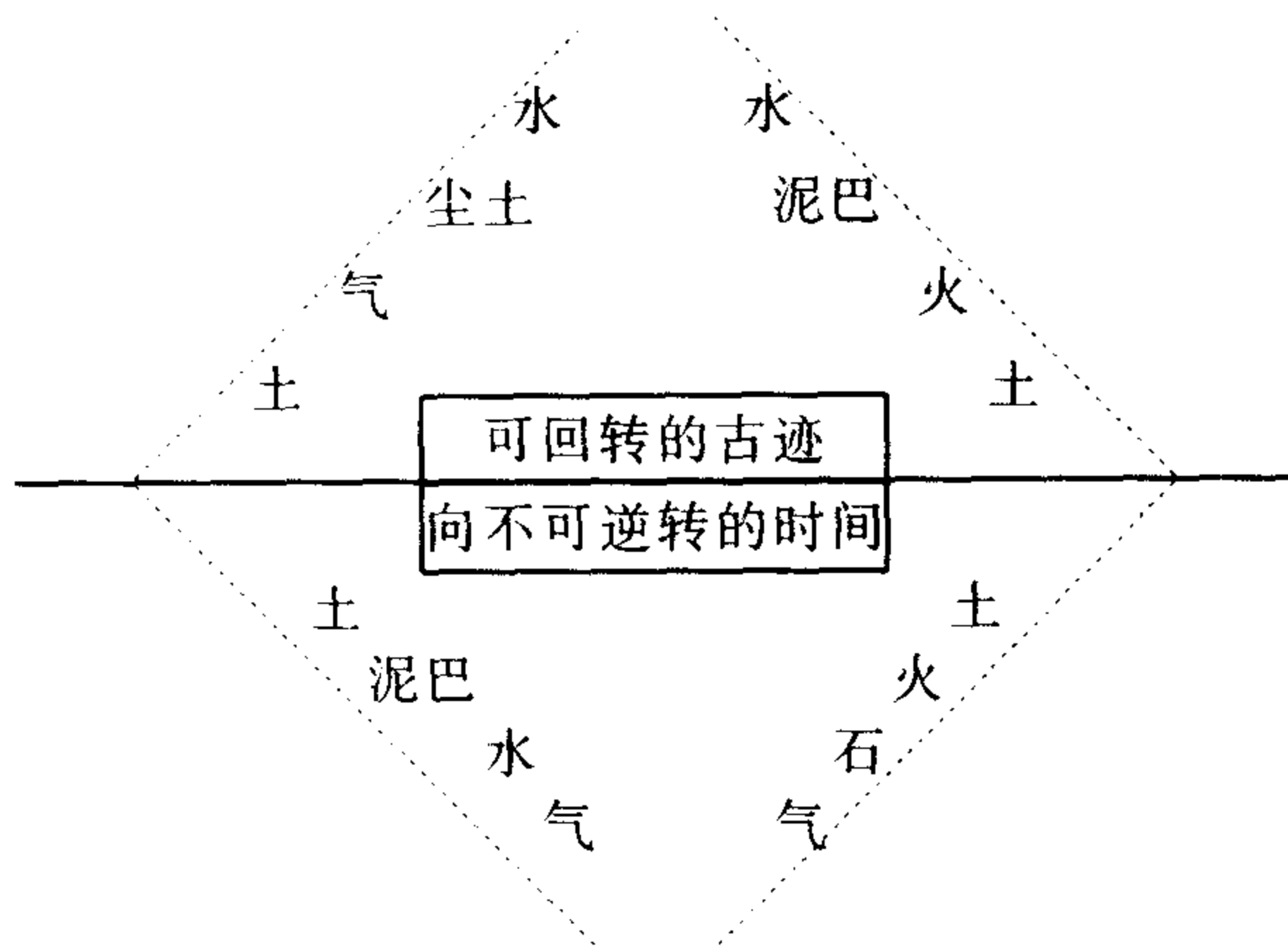
1. 你在中心
2. 太阳的刀子
3. 分割这个八角形
4. 眼睛鼻子手舌头耳朵
5. 东西南北
6. 切开这个面包
7. 深渊在中心
8. 看见闻到摸到尝到听见

填空规则：

把上述八个句子填在上图的八条线上，使填入的八个句子从 1—8 读时，构成两个平行的诗句。

这样的填空诗，像猜谜一样，也许是一种文字游戏。但是帕斯的本意是提出一种开放的、灵活的、吸引读者参加的诗歌创作方式。按照填空的原则，每个读者的填法可能不同，结果就会产生多种填法、多种诗句、多种读法。通过这种方式，诗人就把作诗的工作交给了读者，给读者发挥才能的机会。这就如帕斯本人讲的那样：“每个读者都是一个诗人，每一首诗都是另一首诗。”毋庸置疑，这也是帕斯主张的开放作品的一种形式。一种能够充分使诗人和读者进行合作的生动有趣的形式。

四、象形诗。这种诗的结构形式与诗的表现对象或内容相似。如《可回转的古迹》一诗，用水火土石气等词语排成两个三角形，通过底线连在一起，连线穿过中心的一个方框，方框中是题目：



象形诗具有象征性。这首诗表现的是中美洲的那些可以攀登的金字塔和印度及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寺庙。帕斯曾长期任墨西哥前驻印度大使，并多次去阿富汗、斯里兰卡等国访问，那些国家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古老建筑以及东方的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等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后来他以这一切为题写了包括 50 首诗的诗集《东山坡》，热情赞颂灿烂的东方文明。寺庙是东方佛教建筑的典型，更是帕斯注意的对象。他在《可回转的古迹》中形象地表现了它，同时把它同美洲的金字塔融为一体，以丰富的联想和想像再现了人类文明的一个交汇点。

在另一首诗《守护》中，帕斯用 20 多个名词排列成一个形状，其形状如下：

名字
它的影子
男人 女人
大槌 铜锣
i o
高塔 水池
目录 小时
骨头 玫瑰
露珠 墓穴
水源 火焰
木炭 夜晚
河流 城市
龙骨 铁锚
雄 雌
男人

他的名字的形体

你的名字在我的名字里，我的名字在你的名字里
一个面对另一个，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在另一个周围
一个在另一个之中



没有名字

其形状既像一只长矛,也像一个人头,俨然是一位守护者。他有名字,也可能没有名字,他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他执行着守护城市的各种事物的使命。图形下方的文字则从哲学的角度说明了人与人或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甚至“一个在另一个之中”的密切关系。

五、表意诗。这类诗的特征是通过文字的分解、变形、组合等手段构成某种图形或图案,表示一种新的含义或哲理。

如《我否定》一诗。原诗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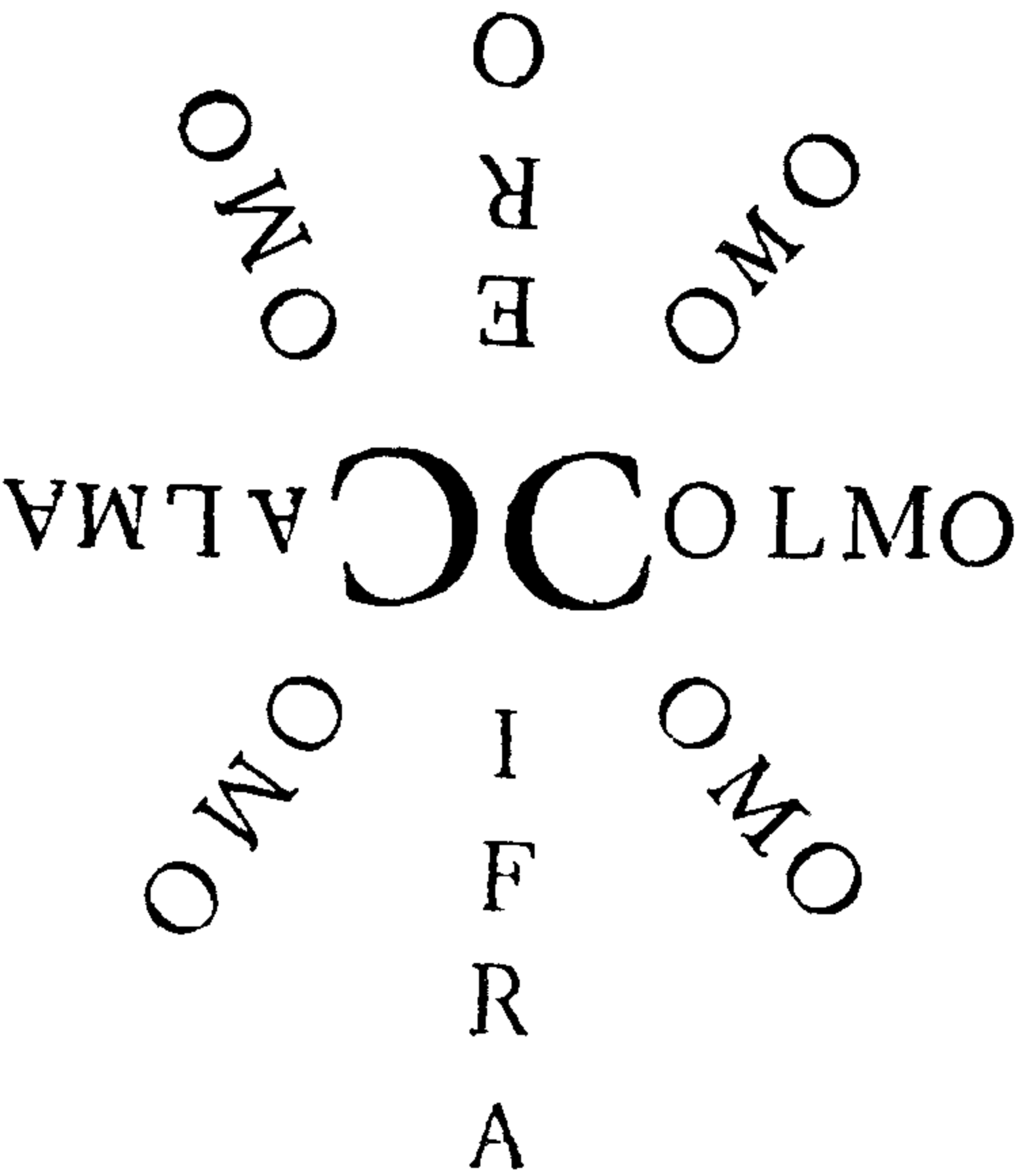
N
i
E
G
O

Ni EGO

此诗发表时附有这样的评论:“‘我否定’(Niego)跌倒,

摔为两半(Ni Ego,意为没有我),这样就否定了我,否定了自己。这是对荒谬言行的概括方式,是对我们不谨慎的肯定和否定的‘必然结果’进行概括的艺术。其结果不是无(因为无也是对存在的否定),而是中止:一个完全的零,‘其空洞的完全空洞’。”这样,帕斯用一个单词的分解就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不谨慎的肯定或否定必然导致对自己的否定。

第二首表意诗是《数字》。如下图所示:





此诗由 5 个带 C 字头的单词组成。垂直方向的两个词,上为“数字”下为“零”;水平方向的两个词,左为“充满”右为“宁静”。交叉的词是“怎样”。

“数字”(cifra)一词来自阿拉伯字 sifr(意为零,空洞)。在西班牙语里,cifra 最初的意思既是“数字”也是“零”;在英语里,它的意思仍然是“零”。

这首诗的形状酷似我国古代的八卦图。但它不是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而是借助八卦图那样的形式,表示关于现实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零(虚无,空洞)得到充实(充满)就会趋于平静(宁静,满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示有与无、动与静的关系。

以上介绍了帕斯在诗歌创作上采用的几种特殊的结构形式。这些诗歌表现了诗人的内心感受和观察事物的方式。在帕斯的全部诗作中,这类诗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部分。

当然,这类诗,特别是用图形表现的诗,是难以理解的,有的只能从意象上进行猜测,而这种猜测也不一定正确。仅供读者参考。

毋庸置疑,这类诗,只有帕斯才写得出,只有帕斯的时代才能面世。所以,这里的介绍只是介绍而已。惟一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除了其他的诗外,帕斯也写了这样一些结构奇特的诗。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在诗歌创作上,帕斯的确

富有创造性、创新精神和丰富的想像力；他的笔的确非常自由，非常灵活，不受任何“清规戒律”束缚。更值得注意的是，帕斯的这类诗中，有不少是开放式的：只有读者参与才有意义。

但愿读者也能以参与的态度看待和理解这些诗。



帕斯和他的《太阳石》

对我国许多读者来说,奥克塔维奥·帕斯这个名字也许比较陌生,但在欧美国家却遐迩闻名,尤其在199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后。

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生于墨西哥城郊外的米斯夸克小镇一个律师家庭,受过天主教教育。后来唾弃宗教信仰,“信奉富有斗争精神的反自然神论”。少年时代的帕斯酷爱文学,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西班牙名家加尔多斯的系列小说《民族轶事》和英语诗人艾略特的《荒原》等名著,还和朋友合作创办多种刊物。

帕斯是一位热血青年。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拘留两天两夜;大学未毕业就去南方创办劳动子弟学校;二十三岁时作为最年轻的代表参加了在西班牙召开的第二次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在西班牙接受了残酷的内战血与火的洗礼;以后他曾任驻日本、印度、瑞士等国的外交使节,1968年为抗议本国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而辞去驻印度大

使的工作。

作为诗人,帕斯以对诗歌的忠贞不渝、语言的生动有力、比喻和形象的新颖美丽和结构形式的精巧新奇著称文坛。爱情与死亡,欢乐与忧伤,现实与梦幻,地狱与天堂,瞬间与永恒,静止和运动,以及对历史的回忆,对未来的向往,人类的和平与友爱,战争的废墟与创伤……是帕斯诗歌不变的主题。创作技巧丰富多样:明喻和隐喻交替、比喻和形象循环,诗句重叠,标点符号省略等。其诗作富于革新,不囿于“清规戒律”。诗的倾向多为超现实主义,因此不少诗让人感到晦涩、玄奥、难以理解。帕斯的诗作十分丰富,主要有《语言下的自由》(1949—1979)、《取暖煤炉》(1962)、《白》(1967)、《东山坡》(1969)、《太阳石》(1957)、《狂暴的季节》(1958)等。

帕斯还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写有《孤独的迷宫》(1950)、《弓与里拉琴》(1956)、《四岔路口》(1957)、《榆树上的梨》(1957)、《交流》(1967)、《阴云密布的天气》(1980)等十余部散文作品。作品表现了诗人渊博的学识和敏捷的文思,以及对文学、史学、伦理、心理、绘画、电影、东方文化等的关注。

《太阳石》是帕斯诗歌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被认为是拉美文学中的伟大抒情诗。诗人以太阳石(阿斯台克人的太阳历石碑,中间有太阳神,四周是代表日月天地纪元的符号



和象征物)获得灵感,激情洋溢,洒脱淋漓,赋成长诗 584 行。诗歌内容丰富,形式独特,采用电影剪接技巧。将一系列“非时间”的形象衔接起来,首尾呼应,形成环形结构。全诗这样开篇:

一棵亮晶晶的柳树,一棵水灵灵的山杨,
一眼随风摇曳的高高的喷泉,
一棵挺拔却在舞动的树,
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
前进、后退、转弯,
但最后总是到达:

星星静静地行走,
或是春天的缓行,
流水紧闭着眼皮,
整夜涌流着预言,
万物波涛汹涌,
后浪推着前浪,直到将一切淹没。
绿色王国永不没落,
宛如鸟儿凌空展翅,
使人目迷五色,
未来的日子在密林中行走,
不幸的闪光在密林中移动,

仿佛一只鸟用自己的歌声，
将树林变得麻木僵硬，
枝叶丛中即将到来的幸福，
正在渐渐消失，
鸟儿啄食的明亮时刻，
从手中逃跑的预兆，
一种形象，有如一阵突然的歌声，
有如在大火中歌唱的风，
一道目光，将整个世界
连同它的海洋、山脉擎到空中，
一块经玛瑙过滤的光的形体，
光的双腿，光的腹部，海湾，
太阳石，云色的形体，
跳跃的匆匆白日的颜色，
时间闪着光亮，有形体，
由于你的形体世界才有形可见，
由于你的透明，世界才是透明体。

我在声音的长廊里行走，
我在阵阵回声里流动，
我像盲人在透明的空间漫步，
一道反光将我抹掉，另一道反光又使我诞生，



噢，那林立的柱子多么迷人，
我穿过一道道光的拱门，
走进那透明之秋长廊。

这仅是全诗的精彩片断之一。帕斯在长诗中满怀热情地描述古老文化、世界万物、人类命运的变幻、对爱和理想的追求、面对死亡和生存的无能为力……诗歌不受时空的限制，将历史、现实、神话、梦幻、追忆和憧憬融为一体，把许多事物、人物、形象、事件汇于笔端，显示了诗人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想像和奔放的情感。

在结构上，全诗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1—73），由一系列形象构成。对这些形象，诗人未加描绘，仅仅指出它们使读者看到了许多真实事物：树、水、光、风……以及女人、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爱和诗人的追求。第二部分（74—288）写诗人在无尽头的回忆的走廊里兜圈子寻找，在记忆的迷宫里寻找那一瞬间，寻找像鸟儿一样生动的时刻，寻找爱情，记起了少年时代那个可爱的姑娘。第三部分以“马德里，1937”开始审视历史，从亚当、基督到托洛茨基和马德罗，多少风流人物随时间逝去，只剩下罪行、圣人、魔鬼……但由于爱情的存在，世界才真实、才可感，酒才是酒，水才是水，面包才变得香甜。

三部分形成一个个环形结构：白昼——黑夜——白昼

的循环；空间——时间——空间的循环；躯体——意识——躯体的循环；生命——死亡——生命的循环等等。而长诗最后一节对第一节的反复和所用的冒号，则暗示一个周期的完结和另一个周期的开始。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永无止境，有如太阳石历上的日期，年复一年，夜以继日，没有穷尽地轮转下去。

在谈到《太阳石》一诗的创作时帕斯曾说，他收集了一系列经历和往事，写作时诗句自然而然地涌出。丰富的经历和难忘的旧事像一股激流冲击他的脑海，他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于是形成一条诗的河流：它前进——偏离——再前进，诗终于写成，但并没有结束，像时间、空间、黑夜、白昼、生命、死亡一样，没有结束，只是完成了一个循环。一个循环结束，另一个循环开始，无穷无尽，恰似太阳石历。



帕斯生平和创作年表

1914 年

3 月 31 日出生在墨西哥城郊区米斯夸克小镇。祖籍为哈利斯科州。祖父伊雷内斯·帕斯是作家和自由派记者。外祖父母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人。父亲是墨西哥革命将领萨帕塔驻美国的代表。母亲出生在墨西哥。幼时曾在—所法国人办的玛丽亚教友学校读书。

1929 年

参加学生运动。因鼓动罢课而被拘留两夜,并且不准进—切墨西哥的学校。

1930 年

进国立预备学校(圣伊尔德丰索中学)学习。毕业后进墨西哥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

1931 年

开始文学活动。和同仁创办诗刊《楼梯扶手》(1931—1932)。

1933 年

与同仁创办诗刊《墨西哥谷地手册》(1933—1934),并在此刊上发表习作诗集《野外的月亮》。

1934 年

结识著名诗人拉法埃尔·阿尔贝蒂和巴勃罗·聂鲁达。

1937 年

离开家乡、大学和墨西哥城,去南方创办劳动子弟学校。在那里写了重要的诗篇《石与花之间》。前往西班牙出席第二次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出国前和女才子艾莱娜·加罗结婚。出版诗集《人之根》、《在法西斯炸弹下》及名诗《在你清晰的影子下》。

1938 年

回国,和同仁创办诗刊《车间》(1938—1941)。



1941 年

出版诗集《石与花之间》。

1942 年

出版诗集《在世界的边缘》。《车间》停刊，和巴雷达合作创办《浪子》。以《纯洁，火红的玫瑰》一文获塞内加出版社举办的文学竞赛奖。

1943 年

获美国古根海姆奖学金，去旧金山和纽约学习美术，参观现代艺术展。

1944 年

获古本江奖学金。在美国研究拉美诗歌。

1945 年

进入外交界，出任驻法国外交使节。结识法国存在主义诗人萨特、加缪等。出版《石头与哲学之间》一文。

1949 年

出版诗集《语言下的自由》，他“真正的第一本书”。

1950 年

出版著名散文集《孤独的迷宫》。

1951 年

出版散文诗集《鹰还是太阳?》。

1954 年

出版诗集《为一首赞歌准备的种子》。

1956 年

出版关于美学与诗的论著《弓与里拉琴》。出版剧本《拉帕西尼的女儿》。被授予“哈维尔·维留鲁蒂亚”文学奖。

1957 年

出版著名长诗《太阳石》、诗论《榆树上的梨》和作家论《四岔路口》。

1958 年

出版诗集《狂暴的季节》，《语言下的自由》(1935—1957)再版。



1959 年

出版《鲁菲诺·塔马约》、诗集《水和风》。

1960 年

出版诗集《致意与亵渎》。《语言下的自由》(1935—1957)重印。同艾莱娜·加罗离婚。

1961 年

出版诗集《2,1,3》。

1962 年

出版诗集《取暖煤炉》(又译《火种》、《蝶螈》)。出任驻印度大使。

1963 年

出版诗集《乌代普尔的一天》。被授予比利时第六届“诺克”国际诗歌大奖。

1965 年

出版诗论《旋转的标记》。

1966 年

出版论文学与艺术的著作《开向田野的门》、诗集《强大的风》,与人合著诗集《运动中的诗》。

1967 年

出版长诗《白》,关于文学、艺术、政治、伦理的文集《交流》,结构主义论著《克劳德·莱特劳斯或伊索的新宴》。

1968 年

为抗议本国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辞去驻印度大使职务,去美国和英国的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出版论著《马塞尔·杜尚或纯真的堡垒》和诗集《看得见的唱片》。

1969 年

同玛丽亚·何塞结婚。出版《连接与分离》一书、诗集《东山坡》和散文集《信后附言》。在巴黎写诗《黑白石头》,纪念画家约塞夫·西马。

1970 年

出版关于诗的思考与创作的长篇散文《懂语法的猴子》。



1971 年

回国。诗集《东山坡》再版。创办西班牙美洲杂志《多数》，由《至上报》报社资助出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首次会见博尔赫斯。

1972 年

被任命为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出版散文《另一个墨西哥：对金字塔的批评》。

1973 年

被波士顿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出版评论集《标记与草字》。

1974 年

出版现代评论《酸橙树的子女们》。

1975 年

出版长诗《清晰的过去》。分享弗兰德诗歌节奖。

1976 年

出版散文集《汽笛与贝壳》及诗集《回归》（1969—1975）；重写《石与花》一诗。7 月间，因发生政变，《多数》脱

离《至上报》。创办文学刊物《回归》，任主编。

1977 年

被授予巴塞罗那“西班牙评论”奖、出版家评论奖和耶路撒冷城市奖。获墨西哥国家文学奖。

1979 年

出版《诗篇》(1935--1975)、评论《仁慈的魔王》和文集《随笔与文章》。被墨西哥国立艺术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获法国“尼萨”诗歌金鹰奖(巴黎国际艺术节)。

1980 年

被授予墨西哥瓜纳华托“奥林·约利兹特利”奖和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出版文集《阴云密布的天气》。

1981 年

被授予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

1982 年

出版文学评论集《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或信仰的陷阱》。被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授予“诺伊斯塔德”奖。



1984 年

被纽约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墨西哥政府为帕斯七十寿辰在艺术宫举行纪念活动。10月,被德国法兰克福出版家与书商协会授予国际和平奖。

1985 年

应《民族报》邀请访问阿根廷。在圆形剧场朗诵了他的几首诗。获“奥斯洛”诗歌奖。同埃尔米尼奥·马丁内斯分享马萨特兰市诗歌奖。出版《阅读与欣赏》一书。

1986 年

2月被授予“阿尔丰索·雷耶斯”奖。梅嫩德斯·依·佩拉约大学也授予他“阿尔丰索·雷耶斯”奖。

1987 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毕加索奖章。5月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流亡作家国际会议,并作了题为《继续前进》的发言。6月出席为纪念1937年第二次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而举行的巴伦西亚国际作家代表大会,并致开幕辞《经过考验的地方》。出版诗集《向下生长的树》和诗文集《帕斯作品中的墨西哥》(三卷)。纽约出版《帕斯诗选》(1957-1987)。被授予英国“托·斯·艾略特”奖。

1988 年

被授予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奖和法兰西学院“阿莱克西斯·德·多克维勒”奖。出版文集《早期的文字》和《每天的火》。

1989 年

3 月出席国家文学艺术基金会成立大会并发言。4 月 4 日,墨西哥政府在艺术宫举办音乐会,庆祝帕斯七十五岁寿辰。4 月 12 日,法国大使馆授予帕斯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被授予国际“蒙德洛”奖和骑士团长勋章。《帕斯最佳作品集》出版。

1990 年

3 月出席在利马召开的“争取自由的革命”国际会议,在电视台发表题为《自由的黎明》的讲话。10 月 11 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12 月 10 日出席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授奖大会,发表受奖辞。12 月出版《作品全集》(十三卷)。出版《伟大的日子小记》、《诗与世纪末》和《另一种声音》等文论集。主持召开在墨西哥城举行的题为“二十世纪:自由之路”的世界知识分子代表大会。



1993 年

出版文论《双星的火焰》。担任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1994 年

前往西班牙,访问巴塞罗那,出席先锋派艺术研讨会。

1998 年

4月20日在墨西哥城逝世。同年帕斯基金会成立。

1999 年

书信集《记忆与言语,致佩雷·希姆费雷尔的信,1966—1997》出版。9月其遗作诗集《外观与想像》在巴塞罗那出版。10月美国华盛顿和纽约等市举行大规模纪念帕斯的活动。